

首席作家新作

东方哈达

徐剑



第一张站台票

走进青藏

也许我今生注定要被苍茫青藏掳魂而去。

燃烧在昆仑雪峰上的夕辉如金帐一样，渐次落下，与格尔木城郭上冉冉升腾的昏暝，相亲相融，混沌成粉红色空落落的暮霭，魔化出黑夜垂死前的最后挣扎，然后悄然蛰伏，等待着一个千年的祈盼，抑或一个千年的劫数。

我坐在中铁 20 局青藏铁路指挥长的小客厅里，面对相向而坐的况成明，我不知该说点什么。自从英雄、奇迹、激情这些字眼在我们的生活中被解构，渐从主流语境里抹去之后，我以为自己已变得麻木，不会再被感情的湍流所裹挟，不会再有感动。可是，一上到青藏铁路，情感的死穴，突然大风起兮般地涌入一曲曲、一幕幕奇异风景和天地浩歌，卷走砾石，拂去风尘，重现感情之潭的清澈和波澜。

许多个这样平常的日子，我鼻孔里插着氧气管，静静地听着普通筑路女工们以泪洗面的倾诉。情至深处，我不禁哽咽饮泣。她们是母亲、女儿、姐妹，她们善良、柔弱、博爱，男人在她们面前毋须戴着面具装腔作势。

许多个这样宁静的夜晚，我也三杯两盏淡酒下肚，凝视着与我同龄甚至岁数更小的筑路男儿，话语触摸情感痛处。坚硬铠甲掩饰下的男人个个侠骨柔肠，突兀展现男人脆弱的一面，怆然落泪。我也展露无遗，想不经意地拭去泪痕，极力地挽住身为男儿的最后一点面子，但是撑着的男人面子最终还是被情感轰鸣的大潮击成碎片。

听着况成明静静的叙述，海拔逾 5000 米的风火山垭口，宛如海市蜃楼出现在我的心里。莽原无边，经幡似魂，一边通向地狱，

一边通向天堂。风火山垭口几乎成为他命运的滑铁卢，九死一生，哀兵必胜，为自己，为男儿的尊严，为早已从人民解放军序列里消失的铁道兵 10 师的青藏英魂背水一战。谈到第一年因出师不利，20 局标段差点被别人褫夺而去，谈及远在咸阳城里的妻子和儿子，无法给他们一片守护的天空，谈到风火山世界最高的隧道成为青藏铁路的优质工程时，他竟哽咽无语，潸然泪下。

况成明将头仰得高高的，不让眼泪流下来。可我的眼眶里却盈动着泪水，就这样情不自禁地被裹挟其中，就这样被青藏铁路人的感情大潮所湿润。

此刻，房间里气氛沉重，一种难忍的沉寂让人几近窒息。采访一时难以继续。我抽出一张面纸巾递了过去，想缓解室内的压抑和尴尬。甚至祈盼此时能有一个人出来救场。

手机铃声尖啸响起，我顿时松了口气。来电显示出中央电视台资料科长阴建白的名字。出京前，我曾向老首长、82 岁高龄的原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告辞，听说他与夫人和女儿建白、亚农将参加西藏江孜抗英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未曾料到会来得这么快。

“建白，是我。首长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兴奋地追问。

“已到格尔木市了。爸爸今天从西宁坐了一天汽车，刚看望青藏铁路总指、总后兵站部和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回来，准备明天早晨 6 点上山。”

“明天就上山？”我惊诧了，老人刚到格尔木，不作台阶式的适应，未免让人担忧。

“是的！所以想让爸爸早点休息，可是他说要见你。”阴建白略有些焦虑。

“哦！”我一看表，已经是晚上 9 点半了，“你们住在哪家宾馆？”

“金轮宾馆，六层 601 房间。”

首席作家新作

“太凑巧啦，我也住金轮宾馆。”我几乎惊呼起来，“就住在608房间，只隔几道门。”

这时，况成明已恢复了平静，我起身对他解释：“老爷子今年82岁高龄了，居然携家带口，跨越昆仑，翻唐古拉，就是为了圆一个青藏铁路梦。他为这条天路奔走呼吁了几十年。”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老人家也许是走过青藏路年龄最大的高官了！”况成明惊叫起来。

“岂止奇迹！还是奇遇！”我说。

奇遇、奇缘，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1985年春节前夕，已在拉萨主政五年的阴法唐突然接到北京指令：回京另有任用。消息传出，人们一片错愕，阴法唐却感到释然。一道御旨路八千，走只是迟早的事情。近两年来，他在执行毛泽东和邓小平制定的，由张经武、张国华一以贯之的治藏方略时，与中央主管民族宗教事务的有关领导多有歧见。这时，挂冠而去终成现实。于是，担任过大军区副职二十载之后，重又调到第二炮兵任副政委。

那一年我刚好26岁，任第二炮兵党委秘书，如此走近阴法唐，同时，西藏也挟着迷

迷茫茫的风雪朝我走来。

将军尚未报到，便有一封封信件从雪域高原转来，落在秘书的办公桌上，我们捡起来一看，不禁哑然失笑：阴法唐大师收。身为（省、区）委第一书记，竟然有法唐的佛家雅号。大师何以从军，大师何以成为一代能文善战的将军，大师又怎么升为共产党的省（区）委第一书记？究竟是一代红色“赞普”，还是佛道中人？阴法唐三个字就足以引起强烈的好奇。我翘首期盼着一睹大师的风采。终于，是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跟办公室主任送文件，来到他暂住的总政黄寺大院。

门铃响过，公务员将我们迎进客厅。转眼，一位瘦削老人走了出来，慈祥而和善，很难与一位叱咤风云、执掌西藏的封疆大吏联系在一起。

1980年代中、后期的治藏政策急转弯，阴法唐调离西藏，他的治藏方略中断，终于酿成了拉萨骚乱。中央只好再次换将，派胡锦涛同志前去收拾残局，才使西藏重新走上稳定和发展的正轨。1990年代以后，中央确定考察省部级领导班子，他又在中央组织部的安排下，参与对省部级班子和十五大中委候选人的考核，于“三讲”中巡视检查。在河

北省当“三讲”巡视组长时，面对重重难题，扳倒了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轰动全国。而对治藏方略，他不时向中央陈情献策，提出建议。为此，江泽民同志曾赞扬他是“西藏专家”。

时光消逝，二十载岁月匆匆而过。接触愈久，我愈被这位老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所倾倒，更被他西藏岁月的传奇人生深深吸引。



■ 阴法唐（右四）及夫人李国柱（左二）、笔者（前坐者）

1990年7月19日，阴法唐中将时隔五年，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身份进藏视察。我暂时扮演了阴法唐将军秘书的角色，由此拉开了我六上青藏高原的序幕。

越野吉普在金轮宾馆雨檐下戛然停下。我挥手与况成明作别，匆匆乘电梯上楼，将采访包放回自己房间，便往601房套间走去。刚在客厅落座，阴法唐便精神抖擞地走出来，头戴一顶黑呢子鸭舌帽，身着褐色的西服，丝毫不见耄耋之年的疲惫之色。看到我之后，他招手叫二女儿建白：“来来来，帮我留张合影。14年前，我们就是从这里上昆仑的。”

“现在多奢侈！”我指着套间里的一瓶大氧气瓶说：“就连格尔木宾馆房间里都置放了氧气瓶。当年你率我们越昆仑、过唐古拉时，保健医生只准备两小瓶盒装氧气，还是为防万一。为我们做心理辅导时，还一再强调不要吸氧，不然对氧气会有依赖，要用身体顶着去慢慢适应。可这两次上青藏线，在山上吸着氧采访，开着氧气睡觉，一点恐惧感也没有。”

“今非昔比！如今国家有钱了，当年我们老西藏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阴法唐老将军一指大氧气瓶：“不过，我不用这种东西。”

“您的身体本来就是为西藏准备的。”我喟然感叹：“瞧您一到这块土地上，精气神十足，哪像八旬老人！”

“哈哈！”阴法唐老将军爽朗而笑：“魂牵梦萦青藏铁路，为它奔波了大半辈子，好梦将圆，想上来看，我这也是最后一次走青藏路了。”

“还是台阶式地适应几天再上山吧？”我不担忧地劝老人家。

“我用不着！”阴法唐依然是老军人的执拗：“时间安排太紧了！明天早晨六点出发！西藏自治区领导要我一天走过。”



“上一回可是五点半出发，驶到昆仑山垭口时天刚亮！”我不由得陷入回忆之中。

“是吗？”这种经历在老人的西藏岁月里，如莽原雪风掠过，尘封无痕，可对我却刻骨铭心。

我如数家珍地谈到了当年经昆仑，过可可西里，越五道梁，登风火山，步入长江第一桥的每一个细节，老人面露惊异之色。起身告辞时，我不无遗憾地提及，明天早晨他们走时天还未亮，不能与他在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的大门口留张合影了，而当年却有照片为证，可资回忆。

待发的铁骑已经轰鸣，我再次送阴法唐将军上车，挥手告别之时，我突然提出，路过风火山世界最高隧道口时留一张影，我要收入书中。老人点头答应，登车朝着青藏铁路的零公里昆仑山的南山口疾驶而去。

车队在我的视野里渐行渐远，但是阴法唐呼吁了二十四载的青藏铁路，却在他擦身而过的莽昆仑上城垣般地崛起。

首席作家新作

上行列车

第一站 北京零公里

世界中央的须弥山呀，
请你坚定地耸立着，
日月绕着你转，
绝不想走错轨道。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世纪元年中南海大手笔

秋夜，中南海勤政殿总书记办公室。

深夜 10 点了，江泽民总书记仍在处理案头上摞得高高的文件。

铁道部关于青藏铁路上马的报告正在他的面前。

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

西南组的讨论会场里，面对江泽民总书记，西藏自治区副书记、“人大”主任热地心中明亮：青藏铁路这出时代大戏，今天到了隆重登场的时候了！

自治区书记郭金龙发言后，热地用一口纯正的汉话说：“江总书记 1990 年 7 月视察西藏，在海拔 4500 多米的日喀则、羊角雍湖，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亲民的形象，西藏人民至今记忆犹新。”

热地个子不高，皮肤黧黑，早年只是西藏黑河总管比如宗溪卡里一个放牧的奴隶娃子，进藏的十八军将士，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从头人的牧场上跑了出来，跟随解放军的工作队，当了一名侦察员，后来进入中央政法学院学习，逐渐成长为西藏的高层领导。

他说：“我们忘不了 1994 年夏天，江总书记主持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把西藏人民盼了 40 年的‘做好进藏铁路的前期准备工

作’写入纪要，随后，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九五规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再次提及‘进行进藏铁路论证工作’。如今西部大开发的帷幕已经撩开，对于我们西藏人民来说，最大的祈盼、最大的厚礼莫过于进藏铁路了，这是藏族同胞千年祈盼的天路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非常关心进藏铁路的建议，那么现在看来，西藏人民盼望已久的事，恐怕要由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来具体实施了。我看西藏铁路大有希望。”

“哈哈！好你个热地。”江泽民爽朗地笑着，对铁道部长傅志寰招手：“志寰同志，你坐过来跟大家讲讲进藏铁路的前期情况吧！”

傅志寰觉得有点突然，他本是来听会的，想听一下西南五省市对西部大开发的建议，铁路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鸣锣开道。在铁道部工作了几十年，他一直是搞科技和运营出身，但是对于进藏铁路的前期论证并不陌生：“进藏铁路之梦，一梦就是一个世纪，当年孙中山先生最早在建国大纲里就提及，不过，那只是一个写在纸上的梦想，真正能够圆梦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 1950 年代开始，进藏铁路曾经三上三下，第一次是 1956 年至 1961 年，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慕生忠将军带着铁道部第一设计院的曹汝楨、刘德基、王立杰三个工程师，第一次乘吉普车踏勘青藏线，随后苏联专家又帮助进行了青藏铁路走线的第一次航测，但是在 1961 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最终下马。第二次是 1974 年毛泽东主席接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再次提出要将青藏铁路修过喜马拉雅山，数千勘测人员再度走上世界屋脊，进行现场踏勘，于 1978 年再度下马，这使我们在风火山留下了世界上惟一不通车的 500 米铁路路基。第三次是 1980 年代初，滇藏铁路一度列入国家重点工程，甚至滇藏铁路总指

挥部都在昆明成立了,但最终还是下马。下马的原因多种多样,国力不济是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许多世界级的技术难题也一时无法攻克。”

江泽民总书记问:“滇藏线,川藏线,青藏线,你们倾向哪条线?”

“青藏线!”傅志寰胸有成竹地答道。

“为什么?”

“是这样的,从长度上,滇藏线从昆明起始至拉萨是1960公里,经滇西高原丘陵区、高山深谷区、高山宽谷区,横跨横断山脉,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三大水系,五条深大断裂带,地质复杂,有冰川、泥石流、崩塌、滑坡、地热、风沙等,光桥隧就有970公里,占全线53%;川藏线从成都始,全长2024公里,地形比滇藏线更复杂,横跨七大江河,八条深大断裂带,工程浩大,桥隧1077公里,仍然是53%;唯有青藏线从格尔木南山口零公里起,仅有1200多公里,跨越昆仑山、唐古拉山,海拔虽高,地势相对平坦,三条线相比,青藏铁路是首选,一是建筑长度短,工程量小,投资省,工期短,建设代价最小;二是地形平坦,意外受损容易修复,有利于战备;三是有关的技术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建设青藏铁路,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三道世界级的难题:多年冻土、高山缺氧和环保问题无法解决,当时的国力也不允许。经过半个世纪的准备,现在终于到了破茧而出的时候了。冻土问题,中科院兰州寒旱所的程国栋院士等一大批专家,已经解决了冻土机理这个超级难题。”

“且慢,志寰同志,冻土机理问题解决了,工程技术上能否解决?”俯首做笔记的江泽民突然抬起头来。他学理工出身,对属于科学范畴的问题非常有兴趣,插话问道。

“可以解决!”傅志寰信心百倍地说:“通过对风火山实验路基近三十年的观察,已搜集了1200多万个可靠数据,借鉴青藏公路和输油管道管理和维护的经验,铁道部又派人考察巴西、加拿大和俄罗斯冻土的铁路,对高原冻土地区的工程建设的认识较为深入,在冻土地段修建铁路已有了比较可行的技术措施。如采用片石路基、通风管路基,设置保温层,以桥代路、热棒技术等,可以说世界级的高原冻土难题,我们已基本解决了。对于青藏高原上脆弱的环境问题,也有了全新的认识。今年五月,铁道部派蔡庆华副部长陪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董事长屠由



首席作家新作

瑞就青藏铁路的立项进行了考察；两个月后，我们的另外一位副部长孙永福又率有关司局、规划院、铁一院、兰州铁路局负责人再度上青藏高原，实地进行考察；形成了一个共识，青藏铁路万事俱备，只等中央一声令下了。”

傅志寰的汇报戛然而止，会场上掌声响了起来。

“好啊！”江泽民轻拍沙发扶手，击节叹道：“是该到下决心的时候了。志寰同志，就把你今天说的这些内容，尽快写一个简明材料给我！”

十五届五中全会落下帷幕。傅志寰部长回到铁道部大楼，迅速将铁道部党组成员召到会议室，传达江总书记在西南组讨论时的讲话，责成计划司马上起草一个关于青藏铁路的简明报告，不要长篇大论，文字要简洁，以铁道部的名义报总书记。

翌日，一份只有两页纸的青藏铁路报告放到了部长宽敞的办公桌上。傅志寰阅后，手执草稿走到孙永福办公室：“永福，你是铁路工程建设的专家，又专门率队考察过青藏铁路，给总书记的报告，还得请你把关！”孙永福修改了一天，打印出来，有六页纸之多。傅志寰最后审定，又亲笔起草了一封信，附上这份观点明确、论证充分、文字简练的修建青藏铁路的报告，直送中南海。

江泽民总书记以其遒劲的字体，郑重批示：修建青藏铁路是十分必要的，对发展交通、旅游，促进西藏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应该下决心尽快开工修建，这是我们进入新世纪应该作出的一个大决策，必将对包括西藏广大干部群众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带来很大的鼓舞。

党的总书记的批示很长，内容涉及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战略等各方面，甚至还考虑到青藏高原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今后青藏铁路的运输、管理、维修模式，要求有关

部门抓紧研究，在多个方案中分析比较，以便中央、国务院正确决策。

总书记手中的笔轻轻一落，2000年11月10日22时，从此凝固定格为历史，成为青藏铁路启动的零时。

冻土学家千里青藏追堵部长

冻土学家张鲁新不时抬腕看表，他有点坐立不安了。

离中午开饭时间仅剩半小时，前边还有几位专家正向孙永福副部长娓娓而谈，轮到自已，恐怕时间就不多了。他不能再等了。20多年潜心研究冻土，毕其功于一役就在此刻。铁道部的副部长亲自听青藏高原冻土研究的汇报，在他的记忆中还是头一次。他知道自己话语的影响力，更清楚孙永福在青藏铁路决策中的分量。

2000年7月底，蛰伏在兰州的张鲁新听到一个消息：孙永福将率考察组上青藏高原，对进藏铁路进行可行性调研，心中遽然一动，20多年的高原冻土研究的漫漫苦旅，终于等到最后的出口了。那天晚上，他早早回家，从来不做饭的他做了一些菜，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要她今晚务必回家吃饭。妻子匆匆赶回家时，饭桌上已经摆满佳肴美酒。

晚餐结束，妻子问：“鲁新，我们家今天有喜事？”

张鲁新嗓子有点哽咽：“青藏铁路要上马了！”

“真的！”妻子惊愕地凝视着丈夫。

张鲁新点了点头：“主管铁路基本建设和计划的铁道部孙永福副部长，正在青海考察，过两天就要上昆仑山。孙部长出马，说明青藏铁路前期准备已经进入程序。高原的冻土事关青藏铁路的成败，我研究了一辈子，到了有用武之地的时候了。”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妻子也喜极而泣。

“我要找党去。”张鲁新怦然地说：“我们就像几只孤雁，单飞了大半辈子，终于可以让大雁成群、有组织接纳了。明天我就赶往格尔木，争取堵住孙副部长，向他汇报西北铁道研究所这批搞冻土的人是怎么走过这些年的……”

翌日下午，张鲁新登上了西行列车，千里追赶青藏铁路掌门人，只为一个埋在心中的梦想。

那天上午的汇报持续了很长时间，先是科研，后是运输，再是当地政府，盼了千年，等了一个世纪，要说的话自然很多。张鲁新频频看表，内敛谦和的书生性格似乎与他无缘，尽管为自己狷狂清高的个性付出过沉重代价，但是他仍然不改秉性，如一匹黑马杀了出来，横戈道上，突兀地向孙永福副部长提出：“部长，我就讲半个小时，谈你最关心的冻土问题。”

“没有关系。”孙永福笑了，“你慢慢说，把这30多年的研究成果都讲出来，把你们科学家在高原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讲出来，你们坚持科研30多年，我听几个小时还不行吗？不听完你的汇报，我们不散会，不吃饭！”

张鲁新心里一阵暖流涌动：“20年了，虽然青藏铁路三上三下，但是我们的几代冻土专家却始终坚守在青藏高原之上，艰苦困厄，几经弹尽粮绝，却也大有所获，在区域冻土、冻土物理和力学，冻土工程科研上，取得了堪与世界比肩的成果。比如我们西北研究所，从1960年代初就在海拔4800米的风火山上设立了观测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30多载不间断地观测、搜集数据，有1200多万个，青藏铁路如果上马，对于跨越550公里的冻土地段，将是一笔巨大的科学资源。”

孙永福眼睛一亮，搁下手中的笔：“鲁新

同志，关于冻土，请你详尽给我讲讲。”

“认识和决策青藏铁路沿线高原冻土，三种情况是不能忽略的：一种是从冻土分布看，有岛状的，大片的，和多类融区三种之分；再一种是从冻土的地温上看，也有一高一低四种情况：即高温极不稳定区，高温不稳定区，低温基本稳定区，和低温稳定区；第三种是从冻土的含冰量上看：有少冰、多冰和高含冰量之说。这是认识冻土，进行铁路路基施工的基础和前提，舍此无他。”

“据我所知，冻土是一个世界难题。”孙永福也是有备而来：“世界上的几个冻土大国，如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国都为解决冻土作出过艰辛的努力。我想知道，中国搞了几十年，与这些先进国家站在一条水准线上吗？”

“我们的冻土研究比美俄等大国起步晚，但绝不落后，这并非妄自尊大。”张鲁新对中国的冻土科研了然于心：“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始终没有走出前苏联冻土科研的影子，但是1980年代之后，凭借青藏高原这个最大的世界冻土宝库，我们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科研。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冻土研究绝不逊于世界先进水平。从世界已建成的冻土铁路看，运营百年的西伯利亚铁路的病害率为38%，建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的病害率是27.5%，而我们的青藏铁路一期西宁至格尔木段是31.7%，相差无几。”

“如果我们修建青藏铁路二期格拉段，铁路的病害率能不能降到10%以下？在解决冻土地段有哪些可行性办法？”

“我觉得可以！”张鲁新答道：“我们在室内开展的通风管路基、片石路基结构和遮阳棚模拟实验，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在冻土地段展开大实验提供了重要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工程设计参数。不过就单纯从降温角度考虑，热棒效果最好，其次是片石通风

首席作家新作

路基和通风管路基,碎石护坡,还有遮阳棚等技术。”

“热棒技术?”孙永福对这种新技术了解不多,“有成功的先例吗?”

“有,美国的阿拉斯加输油管线工程,共用了112000根热棒,安全运行了20年,美、俄和加拿大的冻土地区输电线塔、房屋、公路、铁路也都广泛采用了这种技术。”

“噢,有如此之好?”

张鲁新点了点头,详尽地介绍了热棒技术的原理。

张鲁新冻土问题的汇报,一谈就是两个小时,直至下午一点半才结束。

“谢谢你!”孙永福站起身来,紧紧地握住张鲁新的手,“你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堂冻土技术课,破解了这道世界级的难题,青藏铁路上马就更有信心了。”

“部长什么时候离开格尔木?”

“明天早晨上山,我很想到你说的风火山观测站看看。”

“好呀!”

张鲁新起身告辞,同时陡然生出一个强烈的念头。回到下榻的酒店,顾不上吃午饭,就和同来的王应先副院长张罗着找一辆跑长途的出租车。助手疑惑不解:“张教授,你要打出租车,长途返回兰州?”

“不!”张鲁新摇了摇头,“是上风火山。”

“上风火山,什么时候走?”助手诧异地追问。

“今天深夜动身!”张鲁新远眺着莽昆仑的雪盖,心已飞到风火山上,“我们必须在孙永福副部长抵达之前赶到风火山观测站!”

“有这个必要吗?你在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我看已经征服了孙部长。”助手问道。

“当然有!我们西北研究院的几代人在风火山守望了40多年,他们的价值和奉献,应该让北京的部长知道。再说,作为老人,风火山试验段的情况,目前也只有我能

说清楚。”

次日上午10时许,孙永福的考察车队出现在风火山铁路实验路基前,张鲁新已经带着风火山观测站的人员迎上来了。孙永福惊愕地问:“张教授,你怎么会在风火山,该不是空降吧?”

“是连夜打车赶上来的。”张鲁新实话实说,“我在等部长,汇报风火山实验段的详情。”

“真服了你啦,张教授,你的工作可是做到家了!”孙永福由衷地感叹。

“你是看高原冻土科研的第一位共和国部长嘛!”张鲁新认真地说,“我们奔波了几十年,总算找到家了。”

“哈哈……”孙永福笑了。

“站在风火山上,部长有高山反应吗?”张鲁新关切地询问。

“有!”孙永福点头,“我登过最高的地方海拔只有4000米,这里多高?”

“海拔4900多米!”

“难怪,我明显感到头晕、气短和心跳加快。”

“那里的海拔已经到了5013米!”张鲁新指着风火山垭口,“过去这些山头一到夏天就有滚地雷,从山顶上一个接一个的火球霹雳而下,躲避不及,就会赔上性命。”

“哦!”孙永福点头,“现在还有滚地雷吗?”

“几乎绝迹!但是部长在这里不能多呆!可以简单参观一下,缩短行程!”张鲁新引着孙永福副部长一行,详尽地踏勘讲解了半公里铁路实验段每个项目,将后来大量运用于青藏铁路冻土段的片石路基,碎石护坡,遮阳棚技术一一作了介绍。孙永福在风火山上停留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挥手辞别,往沱沱河长江源方向绝尘而去……

张鲁新伫立在风火山,远眺着一群灰头雁排成一个巨大的雁阵,追逐着渐次缩小成

为黑点的车队。他突然感到，雁翅之上，一个冻土学家生命的春天姗姗来临了。

林兰生生逢其时

就在党的总书记对青藏铁路批单的第二天早晨，兰州的铁道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林兰生走出家门，像往常一样乘车上班。如果不是后来将这天发生的两件事情连接在一起，林兰生并不觉得今天与昨天、明天有什么两样。远在京华，江总书记审阅过的青藏铁路报告和三页纸的批示，一大早便传到朱镕基总理的办公桌上。朱总理批示：请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抓紧上报。一道令牌，将青藏铁路的建设驶入正轨。

正在这个时刻，林兰生被提升为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院长。几天之后，他奉命进京到铁道部开会。休息时，先是被孙永福副部长召进了办公室，口头传达了江泽民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的批示，叮嘱他未雨绸缪，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俟青藏铁路立项上马，铁道部第一设计院要当主力，打头阵。因为那时，千军万马就等铁路设计图纸了。随后，主管基建的副部长蔡庆华又将他找去，面授机宜。青藏铁路启动已进入倒计时，要他返回兰州后，立即着手调集精兵强将，组建勘察和设计队伍，秣马厉兵，只等中央一声令下。

11月26日，林兰生在返回兰州的列车上接到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的电话：“林院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国务院已经正式作出修建青藏铁路的决定，最迟明年6月份就要举行开工典礼，回去后马上组织队伍上山，进行路线的勘测和设计。”

伫立在车窗前，林兰生深情地俯视着这片神秘的土地。铁一院的几代勘测人员曾经三上三下青藏线，在生命禁区镌刻了壮烈的诗行，也留下了一笔无法估量的勘测资源和

智慧。

谁领衔出任青藏铁路的线路总体设计师呢？一脸憨厚的铁一院兰州分院副院长李金城仿佛已站在眼前。此人1984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几乎参与过铁一院担当的所有铁路设计，坦赞铁路改造时，他曾担任过线路总体设计师，其吃苦精神和才干，在铁一院的少壮派中堪称一流。

冻土队队长仍由经验丰富的楼文虎担任，他的副手张昭，是中科院冻土研究所的研究生，学术功底扎实，刚到而立之年，一旦老同志身体顶不住，他便可以挺身而出。

“通知资料科，马上将青藏线历次勘测的资料调来！”回到兰州，林兰生下达第一道命令。然后，他坐在办公桌前，摊开一摞摞已经褪色的勘探资料，拂去岁月的尘埃，一个世纪的煌煌大梦清晰地浮现。

下行列车

第1道岔 铁鞋青藏

那一片草坡上，
有无数羊群，
但我神圣的羔羊，
怎的不见了呢？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20世纪零公里 孙中山遥望达旺

我第一次听到“青藏铁路”，是在阴法唐家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春天的早晨，阴法唐一个电话将我召进宅邸。刚落座，他便拿出一份约稿信说：“人老了，都在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二野的老人要写邓小平同志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的经历，分给我的题目是邓小平与西藏。我觉得很有意义。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治藏方略的开山之人，中央政府与

首席作家新作

西藏噶厦政府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就源于当年十八军进藏时邓小平亲笔起草的‘十条注意事项’。”

阴法唐当年作为刘邓麾下18军52师的一个副政委,从四川乐山进藏时,与师参谋长率一个主力团从邓柯过江,到西藏昌都地区,又北上玉树,带上一支骑兵,然后折向西南,经囊谦,直逼西藏类乌齐,在恩达堵住了叛军的逃亡之路。昌都数千叛军穷途末路,只好放下武器,从此打开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

老人感叹:关于青藏铁路,小平同志对我有过当面指示!”

“是吗,那为何迟迟不见动工?”我问。

“这是个世界级的工程,也是一个世纪梦想。本世纪的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还有邓小平同志,都想在青藏高原上留下历史的大手笔,青藏铁路曾经三上三下,我到现在仍在不断呼吁,现在看来,一代伟业待后人喽。”

“中山先生也曾想修进藏铁路?”我第一次听说这事。

“当然,已经写进他的《建国方略》里,你没有读过吗?”

我摇了摇头。

“中山先生曾担任中国铁路的第一任督办,他潜心撰写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规划了‘高原铁路’、‘西北铁路’、‘扩张西北铁路’、‘西南铁路’、‘中央铁路’、‘东南铁路’等七大铁路系统,共计106条铁路干线,约10万英里(16万公里)。”高原铁路’系统共规划16条铁路干线,其中‘拉萨至兰州线’、‘兰州至若羌线’经过今青海省的南部地区、北部祁连山地区、东部河湟地区、西部柴达木地区,向西南通达西藏,向西北通达新疆。这是青藏历史上最早的铁路修建规划和蓝图。你知道中山先生世纪之初设想过的进藏铁路的终点站吗?”

“那还用说,拉萨呗!”我自作聪明地回答。

“错了!”阴法唐微笑道,“往南,从拉萨过雅鲁藏布江,经山南,过错那县,直抵喜马拉雅山南坡的达旺,就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故乡。往北跨越冈底斯山,伸入万里藏北,直抵阿里首府狮泉河。”

“如此宏伟啊!”我惊叹不已。

“是啊!可惜,达旺已不在我们手中。”

“什么,达旺已经不属于我们?不是六世



■ 1912年9月7日,孙中山在张家口车站视察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时,与欢迎者合影

达赖的老家吗，明明圈在我们的地图上的！”我一跃而起，走到中国地图边上，指着达旺方向阅图：“就在我们的国界之内，离印度的国界还很远呢！”

“已成了印占区！”阴法唐叹一口气，“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时，我们419部队就一度收复达旺，长驱直入，兵抵伏特山下，离老国界只有二十公里。但是最后还是回撤了，我在达旺住了一个多月，1963年过了元旦才离开的，弹指之间，已经三十年了。”

回到家中，我翻阅西藏噶厦政府夏扎噶伦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于西姆拉会议的秘档，终于弄清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夏扎噶伦是如何背着中央政府，与英印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做了一笔交易，将西藏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出去，却不敢拿到国际政治的台面上。1951年2月6日，印军正式占领了达旺。

痛哉，痛在我们没有一条跨越青藏的战略铁路可直抵边境！而印方已将铁路、机场和战备公路直修到了与我们只有一山之隔的哨卡前了。

青藏高原，渴望一条中国大动脉。

喜马拉雅渴望一条战略大动脉。

慕生忠第一次带队探青藏铁路

1955年“八一”建军节，中国军队第一次授衔，陕北红军出身的慕生忠以18军独立支队政委、西藏分工委组织部长的身份，被授予少将军衔。

将军身材伟岸，性情豪爽，多年前的一天，他来到兰州铁一院，开口就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来要人！”

“要人！”院长慕德高一怔。

“是啊，一笔写不出两个慕字来，你可要做个顺水人情啊！”慕生忠握住慕德高的手

说：“青藏公路通车后，彭老总很高兴，请我们吃饭，说我是青藏公路的第一功臣，我说老总啊，这个虚名我不敢当，真正的第一功臣是那些为修青藏公路，永远躺在昆仑山、五道梁、不冻泉和唐古拉山的官兵和民工。我向彭总汇报说，西藏的战略支援，光靠公路不行，得有铁路，彭总非常赞成，还特意汇报给总理，给我批了一笔钱。我回格尔木前，碰上了铁道兵司令兼政委王震。王胡子说，铁道兵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建立了一条炸不烂打不垮的铁路线，现在是和平年代，一定要把铁路修到巴山、天山、昆仑山，一直修到喜马拉雅。这样的好事，总不能老让王胡子拔了头筹。你给我几个人，随我到青藏高原上走一趟，看看能否修铁路，我也好向总理和彭老总交待。”

第二天上班时间刚到，慕院长带着勘测工程师曹汝桢、刘德基、王立杰和司机薛兴走出办公室，而慕将军身着皮大衣，早就在门外等候多时了，慕院长惶惑地说：“慕将军，不好意思……”

“学生等先生，理应如此！”慕生忠哈哈大笑：“我行伍出身，是个粗人，与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打交道，就一个字，诚！”

“这是我们带队的曹工，”慕院长指着曹汝桢说：“他是中央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的高材生，专学选线的工程师，参与修过国民党时代的湘桂黔铁路，解放后到我们西北铁路工程局设计院，参与过天兰线、兰青线和包兰线的选线。”

慕生忠热情的大手伸了过来：“好啊！三十出头，正当年。欢迎你们跟我去青藏高原走一趟。任务嘛，就一句话，下山时，你们就告诉我，青藏高原能不能修铁路，我好给彭老总和总理有个交待。”

于是，中国第一个进藏铁路的选线小分队，跟着慕生忠将军踏上了青藏高原，时间是1956年的早春时节。

首席作家新作

嘎斯吉普车沿着黄河河谷，驶离兰州城，坐在后排座上的曹汝桢蓦然回首，队伍中的嘎斯吉普又多了几辆，便问慕将军，如何弄了这么多辆车。

慕生忠自豪地说：“总理特批的！”

“总理给的？”曹汝桢惊讶了。

“当然！”慕生忠有几分得意地笑着说，“听彭老总说，去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的那天晚上，主席特意喝了一杯茅台酒，工作人员不解地问主席有何喜事，主席说太高兴啦。去年授衔之后，我到彭老总那里立下军令状，要为修建青藏铁路探探路，老总报告给总理，总理说这回不能让慕生忠再赶胶轮大车上青藏路了，给他几辆车吧。所以我们就以车代步了。”

曹汝桢说：“慕将军，我们选线工程师就是走路的命，靠的就是一双铁脚板。”

慕生忠笑道：“那好，我就做你们后勤部长，你们说到哪里，我就将你们送到哪里。”

“将军，整个选线期间，你一直跟着我们？”曹汝桢问道。

“那还用问！我们捆在一辆车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早春的西部仍旧一片白雪皑皑，冰封千里。慕生忠带着曹汝桢一行出兰州，进西宁，过湟源，逶迤而行，一路踏勘。本来，凡从西

北入藏，都要沿当年的唐蕃古道，到文成公主摔碎宝镜、不望长安的日月山，再溯唐蕃古道，往东南走共和，过玛多，入玉树，越过青藏边界唐古拉山，抵达西藏的聂荣索县，最终进入当时藏北的总管府黑河，然后沿念青唐古拉和当雄草原直抵拉萨——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

可是站在日月山顶上的慕生忠，却远眺着青藏公路方向，挥了挥手说：“走青海湖北！”

曹汝桢一看地图，诧异地问道：“慕将军，这意味着铁路得穿过德令哈，从百里盐湖上驶过。”

“是的！”慕生忠点点头，“曹工，既然公路已经建成，修铁路就该以公路作为支撑。”

曹汝桢敬佩军人的战略目光，但是他并无担心，过德令哈，就是巨大的柴达木盆地。前边还横亘着昆仑山和唐古拉山，这对于铁路的选线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他是第一次上青藏，前路漫漫，他不知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

到了香日德，天渐渐黑了。干燥北风裹挟着漫天的飞雪，不时吹进搭起的棉帐。慕生忠的司机和警卫员把捡来的干牛粪碾成粉末，用火链点燃，架锅煮上面条。日月山的海拔已逾三千，没有高压锅是很难煮熟的。

警卫把军用水壶的盖子拧开，递给慕生忠将军。

慕生忠痛饮一口，将酒壶递给曹汝桢：“来一口，暖暖身子！”

曹汝桢摇头：“将军，医生禁止在高原上喝酒的。”

“信他那个蛋！”慕生忠突然露出军人粗犷的一面，“高原上不喝酒，那叫男人？喝！”

“好，喝！”曹汝桢被将军的豪迈感染了，选线工程师的冷峻和严谨中也掺入了男儿的豪气，接过来仰头喝了一口，便干咳起来。

慕生忠躺在被褥上哈哈大笑：“好样的，有了第一口，就有一千口，一万口，就能练成酒仙！”

“慕将军，我一直琢磨不透，当初你选青藏公路的线路时，为何舍近求远。不走古代的唐蕃古道，而走青海湖湖北，穿越柴达木，上昆仑，翻唐古拉。”

“哈哈，曹工，白天瞧你眉头拧得紧紧，我就琢磨着你会追问。其实，现在的青藏公路也是一条驼道，当年的蒙古喇嘛进藏学经，都从那里走。1950年，我作为西北工委进藏时的政委，带了几千头骆驼走过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蕃古道。古道地势相对平坦，但沼泽太多，湖泊成年被雪山浓雾笼罩，自然不便汽车通行。”

曹汝桢终于明白慕将军为何舍唐蕃古道，而选莽昆仑之路了。

“慕将军，据说你麾下的官兵在选青藏公路线路时，是赶着胶轮大车跨越昆仑，过唐古拉的？”

慕生忠摇了摇头：“赶胶轮大车走青藏高原不是我的创意，应归功于彭德怀元帅。1953年冬天，彭老总从朝鲜回来，我去看他，那时我兼任西藏运输总队的政委，由西北局和西藏工委兼管，有26000多峰骆驼，可是从西北到西藏送一次货只回来一大半。我对彭老总说，川藏路一时还修不通，西北

方向仅靠骆驼运输不是办法，得有公路。我想赶着牛车上青藏高原，探探在荒原能否修一条公路，直抵拉萨。彭总说，好呀，不过赶牛车过青藏高原，人家会说你拆下来抬着走的，没人会相信，还是胶轮马车上山。胶轮车过去，大卡车就可以行驶。我顿时茅塞顿开。”

“慕将军，你也像这次一样跟着走吗？”曹汝桢认真地问道。

“我没有去，派的是西藏运输总队的副政委任启明带队。我的翻译顿珠才旦，汉名叫李德寿，也参加了。他是三十多人队伍中惟一的藏族人。”慕生忠沉吟片刻，“他们赶着50多峰骆驼，20头骡子，三匹马，两辆胶轮大车从香格里拉出发的，就是走我们今天这条天路。一边走一边用锹平地，垫路，绕湖北行，上德令哈，过大柴旦，一马平川地越过盐湖，到了格尔木。沿南山口上昆仑山时，被一条二三十米宽的沟壑挡住了去路，好在探路的队伍中有位石匠，用了三天架了一座桥，才得以过去。随后沿纳赤台，上西大滩，直至昆仑山垭口，过了雪水河，极目放眼，真是莽莽苍苍的可可西里。有一天突降大雪，三米之内见不到人影，任启明和顿珠才旦押后，与队伍走散了。他们摸了一个多小时，找到几捆干红柳，点火烧起来，在雪地中过夜。两个人背靠背，被一群荒原狼团团围住，人与狼相峙，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只要他俩一旦睡着，就会成为饿狼的夜餐。一直对峙到天亮，被闻讯赶来的同伴们救走。到了五道梁头痛欲裂，那种感觉就是哭爹又喊娘，难以忍受。过了风火山，更是气喘吁吁，可是他们仍然执著地往前走，走蒙古喇嘛进藏时的那条路。到了长江上游的沱沱河，赤脚趟过冰河，那雪水彻骨的凉。翻越唐古拉便证明路完全可以走通。1954年1月23日，他们到了黑河，见到了黑河分工委书记侯杰同志。任启明给我拍电报时说路可以走通时，你们不知

首席作家新作

道那晚我多么高兴，痛饮了一夜，好久没有那么醉过了。”

曹汝桢三人一路踏勘选线，铁路的走向和弯道大多选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终于走进格尔木这座汽车驮来的小城，慕生忠挥了挥手说：“放假三天，采购食物，恢复体力！”

仅仅在格尔木休整了两天，慕生忠又带着曹汝桢三人上路了。爬上莽昆仑，海拔渐渐升高了，曹汝桢和两位工程师每走一段都要下车目测，选线，画地形草图。在极地高原，别说每天要走许多路，登高望远，涉水过河，纵是躺着也有如下炼狱一般。

越过可可西里和雪水河，冻土两个字占据了曹汝桢的脑际，令他困惑不已。青藏高原的地貌对于修铁路毫无影响，如果不是高原缺氧，其工程的难度远远比不及内地的高山大江。但是冻土难题不攻克，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禁地。越往前行，更是茫茫的一片白雪，分不清是冰河，还是雪野，抑或公路，有一次车陷薄冰和泥沼之中，车轮打滑，怎么也冲不上土坎。慕生忠将军跳下车，脱下自己的皮大衣，垫在车轮底下，大声喊司机：“踩油门，往前冲。”

嘎斯吉普的发动机吼叫着，终于冲上了路面。望着慕将军的大衣上沾满了泥水，曹汝桢于心不安，慕将军拍了拍他的肩膀：“曹工，没有关系，太阳出来时，晒一晒，掸掸土就好了。”

越过沱沱河，靠近唐古拉，就没有那样幸运了。有一天傍晚，吉普车突然陷进了沼泽地里，慕将军使出浑身解数，都无法将铁骑从深陷的泥沼之中拉出来，脑袋壳胀痛得快爆裂了。慕将军摊了摊手说：“曹工，呆在车里别动，养精蓄锐，保持体力，惟有静静等待！”

“慕将军，我们在这呆下去，不是等死吗？”曹汝桢不无忧虑地说。

“没事，等待救援。”慕生忠笑了。

“将军，冰天雪地，茫茫荒原。谁会来救我们？”曹汝桢看着长满芄草的荒野，只有一只孤独的神鹰在飞翔。

“会有军车通过的！”慕生忠望着青藏公路挥了挥手：“警卫员！马上到公路上去，有军车路过给我截下，叫他们过来救援！”

左等右盼，空寂的大荒野上并没有军车出现，惟有野狼的狂啸在风雪中长一声短一声恐怖地传来。几束跳动的绿光，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让人有一种战栗之感。警卫员操起枪，准备射击。

“打个球！”慕生忠踢了警卫员一脚，“给我省点子弹，好打黄羊解馋。野狼别看它凶，人不伤它，它不伤人。”

于是一群只能蜷曲在车上，胆战心惊地看着野狼巡弋而过。

直至深夜，半山坡突然有灯火一闪一亮的，慕将军一跃而起，大声喊道：“有救了！”

一队军车最终发现了他们，才将踏勘小分队救了出来。

半个月后，车进拉萨城，最后一段铁路线路的初选勘测结束了。慕将军忐忑不安地询问曹汝桢：“曹工，请告诉我结果吧。”

曹汝桢历数了一大堆冻土难题，似乎尚未触及结论性的话题。慕生忠有点沉不气了，单刀直入地说：“曹工，我是个粗人，不知道那个冻土理论。别给我绕圈子了，长话短说，你就告诉我一句话，青藏高原上修铁路到底行还是不行？”

“行！”曹汝桢斩钉截铁地回答。

“好！我就要你这句话。”慕生忠兴奋起来，“今天晚上我请你吃羊肉烩面。”

喜马拉雅，毛泽东的最后远眺

1973年的深冬。

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书房。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还未跨进门槛，女护士便将毛泽东

搀扶起来，迎接与中国隔着一座雪山的邻居。

年轻国王戴着一顶红色的船形软帽，身着一袭白衣，相形之下，毛泽东已垂垂老矣，他紧紧握着年轻国王的手，伸出左手一个指头，说：“与年轻的国王比，我老了！”

“主席不老啊！”比兰德拉虔敬地邀请道：“如果方便，我们期待着主席造访尼泊尔，到加德满都王宫做客。”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指着自己说：“瞧我这样子，苟延残喘，去不了。”

比兰德拉真诚地说：“主席能行！”

毛泽东的眸子突然犀利起来：“五十年代，我曾经有过一个梦想考察黄河，李太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我就想骑着马，驮上几箱书，溯黄河而上，一边考察一边读书。直至黄河的源头各拉丹冬。”他飞扬的思绪突然落到了那片大雪山上：“黄河源头在青藏高原，离尼泊尔不远吧！”

“不远，就隔着几座大雪山。”尼泊尔国王的回答睿智而风趣。

“横空出世莽昆仑！”毛泽东吟诵着自己的诗作：“青藏公路跨越了昆仑，翻过唐古拉，如今中尼公路越过喜马拉雅山，将我们两家连接起来了。”

“感谢主席，帮助我们修筑了从聂拉木到加德满都的中尼公路。”比兰德拉真诚地谢道。

“不过就扩大两国贸易而言，这条路仍无法承受。”比兰德拉似乎看重那个年代被中国领袖忽略的国际贸易，说，“比如将贵国青海湖的盐，还

有铁运往我们那里。太远了，汽车运量不够。”

“那就修一条进藏铁路吧，跨越喜马拉雅山。”毛泽东的目光穿越苍茫青藏，对喜马拉雅作了最后的眺望。

毛泽东决定修建横亘喜马拉雅山的铁路，其实也是给中印板块缓冲地带的尼泊尔王国以最大的支持和声援，以抗衡几十年间与中国老死不相往来的印度。

就在毛泽东与比兰德拉谈话 20 多天后，国家建委召开了关于高原、冻土和盐湖的科研会，并责成中国科学院具体分管这项工作。随后国家建委将落实毛泽东指示、上马青藏铁路的报告呈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白纸黑字地写着，1974 年内开工，1983 年或 1985 年完成。工期十年。



首席作家新作

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最先看到了这份报告。沉吟片刻,他觉得十年工期实在太长了。毅然在文件上批示:“似乎时间长了点,能不能加快。请将报告转呈总理阅示。”

这时,癌细胞正残酷地吞噬着周恩来的躯体。可是躺在305医院病榻上的共和国总理仍然日理万机,从未有一丝的怠慢。秘书将毛泽东与尼泊尔国王的谈话记录呈上来了,一摞高高的文件里还埋着国家建委建议上马青藏铁路的报告。他戴上老花镜,忍着痛楚,一一展读,当看完毛泽东与比兰德拉的谈话,以及国家建委上马青藏铁路的报告后,他挥动铅笔,写下了批语:“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并把那份文件的先念批语,用铅笔在能否加快上划了一个箭头,仿佛在老人家的记忆中,能否再快一点,他的有生之年能看到火车驶进萨城。在此之前,身染沉疴的总理长叹道,29个省市自治区,惟有西藏不通铁路,从孙中山的梦想迄今为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铁路未修进拉萨,我们共产党人有愧啊。因此一向谨慎的周恩来大笔一挥写道:争取1980年通车,最晚不能晚过1982年。

梦幻离现实靠近了。刚刚恢复副总理职务才11个月的邓小平,对青藏铁路的上马极为关注,多次作出批示,要尽快论证,争取早日上马。

叶剑英此时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手中握有百万雄兵,握有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建立了炸不断的铁路运输线的铁道兵。因此,他给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和政委陈再道打电话,铁道兵要尽快上青藏高原去。

叶帅一声令下,1974年4月,铁十师打前站的副师长姜培敏带着先遣组到达了封闭了多年的德令哈至关角的隧道。随后铁七师也上来了,承揽了从莲湖往西,直抵格尔木南山口的地域。

风萧萧、高原寒,第三次上马的青藏铁路一期的终点站,就定在横空出世的莽昆仑脚下。

这一天姗姗来迟,但是并不晚。

上行列车

第二站 饮马大江源

洁白的仙鹤,
请把双翅借我,
不会远走高飞,
到理塘转转就回。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老将挂帅出征青藏

这是2001年的早春二月。

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确立青藏铁路建设项目,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世界顿时为之震动。

共和国总理紧蹙的眉头舒展了,此时,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青藏铁路能否在6月29日正式开工。

千军易得,良将难求。偌大的世界级工程,第一线指挥必须挑选一个干将。此时,朱镕基总理心中已有人选,可是尚需与国务院青藏铁路领导小组组长曾培炎再议一次。

总理操起桌上的红机,请培炎同志来一下。

未有寒暄,朱总理直入正题:“青藏铁路开工在即,国务院决定由你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我准备再给你配一个分管一线的助手。”

“好啊,志寰同志做副组长,再配一名副组长,工作力量就是强上加强了!”曾培炎微笑,“我猜总理已有属意的人选。”

“孙永福同志——修建大京九的时候,我是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是常务副组长,一

个干将！他搞了一辈子铁路基建，专业上很懂。让他主抓青藏铁路的日常工作，替你分点忧！”

这次谈话不久，铁道部便接到国务院的一纸任命通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为国务院青藏铁路领导小组副组长。

孙永福，一个毕生都与中国铁路系在一起的人。少年时代，最早印入他心中的理想，是从列宁语录里知道的“电气化工程师”。从此，他立志长大后做一名铁路工程师。1956年，他15岁，初中毕业，历年都是年级前几名的他，没有按班主任的吩咐报考县一中，而是选取当时中国铁路最出技术人才的“天水铁道工程学校”，开始了一名铁路学子的生涯。

这所铁路中专尤其注重学生的技能培养，孙永福在这里不仅学习了所有铁道技术课程，甚至还熟练地掌握了钳工的技能。三年后，他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又作为优等生保送到长沙铁道学院学习。那是一个大跃进和反右风暴会际的年代，但孙永福四年读完五年的课程，以5分的全优成绩提前毕业，分配到郑州铁路局管工处，当了一名普通的

技术员，他曾从郑州沿铁路线徒步南下武汉，沿途考察铁道桥梁在列车驶过时的承重变化，并撰写了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从物理力学的角度，揭示了桥梁的疲劳问题。

1964年，中国战略大动脉成昆铁路工程炸响了开山的第一炮，孙永福奉调入川，在铁二局工段当了一个普通技术员。在新的岗位上，他又以科学负责的精神、细致严谨的作风，给一线工地的广大筑路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铁二局的领导认识了这个肤色白皙的年轻书生。会战落幕，孙永福即被铁二局局长选为秘书。随后，他便跟随铁二局决战湘渝线和枝柳线。此时，“文革”狂飙席卷神州，孙永福又随局长一起被贬到最底层，跟着民工团一起干活。

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收拾“文革”残局，给许多人的命运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孙永福的境遇也由此变化，由工程师升为副科长。1980年，他当上铁二局二处的副处长。就在这年，数千名的二处职工忽然没有活干，一时危机四伏。恰好这时，深圳、珠海等特区成立。孙永福闻风而动，立即带队南下，挂靠在广东土木公司二总队，在深圳、蛇口荒草没人的地方，搭竹棚、做帐舍，打响了修建饼干

工厂的第一仗。身兼党委书记的孙永福身体力行，穿着裤衩背心，与职工一样干活。肚子里没有油水，就买肥肉打牙祭，以此共度荒年。当饼干工厂的厂房以高速优质的深圳速度在南中国海边骤然崛起时，特区人才开始对这支默默无闻的建设铁军刮目相看；跟着，等他们拿下五星级饭店的建筑项目时，铁二处的窘境已彻底改观。因此功勋，孙永福被任命为铁二局副局长、局长。这时候，他将深圳的管理经验和模式移植到



■ 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

首席作家新作

这个铁道部的老工程局上，从此，8万余人的铁二局老树焕发了新芽。

1984年12月，孙永福擢升为铁道部副部长，年仅43岁。在随后的20年里，作为铁道部主管基建和计划的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他陪过六任部长，跟随过四位国务院副总理，当过大秦、京九、南昆和青藏铁路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在营造中国运输动脉的战略中，南战衡广、北战大秦、中取华东，无不留下他的智慧和心血。

现在，当中国迈入新世纪的门槛，全国人大会议确定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时，多年养成的敏锐政治嗅觉，使他立刻预知到自己新的使命：修筑进藏铁路！

因此，人大会议还未结束，他便找到中国地质研究所的一位女所长，约定会后专门到她那里造访，请地质专家就进藏铁路的冻土、泥石流及环保诸项情况进行研究。一旦进藏铁路项目正式启动，到底是走滇藏路、

川藏路，还是青藏线，他在心中须有一个底数。

2000年七月份，孙永福从新疆南疆铁路巡视回来后，专门到青藏进行了一次全程考察，为党中央、国务院最终决策进藏铁路提供依据。他在兰州召开专家座谈会，中国冻土界的权威、院士程国栋和吴子安来了，一直主持青藏公路改造的专家武敬民也来了，座谈会打开话匣子，专家们慷慨激昂，无不表示出一个强烈的意愿，进藏铁路的话题争论了几十年，已经到下决心的时候了，负责青藏路改造的武敬民的发言，最有分量，他在孙永福的心中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进藏铁路可以修，应该走青藏线。

接着孙永福驱车西宁，征求青海省委的意见。青海省委的意见比专家更加积极和主动。省委书记白恩培说：“我们青海盼了半个世纪，快点上吧！青海人民对青藏铁路建设一路都开绿灯！”



随后,孙永福来到关久隧道,实地考察青藏一期隧道的病害,对青藏铁路的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返回北京后,孙永福立即上书朱镕基总理,建议青藏铁路可以进入决策程序了。

到这时候,孙永福还想最后听听中国铁路和冻土界专家们的意见。秘书将31名与会专家的名单放到他面前,大部分是院士级和高级研究员,在学界一言九鼎。可是浏览过后,孙永福的心中却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怅然。名单上列位,尽属赞成一派,偌大一个大工程,只有一种声音是最危险的事啊!

孙永福的目光不由落在面前的一封信上。这是铁道部一位工程师写给他的,对上马青藏铁路工程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甚至言辞激烈地说,如果真的上了这个工程,后果不堪设想。

反复读着这封信,孙永福在屋中来回踱步,然后推门而出,喊来秘书,指着那份名单

说:“会议阵容很大,可是我还觉得独缺一人。”

“缺谁?”

孙永福指了指信上的署名。

“他?他是反对派!到处给领导写信,坚决反对上青藏铁路!”

“这个时候就得听听反对的声音。敢于说不,也是需要勇气的。”

“他只是一个副研究员,不够资格呀。”

“什么叫资格?反对意见就是资格!通知科技司请他与会!”

9月18至20日,关于中国青藏铁路工程最大规模的一次专家论证会,在京丰宾馆举行。程国栋、吴子安、武敬民等31名老专家慷慨陈词:不能再坐而论道了,青藏铁路工程三上三下,现在到领导最后拍板下决心的时候了!

坐在一旁的那位副研究员,猛一拍案:

“我反对!”



首席作家新作

他说：“既然都是一种声音，那我就来一点杂音。我当年曾经去过安多，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没有几户人家，青藏铁路修过去，运营起来是亏本的。”

一位专家也是拍案而起：“你最近去过安多吗？”

那位副研究员摇头：“没有！”

专家道：“多少年没有去了？”

“十多年了……”

“地上十年，天上一瞬。改革开放的十多年变化，犹如天上人间！”

又一位专家淡然一笑：“纵使青藏铁路的运营永远亏本，但是为了青藏高原的高天厚土，为了那块土地永远都留在祖国的版图里，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考虑，青藏铁路都非修不可。”

“如果从政治角度考虑，我无话可说……”那个副研究员这才无奈地摊了摊手。

结局已见分晓，准备人生最后一场会战的孙永福，突然感到一股热血在胸中汹涌奔腾。

天降大任于斯人

自从青藏铁路工程于2001年2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立项，铁道部建设司副司长卢春房几乎为此走遍神州角落，唯独没有去过青海和西藏。一天，他对刚从西藏回来的副部长蔡庆华说：“蔡部长，下次再去西藏，别忘了也带上我！”

蔡庆华哈哈一笑：“等西藏铁路正式开工，有的是你去的时候。”

这一天真的来了！

那天下午，蔡庆华副部长下楼准备出门，抬头看见卢春房从院子里走过来，停住脚步向他招手：“卢司长，你不是想跟我上青藏线吗？这回机会来了，傅部长让我给你打个招呼，做好到那边干的准备。”

“我过去具体做什么呢？”

“第一步打前站，协调青、藏两省区，将傅部长上青藏铁路考察时要定的事情铺垫好。第二步，铁道部准备成立青藏铁路有限公司，你去负责。”蔡部长显然早与部里领导商量好了，前者，部里看重你的协调能力。至于后者，青藏铁路有限公司的操作模式，你是始作俑者，当然部里更看重你做过不少筑路指挥长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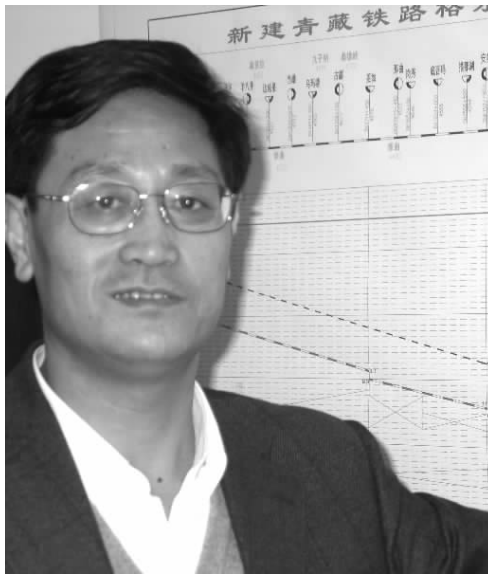
“可我运营经验不够啊！”卢春房觉得有点突然。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运营中学会运营。”蔡副部长笑道：“你到青藏铁路有限公司当法人代表，既管建设，又管运营，不是可以补上这一课吗？”

晚上下班，卢春房回到当年的铁道兵宿舍大院的家里，将事情告诉了夫人朱英爱。夫人沉吟了片刻，忧心忡忡地问：“春房，你可不可以不去？”

卢春房摇头：“领导定了，就没有商量余地！”

朱英爱道：“你在建设司日子过得挺安



■ 青藏铁路总指挥卢春房

稳的，一旦去了青藏高原，天各一方，我的身体又不好，那怎么办？”

第二天一上班，卢春房便走进蔡庆华副部长的办公室。看到卢春房从容之状，蔡副部长便知结果，笑道：“看来你是想通了！”

“是的！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卢春房坚定地回答。

数日之后，卢春房便带着一班精干人马，踏上了西行的列车。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办妥后，傅志寰部长于早晨五点从格尔木出发，青藏苍茫，一千里路云和月，到第二日凌晨，顺利抵达日光之城。

随后三天，卢春房一直陪傅部长考察和拜访，一天晚饭后，傅志寰部长将卢春房悄然招到一旁，和蔼地询问：“春房，青藏高原之行适应吗？”

“没问题，部长。”卢春房对自己的身体一直很自信，“每个零件都运行正常。”

“这就好！”从不轻易夸耀部下的傅部长击节叹道：“我的反应就很大！所以青藏铁路这样的宏图伟业就有赖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部长，我已年过不惑了！”卢春房道。

“正当年啊！”傅部长的话切入正题，“铁道部党组成员碰过了，决定让你担任青藏铁路有限公司筹备组组长，留在这边干。我这就算征求意见了，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需要部里解决？”

卢春房摇头：“只觉得欠缺铁路运营经验，怕有负部党组的厚爱。”

傅部长笑道：“青藏铁路这么大工程，许多人都想去干，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干得了。实不相瞒，部里在选将时也是反复权衡，慎之又慎，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好好干吧，青藏公司这个担子，既是对你能力的检验，更是培养。”

“感谢部党组的信任，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在拉萨红宫脚下，一个并不正式的地

方，卢春房如此接过执掌青藏铁路的令旗。之后，他返回北京，马不停蹄地展开了青藏铁路有限公司的筹组工作。

2001年6月29日这天，当朱镕基总理和吴邦国副总理在昆仑山下南山口和日光城分别剪开青藏铁路开工的红绸时，一段恢弘的历史，将卢春房的生命之旅揭开了崭新的一幕。

安得猛士镇荒原

夜行列车正朝格尔木方向驶去。列车上，中铁建二十局青藏铁路指挥长况成明无法入眠。时间告诉他，按行程该过关角隧道了。

“风火山之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况成明望着夜色中的大漠独语。本来，他在宝天线上任职，常务指挥长干得好好的，可是一听青藏铁路上马，心便捺不住了，三番五次向二十局集团董事长余文忠请缨，要求上青藏线，余总问他为何这般热衷，他说为自己，为命运，更为二十局一代铁兵后人未了的夙愿。余总被这位年轻人的激情和热忱感动了，问他如若上青藏铁路，准备投哪一个标段？况成明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风火山！余文忠问为什么？况成明说，当年青藏一期西格段工程，我们铁二十局的老前辈们选了关角隧道这块最难啃的骨头，虽然历经坎坷，却是一曲威武悲壮的浩歌。青藏铁路格拉段，有风火山世界最高隧道，我们这个局的老兵，曾经二上二下风火山，因此，风火山最高隧道和北麓河段，非我二十局莫属。

于是，经余文忠董事长提议，集团公司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况成明同志为青藏铁路二十局的指挥长。

况成明已经年近不惑。1987年从石家庄铁道学院出来时，正值铁道兵十师兵改制成现在的中铁建第二十局集团，直面全国的

首席作家新作

建筑市场。况成明去了上海的莘松高速公路。他很快崭露头角,两年升任为二处技术一段的副段长。1990年上宝中线时,已是二处的项目部总工程师。到南昆线时,是局指挥部的安置科长,给那里的人留下了办事聪明干脆利落果断的深刻印象。1998年到神延线,是总工程师。2000年到宝天线,是独当一面的常务指挥长。和其他集团出任指挥长的青藏少帅相比,况成明缺一些大战的经验,但是青藏线需要敬业和果断、专业和奉献,这方面,是况成明的优势和长项。

当年上过风火山的老兵,曾经告诉况成明:适应三天,再上风火山,阶梯似的往上走,方能渐渐适应。格尔木海拔虽然只有2800多米,却也杀机四伏。初来乍到的人,谁都不敢在这里疾步而行,稍微爬几层楼梯便会气喘吁吁。况成明还未见到风火山,已经领教昆仑山脉的厉害。第四天,况成明租三辆出租车,带着考察投标的十几个工程技术人员和医生,朝着生命极地登高而去。车过昆仑山口,雪水河静静躺在暖暖的太阳之下,横穿楚玛尔空寂的旷野。旷野上,藏野驴悠然散步。荒原的空阔和死寂让人顿觉生命的渺小。融入这片大荒,第一次踏上地球之巅的况成明发现,楚玛尔荒原西高东低,过了五道梁,山势渐渐隆起,他带来的人员到了这里,一个个嘴唇发紫,而二十局的投标地段就是北麓河到风火山。跨出车门,大家全都头重脚轻,脑子反应迟钝,眼前都出现了失真的幻觉。随身带的几瓶“氧立得”根本无济于事。他们驱车来到风火山实验观察站,爬上二十多年前铁十师的官兵留在风火山半里长的铁轨路基,开始寻找世界第一高隧的进口和出口。

下午五点半,他们确定了指挥部和各处帐舍的定位,匆匆告别风火山垭口,原途返回。经过一天的劳累,坐上车之后,大家头痛欲裂,有一种急于脱离苦海的渴望,但是出

租车没办法快跑,整整走了六个多小时,才返回到格尔木市,这时已是凌晨一点。

接下来的几天,况成明都在编写投标的标书。铁二十局选了第七标段,北麓河到二道沟36.06公里,穿越风火山。拟定标书内容时,况成明最大的担忧是中标之后怎么办?!虽有冲天的豪气,但是生命的极限是无法超越的。他思考最多的,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和人文关怀,让风火山的筑路大军不致溃败,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坚守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况成明与母校的同乡余绍水在昆仑山下不期而遇。37岁的十二局指挥长余绍水,1985年毕业于石家庄铁道兵学院,比况成明高一个年级,是他的学长。余绍水少年得志,29岁就当了十二局施工技术处副处长,33岁当了楚大公路局的指挥长,在云南通往缅甸的国际大动脉上干了七八年,为十二局西南指挥部每年30多亿的产值立下过汗马功劳。2001年3月,余绍水被集团公司任命为科技部长,这意味他将回到太原机关。任命下来,本是晋职提升,可他心里反倒空落落的。恰在这时,青藏铁路工程上马的消息发布了。坐在电视画面前,余绍水觉得,自己施展才华的机会又来了。

那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十二局集团公司董事长金普庆来大理巡视工地,余绍水陪他走着,突然说:“董事长,听说青藏线要上了,我想去!”金普庆说:“这哪成,这边的摊子谁来收拾?”老板将话说得这么死,余绍水也不能再争辩。可是,命运的改变往往就在一夜之间。几天后的一个早晨,金普庆突然打来电话:“绍水,你去青藏线当指挥!”余绍水愣了,说:“老板,你不是开玩笑吧?”董事长说:“你看我像开玩笑吗?军中无戏言,咱现在虽不是军人了,也是铁道兵出身啊!昨天晚上,集团公司报来几个青藏线指挥长的人选,年龄都大了,恐怕坚持不下来。你上次不是请战了吗?十二集团公司青藏线的指挥长,就

是你余绍水了！”金普庆接着说：“你先别激动，当年我在铁道兵部队就听说过，青藏线非同小可，有人睡着睡着就过去了；第一道难关就是高原病。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不准因为高原病死人；第二，夺到了标段，就得造出世界一流的高原铁路，不能给老铁道兵丢脸；第三，我等着收真金白银，别给我玩亏了，否则拿你是问！”余绍水回答：“保证完成任务！”金普庆说：“那好，马上交接一下，明天跟我去北京！招标很快开始，这次是面向全国，僧多粥少，竞争很激烈。咱们不打无把握之仗，得去摸摸底牌。”

青藏铁路考察投标之时，金普庆并没让余绍水独自担纲，而是让党委书记胡莫愁带队，瞄准了可可西里两个标段。这两个标段，有十二局、十七局和大桥局等四家在争。十二局考察组有备而来，将投标书诸环节都作了周密考虑，他们每天早晨从格尔木出发，翻山越岭，啃面包，喝冷水，无法驱车，便靠步行，一期的48公里和二期的25公里常年冻土带，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夜幕降临，还要赶回格尔木。营地如何设，队伍怎么放，材料怎么来，制梁厂应该设在昆仑山下什么位置，技术报价方案都理得极为清晰。

况成明与余绍水匆匆见面时，刚从风火山狼狈下来的况成明像打了一场败仗。余绍水问他还上去吗，况成明摇头说，情况已基本摸清，没有再上去的必要了。余绍水却说：“青藏高原的地质有许多未解之谜，恐怕就是终其一生，也难搞明白。再说，在这块标段上，我们还有四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能不细呀！”

况成明这才得知，中铁建和铁路工程总公司的少帅刘登科、董献付、韩立民都上来了。投标会上，必有一场刀光剑影不见硝烟的血战！

青藏高原不相信眼泪，余绍水知道，谁笑到最前，亦笑到最后！

上行列车

第三站 生命禁地

口也渴极了，
水也喝足了。
但初解渴的泉源，
请印上心版，
永莫忘掉。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年轻工程师之死

魏京昌将家书和玉珠峰前勘察的留影在信封里封好后，投进了信箱。他未曾想到，这成了留给妻子的绝笔和遗照。

再过两个月，他就要当爸爸了，新婚妻子分娩在即。从2001年2月25日跟着铁一院兰州分院进入昆仑山腹地之后，他所在的三队，一直担负着昆仑桥至西大滩铁路沿线的测量任务。5月下旬，青藏铁路就要招标，6月29日举行开工典礼，铁一院的勘测钻深的时间一再被压缩。林兰生院长跑到前方来督战，线路总设计师李金城下达了最后通牒：3月底必须拿出格尔木到纳赤台70公里的定测技术资料！图纸设计人员已经进驻格尔木，随时都可以展开路基工程设计。一分院副院长尹春发将六队从西大滩调下，加强三队，同时调来54台钻机，要求25天突击完成任务，把中线横断面和桥跨样式做出来。

魏京昌从西南交大地质专业毕业五年多，一直是队里勘测的中坚。从南山口进入昆仑山谷地后，手机没有信号，他与妻子的所有联系都中断了。在茫茫雪野里没日没夜地测至5月10日，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攻坚任务，他们才撤到格尔木休整15天，准备第二阶段突击土门至安多无人区，跟随李金城

首席作家新作

作最后的攻坚战。

那天到格尔木市里，魏京昌顾不得两三月没有洗澡理发，就迫不及待地寻找街边的IC话机，挂通了妻子的电话。将近三个月没有丈夫消息的年轻妻子哽咽了，喃喃地说：“京昌，孩子在肚子里踢我，在悄悄喊爸爸呢！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魏京昌听到妻子的第一句话，泪水刷地流了出来。

“想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吗？”

“想死了！”

“可我看不到你呀！”

“我在玉珠峰前拍了照片，玉珠峰常年白雪皑皑，非常美，铁道就从山峰下通过……”

“寄一张给我行吗……”

“行！”

照片冲洗出来时，离第二阶段上唐古拉山挺进无人区只剩最后一天。寄走照片，魏京昌带着几分眷恋走回宾馆，不知怎的，突然松弛下来15天，他觉得身体极度疲惫。27日天刚拂晓，勘测队伍出发。整整一天，上风火山，过长江源，越开心岭，翻唐古拉山，黄昏到达安多。海拔由2700米陡升至4700米，已是生命的禁区。过去曾有人想在这里种树，却无一棵生存。安营扎寨时，魏京昌浑身疲乏，话也不愿多说，眼睛呆滞地眺望着远方，似乎在想重重心事。

“小魏，你怎么了？”队长刘思文问。

魏京昌反应迟缓，只说头昏，打不起精神。

4月30日，刘思文和副队长刘松带见魏京昌和另两个队员精神萎靡，带他们到沈阳市定点援建安多县的急救中心做检查，内地援藏的大夫显然缺乏高原病防治的经验，仅仅说是高原反应，以为打打针吸吸氧就会改善。潜伏的危机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时送往海拔低的格尔木医院，最宝贵的

时间给耽误了。晚上9点多钟，尹春发抵达安多，询问上山后的安营情况，刘思文说有三个病号，特别提到了魏京昌。

“严重吗？”尹春发不敢怠慢。

“急救中心的医生说是高原反应，正在打针吸氧。”

“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安多不比昆仑山，这里是最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

刘思文说：“我们会密切观察的！”

5月1日这一天又被忽略了。

下午，正在安多的尹春发接到指挥部的电话，说铁道部建设司顾聪司长到安多检查工作，看望一线定测的干部职工。放下电话，尹春发特意安排顾司长到三队，顺便去看魏京昌，因为他们都是西南交大的校友。那天见顾聪司长，是魏京昌见到的最后一个校友，他一点精神也没有，神情漠然。顾聪司长离开仅一个半小时，刘思文就给尹春发打来电话：“小魏病情加重了！情况不妙！”

“一个多小时前见顾司长，不是还好好的？”尹春发猝然一惊。

“现在已说不出话了！”刘思文焦急地说。

“马上送下山去！”

“队上没有车！”

“用我的三菱指挥车送！朱惠强教导员在格尔木，让他照顾小魏！”

尹春发一步跃出门去，大声喊自己的司机刘可智：“可智，快开车到三队，接上魏京昌，将他送到格尔木！”

“有跟车医生吗？”

“没有，3队派一位细心的女同志与你一起送！”

刘可智飞车赶到三队，将魏京昌抱到车上，由一位女化验员陪护，风驰电掣朝唐古拉山方向驶去。

尹春发焦急地看表，此时是4点12分。

或许，当时若有人懂一点高原病常识的

话,把小魏送往那曲、拉萨,而不是格尔木,可能还有几分获救的概率,因为从安多重返格尔木,沿途要经过5231米的唐古拉和5010米的风火山,两座貌似不高的山麓犹如两道生死屏障,即便逃得过第一道,还有第二道在等。

果然,魏京昌就在唐古拉这道地狱冥门前魂飞九天,死在了青藏铁路开工之前。送他的汽车在不冻泉与格尔木人民医院的救护车相遇,急诊医生上车抢救,凌晨二点抵达格尔木市医院,刘可智哭喊着抱着他冲进急救室。而这时候,小魏早已僵硬在他的怀里。

次日上午11点,尹春发的车赶到格尔木市,在副指挥长李让平面前怆然泪下,大哭道:“指挥长,我对不起组织的信任……损了一名干将,一个年轻的勘测工程师啊!”

唐古拉的死神之翼

尹春发将一份辞职报告递到院长林兰生的办公桌上。

出师未捷,先损一位年轻干将,他有一种无法洗却的负罪感,觉得无法面对黄土地上以毕生血汗供养出一名大学生的甘肃母亲。所以,他请求院里免除自己的指挥长之职。

“胡闹!”林兰生操起电话将尹春发狠狠训斥一顿,“尹春发啊,你以为就只有你会自责?就你知道心痛?6月1日晚上,我也一夜不眠,期望小魏第二天早晨能醒过来!可是人死不能复生。现在不是问板子该打到谁身上的时候,而是要稳住山上的队伍,按时完成定测,设计出施工图纸,保证6月29日青藏铁路正式开工!眼下最要紧的是处理善后。我当过知青,一个甘肃农村家庭,培养一位大学生多不容易,我们应当为他们办点实事。”

撂下电话,林兰生一声长叹,心中挥之不去的是自己刚才的话:一个农村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多不容易!他当过知青,参加过高考,深知西北农村的贫瘠和艰辛。

那是个初冬的深夜,林兰生从甘肃陇南徽县的知青点连夜赶回天水,敲开工厂大门报到,成了钳工老师傅曹友生的最后一个关门弟子。第一天上班,林兰生与几个徒工在露天清理产品。户外北风萧萧,滴水成冰。在他当知青的农村,这种天气里干活是寻常的事。可是一位女工师傅却心痛地跑出来,对他们喊:“快到房子里呆一呆,天太冷了,别冻坏了!”一句温婉之语,竟如春雨洒落在干涸龟裂的心田上,一泓热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到工厂一年后,高考恢复,林兰生欣喜如狂,跑回家找来一大堆复习资料,晚上就在宿舍苦读。他与三个工人同住一屋,因为生活单调枯燥,工人都聚在宿舍打扑克,赢一局可赚一元钱,许多人趋之若鹜,宿舍里喧嚣不已。林兰生没有别的去处,只好用一块床单将自己和工友们隔开,独自复习。一天晚上,师傅曹友生突然进来,严厉地交代学徒说:“打牌,我不反对。但我得给你们立个规矩:打牌时不准出声,让小林考状元!”

几个徒工视师傅的话为圣旨,从那往后,打牌一声不吭。

第二天早晨,师傅把林兰生叫到自己跟前说:“小林,本想为你请复习假,但思来想去,厂里不会开这个先例,我能帮你做的,就是每天上班签到时,你来一下就可以走。你的活儿,就让师兄弟干吧!”

就这样,林兰生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了三个月。高考之日,三千多人的工厂,有二百多人参加考试。最后发榜,只有林兰生和一位姓刘的工友榜上有名。

报到前几天,曹友生特意花四元钱为林兰生买了一个当年最时髦的塑料铅笔盒,将

首席作家新作

六个徒弟叫到家里，切一碗萝卜丝，老白干倒在瓷杯里，满脸喜庆：“师傅敬你，我们厂的状元！”

“兰生兄弟，我们也敬你！”几个师兄齐齐举杯。

曹友生把酒发话：“有了小林这个高足，今后我就关门不收学徒了。希望你们几个也和师弟一样，上大学去，师傅没有文化，但是师傅知道，一个国家要发展，有知识的人得当老大，而不是老九啊！”

由林兰生开头，六个徒弟果然不负曹师傅的厚望。翌年，有两个考上大学，第三、四年又各考上一个，最后剩下两个上了电大。

知青生活的艰辛和工厂的温情，对林兰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使他对于处在生活底层的人永远都怀有一颗悲悯的心。他太知道，甘肃陇南贫瘠的山村，如果能供出一个大学生，那是要积几代之德、举一家人之心血的大事啊！

可是，魏京昌却在刚能给乡下的父母一点荣耀和回报之时，竟然撒手唐古拉，灵魂随经幡飘然去了天国。

林兰生的泪眼一片模糊。“文革”中，父亲没有工作，全家人靠糊火柴盒度日。考上大学去报到，母亲摸了摸兜，塞给他十元钱，那是家里最大的一笔钱了。由自己的母亲想到魏京昌的母亲，城市尚且如此，何况贫困的乡下。两个母亲的影像重叠在一起，让他感到无比的沉重。

也许知道院长心中的隐痛，办公室主任朱旭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将魏京昌的遗像和悼词放到书案上。

“小魏的亲人都到了吗？”林兰生从沉思中醒来，声音低沉地问。

“据兰州分院电告，是昨天晚上七点钟赶到的。”

“都来了什么人？”

“小魏的父母、舅舅、叔叔和哥哥弟弟

……老岳母也来了。”

“安排他们和小魏见最后一面了吗？”

“昨天晚上，小魏的哥哥、弟弟、舅舅、叔叔和老岳母，连夜赶往德令哈了。是院里孟磊书记和一分院的工会主席陪着去的。”

“德令哈？格尔木市没有火葬场？”

“没有！”朱旭摇头，“小魏的遗体运到德令哈，也一直放在殡仪车里。”

“哦！”林兰生沉重地点了点头。

“林院长，需要去看看小魏的母亲吗？”

林兰生喟然叹道：“我暂时没有这个勇气。我无法面对小魏的白发老母啊……她让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失职啊……惟一的补救，就是给老人家和未出世的遗腹子多做点实事了……”

“铁道部傅志寰部长上青藏路考察，已经到了格尔木，要不要向他报告无人区高原病死人的情况？”

“当然要报告，不过要等小魏的善后处理完了。而且，我担心山上的职工对高原病会谈虎色变，走不出死亡的阴影……”

林兰生的目光忧虑地投向唐古拉山。年轻地质工程师之死，所造成的心理威慑是灾难性的。死神的黑翼巡弋在生命的天空，三队干部职工情绪低落，一蹶不振，有8人下山到格尔木，不告而别，14人住进那曲地区医院，卧床不起。人心一下子散了，停工整整20天。6月11日，虽然在安多为魏京昌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可是仍然有不少的职工在指责领导对职工的生命漠不关心。

“这种状态绝不能继续下去了！”林兰生拍案而起，“壮烈了一个人，怎么就溃不成军！如果走不出高原病死亡的阴影，兰州分院难以担当实现几代铁一院人青藏铁路的大梦！”

于是，组织调整的方案出台了。三队队长刘思文和教导员朱惠强被撤职，由杨红卫科长代理队长，公安段的科级警长叶利新被

任命为书记,技术开发科科长岳立新当了副队长。

在研究副队长刘松的去留时,兰州分院的一位领导意见是一并撤掉。这时候,尹春发挺身而出承担责任:“如果要拿掉刘松的副队长,就先拿掉我算了。抢救失误最大责任在我,而不在下边。一切责任都应该由我来承担。”作为前线指挥长,尹春发说话仍然有分量。刘松最终被保下来了,继续当副队长。

然后,队伍暂时后撤。三队从唐古拉山顶撤下,先完成雁石坪到温泉相对平缓的一段,缓一步再挺进无人区。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进去,不打无把握之仗。

最重要的是要消除职工心里的死亡阴影。为此,林兰生亲自部署,给每个队都配备了具有高原病专业知识的医生,又请来高原病专家、格尔木市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张学峰,专门上山讲解高原病预防知识。同时,铁一院医院派出医疗小分队在安多设置医疗点,层层防护。

队伍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该向傅志寰部长报告魏京昌之死的情况了!”林兰生陪着傅志寰部长从沿线的每个勘测队走过之后,6月9日到拉萨,在下榻的宾馆里,李宁副院长详尽地汇报了魏京昌患病、送下山抢救、病殁途中和留下一个遗腹子的情况。

说到悲怆之处,李宁哽咽无语,傅志寰部长也不禁热泪纵横、黯然神伤,沉默片刻,他对随行的铁道部考察官员叹道:“我们交了一笔沉重的学费。魏京昌同志壮烈殉职,死得其所,以其生命预先给我们敲响了警钟。6月29日开工后,大批的队伍很快就要上来,能不能站得住,关键要看预防高原病卫生措施是否到位。我有一个课题要拜托各位,青藏线建设,可否做到不因高原病死一个人?”

“青藏铁路建设,不能因高原病死一个人!”共和国的部长为上青藏的队伍定下一个生命海拔的标尺:不死一个人。这对刚刚折损一位年轻工程师,而医疗条件仍不完善的勘测队伍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死神的黑翼,也不肯轻易示弱。

铁一院三队新任队长杨红卫越来越不想吃饭了。魏京昌病逝后,为稳定队里职工情绪,他每天身先士卒,带着队伍上工,翻山越岭,越涧过溪,一天要在海拔4800米的山岭上走15公里。中午啃的是冷馒头,身体素质急剧下降,胃病的老毛病又犯了。加上极度缺氧,一天走下来,不想吃任何东西,身体极度消瘦,并突然发生胃出血,一连便血三天。最后一天出去定测的时候,杨红卫终于晕倒在荒野里,被职工们抬了十五公里送回来。

尹春发得知消息,一阵风赶来医院,大夫一见他便急切地说:“杨队长病情危重,要赶快下山,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有魏京昌的惨痛教训,尹春发一身的汗都急了出来,火速派人护送杨红卫下山,去找格尔木人民医院内科的张学峰主任。下午四点,到格尔木人民医院,杨红卫一下车就栽倒在地。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让领导来签字。尹春发闻声而至,连连恳求张学峰主任:“兰州分院不能再死人啦!无论如何,你都得给我抢救!不论花什么代价,我只要一个活人。”

“尹院长,杨队长的病很危险。”张学峰坦诚地说,“不过,我会日夜守在病床前。”

“谢谢!”尹春发紧紧地握着张学峰的手,说:“等着你妙手回春。”

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杨红卫脱离了危险。听到此消息,尹春发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下来。

可是无人区仍然险象环生。那天,尹春发正好在无人区里指挥最后突击,一个从山

首席作家新作

下带上去的民工突然晕倒了，不省人事，原来是潜隐多日的高原病未被发觉，从西宁人民医院聘来的胡大春就地抢救，民工表情冷漠，神志委顿，生命体征一点也没有了，从未见过如此阵势的胡大夫见了尹春发不禁号啕大哭，尹春发安慰他说：“你是医生，关键时刻，只要你镇静，大家才不会乱了方寸，你全力以赴抢救，出了问题，我们担着。”

胡大夫终于镇静下来了，按高原病的救治方案进行抢救。这时，通过卫星接通了电话，安多县医院的救护车也赶来了。

那个民工最终得救了，但是巡弋在唐古拉之上的死神的翅膀，确实让大队伍还未上山前的勘探队员们一片心悸。

卢春房报告北京 施工队伍站住了

卢春房的心一直悬在天路之上。

2001年6月29日，朱镕基总理和吴邦国副总理同时在格尔木和拉萨手执剪刀，剪下了青藏铁路开工的红绸后，数万名筑路大军西去荒原，踏上昆仑山、风火山，过沱沱河，在唐古拉山以北摆开了战场。

送走了吴邦国副总理和孙永福副部长

后，卢春房伏案起草好公司成立章程和管理条文，卢春房的目光早已经投向了莽昆仑之上了。7月20日下班前，他对青藏公司筹备组组长张克敬说：“克敬，我们晚上乘车上格尔木，然后上昆仑山去看看！”

张克敬有些不解，说：“卢司长，我们青藏公司就管投资控制和运营，建设方面的事情，也可以过问？”

“当然！”卢春房的回答干脆而又坚定，“部党组确定设立青藏公司，就是要在建设的初期就全方位地介入，全程掌控，不但要控制投资，监督质量，还要将今后的运营一管到底。”

当天晚上，夜行的列车往昆仑山方向驶去。

那久别的军号仿佛又在山野里响彻起来。

1974年底，燕赵大地上下了一场罕有大雪，卢春房穿上一身国防绿，从故乡蠡县出发，踏上了南下的军列，迈出了改变人生命运的一步，成为铁道兵一师的一员。

他来到了当时湘渝线上的湖北丹江口，成了铁一师机械营三连的一名士兵，先当上士，管连队的给养，随后学推土机、铲运机、

柴油机的修理，很快成了连队的技术骨干。

1977年石家庄铁道兵工程学院恢复招生，实行推荐与考试相结合。铁一师选了32人赴考，集中复习了5天，卢春房考了满分，高居榜首。领导觉得让他去读铁道兵工程学院实在有点屈才，欲让他读更好的大学，遂



留他参加已恢复的全国高考，作为领队，带着20名士兵到丹江口一所中学参加复习，听地方老师辅导。那年12月初，湖北省组织了文革“十年后首次高考，结果卢春房的分数足够上重点线，西南交大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全师20名参加高考的，被大学录取了四个，他是其中的佼佼者。

四载寒窗，学的是铁道工程专业，他以笃学不倦的苦读和成绩，获得了老师们青睐。毕业之时，校方三番五次找他谈话，欲将他留校任教。

“我是拿着部队津贴费出来读大学的。”卢春房摇了摇头，“铁一师有恩于我，我得回报于部队。”

卢春房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铁一师。

在师领导的安排下，卢春房被分到二团十五连木工班当兵锻炼，从拉锯和钉钉子干起，学的是木工的活儿，样样都干得很在行，虽为实习学员，却当了代理排长，半年后，师里一纸命令，调卢春房到师作训科施工组报到。

那时候，卢春房还不太习惯机关生活。刚刚坐下，桌子的电话骤然响起，都是一线施工连队打来的，请示的技术问题五花八门，涉及的工种和学科样样皆有。对于一个刚出校门、毫无实践经验的学子来说，确实勉为其难了。

“师长，放我到一线连队吧！”卢春房跑到师长罗有志办公室，恳切地要求到部队锻炼。

“不行！机关需要文化人。”罗师长说得斩钉截铁。

事情暂时搁下来了。但是执著的卢春房见到师长仍然不断地磨，终于有一天，罗师长被卢春房的坚韧打动了，喟然感叹道：“春房啊春房，别人是打破头往机关钻，而你却一根筋往连队走。叫我怎么说你……”

如愿以偿地到了铁一师三团工作，卢春

房从铺轨架梁最基础的活儿干起，画图、组装，如鱼得水，新一代大学生的知识之翼有了一片辽阔无边的天空，年底荣立了三等功。在兖州到日照的铁路线上，有一年多时间他就住在卧铺车上。1982年，他被破格提为副营职，并担任三团作训股副股长，而这时的机关营职干部，大多是1965年或1969年入伍的老兵，年仅27岁的卢春房够抢眼了。

但是在198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军队裁军一百万。1984年元旦的钟声敲响之时，铁一师的全体官兵向军旗行了最后一个军礼。不久，只有助理工程师头衔的卢春房被任命为处副总工程师，这在铁一师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上青藏路之前，卢春房专门到当年自己住的铁道兵大院，拜访了铁兵七师和十师的老人，了解修建青藏铁路一期时高原病对年轻士兵身体的戕害。身为青藏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他深知青藏铁路一役如同部队的大决战，成败就在于卫生保障能否到位，沿线职工在山上能否呆得住。

到了昆仑山下的南山口，第一站便是铺架基地的中铁一局，这里给卢春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28节的普通车厢被装成了豪华宾馆，为了保暖，车壳加厚了，所有的椅子拆除了，每节车厢隔成了十个房间，每个房间住两至三人，不仅设了指挥间、会议室、餐厅、娱乐室，就连医院也跟着上来了，装配了高压氧舱、最现代的测量血压和血红素的仪器。

卢春房开怀笑了，山上有雪山野狼出没，再给每个房间配一个电棍，万一遇狼可以捅它一下，以保全自己。

随后，卢春房朝着昆仑山北坡一路走来，过纳赤台、三叉河、西大滩、玉珠峰，铁一局、中铁十四局、铁五局的卫生保障各有千

首席作家新作

秋,越过昆仑山口后,卫生保障印象最好最深要数余绍水领导下的中铁十二局以及风火山的铁二十局和沱沱河的铁三局。铁二十局投资800万,与北京科技大学一起研制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高原医用制氧站,每小时可以制氧气42立方米。不仅氧气管道可以直接接到职工的帐篷宿舍,下班回到室内可以随时吸氧,就连风火山的进出口也各设了一个大型制氧站,24小时不间断地向世界第一高原隧道里供氧。

“好,有气魄!”卢春房对铁二十局的卫生保障大加称赞。

走下风火山,虽然他的嘴唇发紫,气喘吁吁,但是仍然驱车前往沱沱河。由刘登科领军的铁三局丝毫不逊色中铁十二局和铁二十局,他们投资了数百万元巨款,率先在青藏铁路沿线第一家上了高压氧舱,一次可进去四个高原病人,还购置了彩超、心电监护仪器。其硬件水准已经达到了二级医疗保障水平,加上院长段晋庆又是高原病的防治专家,可作为青藏铁路一个重要的医疗站点了。

卢春房高悬在天路上的心渐渐平稳下来了,但仍掠过一丝忧虑,沿线的职工卫生保障自然没问题了,那么跟随上山的民工吃药和医疗又会如何?卢春房在天路上打下一个问号。

也许出身农家之故,除了自己和一个哥哥出来工作,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在乡下过着清贫的日子,所以卢春房对民工这些弱势群体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拖着疲惫之躯,他一定要看看民工的卫生保障情况。

探望了每个帐篷,吃住都无可挑剔。青藏公司每天给民工补助生活费,医疗和吃药都予以免费,但是每个民工是否按时吃了保健药,卢春房要亲自摸一摸。

在唐古拉山越岭地段,海拔已经到了5000多米,在二处的最高点上吃过饭后,卢

春房已经太累了,每走几步都气喘吁吁,但是他还是要查查民工住宿和卫生保障情况。他步履艰难地走进一个甘肃民工的棉帐篷,看到室内收拾得很整洁,被子都是项目部统一买的,叠得整整齐齐,床头边放着氧气,可以随时吸氧。

民工们看到卢春房来了,纷纷站了起来。

卢春房摸了摸被褥,挺厚的,御寒没有问题,坐在床铺上拿起一瓶抗缺氧的药物瓶子,关切地问:“每个月都按时发吗?”

民工们羞赧一笑,说非常按时,每个人都有一份。

卢春房欣然地点了点头,一一地追加问道:“你们都坚持服吗?”

站在帐篷里的民工几乎异口同声,大家都服用了。其中一个民工的脸色微微一红。

卢春房从那民工稍纵即逝的尴尬中察觉到了异样,走了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兄弟,你吃药了吗?”

“卢总,我……我……吃了!”

“真的?”卢春房有点不相信,见他叠的被子有点鼓鼓囊囊的,顺着摸一摸,在被罩和棉絮之间有好几个瓶子。他又和颜悦色地说:“将被子藏的东西抖出来我看看。”

那个民工的脸刷地红了,拉开被罩的拉链,一下子抖落出了好几瓶“三七”药瓶,包装盒还没启封。

“兄弟,你为何不吃?”卢春房有些不解,“唐古拉山越岭地段太高了,人躺在这里都受不了,何况你们还要干活,同志,身体最紧要的,有了身体才有一切。”

“卢总,对不起!”那民工眼眶红了;“我老母亲在家得了贫血病,听说‘三七’能养血,我就悄悄留下了,想带回去给老母亲吃。”

多好的民工兄弟!卢春房听了后心里一阵酸楚,沉默了片刻,喃喃说道:“这个药,我

们能保证，一定要吃，身体要紧啊！”

那个民工点了点头。

卢春房交代随行的医生说，你们要督促检查，看着他们服下去。

离开唐古拉山的时候，卢春房觉得越岭地带的医药费显然不够用，立即决定给十七局和十八局每年补发 20 万元，并再拨发一些医药器械。

回到西宁，卢春房给铁道部领导报告，青藏铁路沿线的卫生保障十分到位，施工队伍站住了，这一仗，我们赢定了。

傅志寰部长和孙永福副部长听了后会意地笑了。铁一院上山早期，一位年轻的工程师之死，引来了青藏铁路一场卫生保障的革命，这笔学费交得值。

下车列车

第 3 道岔 唐蕃古道

故乡远在他方，

双亲不在眼前。

那也不用悲伤，

情人胜过亲娘。

胜过亲娘的情人啊，

翻山越岭来到身旁。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青藏铁路并非唐蕃古道

明天我就要从古鄯城出发，去探寻湮没在岁月风尘里的唐蕃古道西段，我将朝着雪域而去，追踪文成公主一千多载岁月未曾飘散的芳魂。《新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吐蕃传》记载着：“鄯城……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

九年没吐蕃，天宝八载克之，更名。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

当年唐蕃古道鄯城至赤岭有 207 里，与今天西宁到日月山的路程相差无几，二百里的驿程上有四座城堡，名为临蕃、绥戎、定戎、赤岭，显然是一座座兵城，当年的太宗皇帝似乎早已预见到了，公主西去和蕃，暂时缓迂唐蕃之间的矛盾，当时两个强大帝国迟早要为江山版图在青海边、赤岭之下一决雌雄。文成公主和蕃的九年间，吐蕃王国从未停止过对大唐与吐蕃的缓冲地域吐谷浑的鲸蚕，迫使吐谷浑国王，率民内迁中土，大量的难民潮涌入河湟、陇州一带，乃至天子脚下，令大唐皇帝非常恼火。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驾崩，松赞干布派使臣入朝祭祀。继高宗大位的李世民第九子李治先后两次分封松赞干布，第一次封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翌年春天，第二次加封的诏书还未送到逻些，松赞干布就染疾而中道崩殒。两位英主相继溘然离世，唐蕃两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

从唐蕃古道西段的零公里，由鄯城西门而出，古城西宁被四座寒山环抱，南有凤凰山，西有大围山，北为土楼山，东为峡口，湟水、北川河、南川河皆汇于此。绕城东去，最终归入九曲黄河。古往今来，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故杜甫在《兵车行》中曾经悲愤地苦吟：“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出西宁城，经过第一驿站也是兵营的绥戎城，再前行 20 里就是西石峡。它东西纵深 20 余里，危峰耸立，南北陡峙，唐代以下或从军或出使的文人墨客，大多在石峡上留下墨字，有“山高水长”、“海藏咽喉”大幅勒石于悬崖之上，文并不奇崛，倒是“山高水长”仿佛是为千山独行去和蕃的文成公主写的，文成公主当年纵马穿过峡谷，也许并不知前方仍是天路漫漫，不知会有多少山高水长。我今也穿



峡而过，再西行 47 里，便是唐蕃古道上的第三个驿站，大唐时代著名的石堡城了。少时读李太白的诗句：“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难解其意。后来由读诗进而学史，对大唐帝国周边战事一一梳理，才惊讶地发现在文成公主走过的三十年间，这座唐蕃西道上两国使者夜宿下榻的石堡城官驿，一步步沦为大唐和吐蕃士兵慷慨赴黄泉的地狱之门。

这石堡城距青藏公路不远处有一孤仃突起，高不过数百米，却三面绝壁陡峭，只有阴面一道鱼脊似的山梁可通高台，当年吐蕃将领吞并了吐谷浑后，往鄯城唐地推进，一眼便选中了这个战略要冲，它进可逼取河湟、陇右，退可据守青藏门户，对一统羌野的天朝来说，石堡城不啻如鲠在喉，不拔掉则寝食难安。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李治决定对吐蕃用兵，令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

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为副将，率王师十万，沿唐蕃古道，出鄯城，穿西石峡，过石堡城，下赤岭，兵临大非川莽原，筑城屯田，准备与吐蕃军队决战。吐蕃此时已是松赞干布之孙芒松芒赞执政，一代少年英主派噶尔东赞的大儿子、摄政王噶尔赞聂东普为大将军，领兵 40 万，从喜马拉雅山最高坡上一拥而下，铁骑滚滚，气势汹汹，雪崩般地朝着大唐帝国军队扑来。薛仁贵也许浪得虚名，早没了当年“三箭定天山”大胜突厥的铁血雄风，派郭待率领五百轻骑绕道抄吐蕃军队的背后，却因大非川草原广袤无边，苦旅漫漫，补给供不上，被吐蕃军队回师一锅端掉。十万唐军多以步兵为主，显然不是吐蕃铁骑的对手，大战三日，血溅原上草，最终王师大败，一代帝国名将最后只好屈辱地签下城下之约，退出大非川的切吉古城，也丢掉了唐蕃古道的最重要一个驿站石堡城。

吐蕃铁骑进入了石堡城，将这个驿馆改为兵营，在这个长不足 200 米，宽不过 150 米的山脊上经营了数十载，八百勇士可敌一国。从咸亨元年（670）到至德元年（756）唐朝与吐蕃在石堡城进行了八次争夺战，城堡几度易手，殉难在野山坡上的大唐与吐蕃士兵逾十万之众。开元二年八月，唐玄宗登上大位，吐蕃大将盆达延、乞力徐以石堡城为跳板，率十万精兵出西石峡，攻陷鄯城，围困鄯州（今青海乐都县）与驻在城里的临洮军发生了惨烈的战斗，并深入兰州和渭州的渭源县一带，掳走了众多女人和牛羊，然后扬长而去。三百里快马的军情急报进了长安城，唐玄宗龙颜大怒，令薛讷为陇右节度使领军，并御驾亲征。大将薛讷不负众望，在渭源与滞留在那里的吐蕃军队鏖战，与副将王峻前后夹击，大破吐蕃军队，大唐帝国第一次打一个大胜仗，追吐蕃军队至洮水。但是石堡城仍然牢牢掌握在吐蕃手中，随时可以

进犯河湟、越过大震关，直逼长安。这时李隆基朝气蓬勃，励精图治十五载，于开元十七年，派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玮率军队，出陇西拔掉大唐西部的眼中钉石堡城，这一战打了吐蕃军队一个猝不及防，吐蕃人称为铁仞城的石堡城，血流成河，被箭矢射杀的大唐士兵的尸体堆成山，八百吐蕃勇士悉数战死，石堡城终于第一次陷落在大唐帝国军队手中。大唐疆域一夜之间拓展了千余里地。

文成公主和蕃六十年后，大唐与吐蕃在赤岭划下了唐蕃边界，以赤岭为界，在日月山下勒石立碑。

走下了日月山，我寻找着唐蕃古道的踪影，耳际又响起了《新唐书·地理志》的驿程：“自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教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录驿、吐浑界也。”

从日月山下西行九十里，便是莫离驿，环顾莽原，莫离驿今何在，俨然要穿过苦拔海，其实就是唐宋典籍中所云“可拔海”西去赤岭七十里，其实就是今天的倒淌河镇，青海南山沟道至尕斯库勒湖的55里的地方了。

有了尕斯库勒湖，莫离驿也就一览无余了。距赤岭90里，已知苦拔海即尕斯库勒湖55里的地方，那就是今天的东巴乡驻地乙浪堂的一块高台，我们走了进去，荒草摇曳中仍然残垣断壁，毫无疑问，这就是莫离驿的废墟了。

确定了莫离驿，再由当地藏民指引，我们找到了当年的公主佛堂，那么距莫离驿280里的那录驿，自然非今天大河坝食宿站莫属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青康公路的大河坝食宿站住了一夜，文成公主当年在这里遇醉马草，下暖泉，遭遇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现，于是驿程之中纪文也碑刻般地凸现：“又经暖泉，烈谟海，四百四十里度黄河。”

从玉树地区玛多过黄河沿渡过黄河后，

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大山，曾几度出现在唐宋明清的历史典籍，刘元鼎在出使吐蕃见闻纪略中云：“河之上流（指黄河沿一带），繇洪济梁西南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今巴颜喀拉山），直上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程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之地曰河湟。”刘所称的紫山，就是今天的巴颜喀拉山。闷摩黎山，是藏语名，意为“紫（青）色的山”。而成吉思汗马踏昆仑，蒙古王爷一统青藏，改称紫山为巴颜喀拉山，意思是“富饶的（黑）色的山。”唐称、藏语和蒙语，异曲同工说的一个地方，《河源纪略》和《清史稿》都有记载，这是可以认定的事实。

跨越横亘数百里大雪山唐古拉山，前方有五个山口可供入藏。即：当拉、郭由（纽）拉、查午拉、沙卖拉、保苟加吾拉。当拉山口就是今天青藏公路所过唐古拉山口，它也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入藏大道，但并非唐蕃古道，八十年代在敦煌新发现的《吐蕃投递驿书》记载，这是吐蕃经柴达木去敦煌驿路的古道。元朝称为“拜都路”，即从拉萨经唐古拉的半拉山口至柴达木盆地，然后再去蒙古大草原。明清两朝，行者亦甚多，今日的青藏公路和铁路就是建在这条古道之上。

从野马驿（今聂荣县白雄区）出来，已是一片男耕女织的屯田气象，可惜那是在大唐时代，吐蕃国可以垦田。而在时下，聂荣属于牧区，藏民一般是不种田的，但从地域看却是怒江上游支流的白曲流域了。乐桥汤在其南20里的陇雀湖、陇桥、乐桥，也就是语译时的读音差异而已。而纵横四百里至驿，中国学者吴景敷和日本学者佐藤长，均认为就在今天的西藏那曲地区首府黑河了。唐代吐蕃的附庸国敦国当时就活动在这一带。那曲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也与今天的青藏铁

首席作家新作

路重合一线了。

我第一次到那曲，是1990年的7月20日凌晨一点抵达的，那曲地委还给阴法唐中将摆了一桌盛宴。我被安排睡到那曲军分区副政委的卧室，炉子里烧着牛粪，刚一阖眼，心脏便被骤升的海拔猝然憋醒。以后两过青藏路，我都住在了安多，只是匆匆驶过那曲，投去匆匆的一瞥。

《新唐书·地理志》的最后一段记载：“又经怒谿海，百三十里至蛤不烂驿，旁有三罗骨山，积雪不消。又六里时至突录济驿，唐使至，赞普每遣使慰劳于此。又经柳谷，莽布支庄，有温汤，涌高二丈，气如烟云，可以熟米。又经汤罗叶遗山及赞普所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农歌驿。逻些在东南，距农歌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迎候于此。”

这一段驿程640里，仍然活着，与今天的青藏公路和铁路的走向重合，那曲至蛤不烂驿，就是现在的当雄草原了，雪水丰沛，一条雪水河牛羊成群，而三罗骨雪山，佐藤考证为三骨罗雪山，就是当雄草原当雄拉大雪山，终年积雪不化。突录济驿则在桑来拉雪山的南端，往下有柳园出现，说明此地已经可以植树了。莽布支庄是一个部落头人的名字，早在汉唐文书便有记载《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编年篇》第10条：“及至羊年（唐宗高显庆四年）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苏定方交战。”由此可见位于柳谷的莽布支庄是吐蕃贵族的一个庄园领地。温汤高二丈，自然是当雄下来的羊八井了。而汤罗叶遗山就是今天的念青唐古拉南麓的一个山口，而农歌驿则在羊八井一带，这里距拉萨城200里，与青藏公路和铁路的方向一致。

逻些城在望，策马沿着堆曲北岸而下，到官驿大道的最后一程堆龙德庆恰好200里，便可以看到高高的红宫了，文成公主找到了供奉自己灵魂的庙宇。唐蕃古道西段都城到逻些的4250里路程也走到了尽头。暮

然回首，古道漫漫，六千路云和月，它不仅凝固着军人的血痕，也洒下了一个女人的泪水。

一座灵魂的殿堂在唐蕃古道尽头骤然矗立，那是我心中的圣城拉萨。

唐蕃古道也走到了迎官厅，6100里的官驿大道走到了终点，任何赘述都显得多余，到了落下句号的时候了。

下行列车

第4道 岔滇藏青藏

浓郁芳香的内地茶，
拌上了糌粑就最香美。

我看中的情人，
横看竖看都是俊美。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奔走二十载梦里几回青藏

阳光真好。

阴法唐从夫人李国柱手里接过老式的水晶眼镜，咖啡色的塑料镜架，镶着一副镜片不大的墨镜，五十年间换架时磨过许多回了，但是水晶的石头纹络，仍然清晰可见。

“国柱，还记得我第一次戴着这副眼镜走青藏路是哪一年？”阴法唐突然饶有兴趣，一副水晶眼镜，将他带回了昨天。

“当然记得，是1957年7月，毛主席决定西藏民主改革，六年不改，整个西藏大收缩，地厅级以上干部回内地参观。我们就从青藏公路下到西安的啊。”李国柱对于远逝的岁月仍然记忆犹新。

第一次走青藏路似乎还历历在目。

那年阴法唐刚刚35岁，已在西藏江孜分工委当了六年的分工委（地委）书记。此前，毛泽东已承诺，西藏民主改革六年不改，

六年以后是否还改,也要视情况再说。于是西藏一度出现了大收缩,大批干部内调,阴法唐也与十名地专级干部,带着夫人一起回内地参观。

是年7月中旬,阴法唐偕夫人穿过干巴拉、浪卡子、羊角雍湖,一天抵达拉萨,与先期到达的几位分工委书记和西藏工委的领导会合,第二天早晨便从日光之城出发了,过堆龙得庆,沿堆曲一侧新修成的青藏公路而上,穿过羊八井地热,进入美丽的当雄草原,七月间的念青唐古拉白雪如冠,融化的雪水沿着蜿蜒的小溪横穿当雄草原而过。一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再现。那天晚上,阴法唐与同行的人员第一次住在了当雄兵站,第二天从当雄往那曲方向而行,进入万里藏北草原,却是另一番风景,牧区的黑河与农区江孜大不一样。两边青山相拥,清静牧场连绵百里,路从念青唐古拉相拥的河谷里穿行,如履平川,这时他才觉得青藏公路为何能在半年之内就修通了,而川藏公路则历时五年。这天他们一口气跑了300多公里,在距唐古拉山100多公里的安多兵站住了下来,海拔接近4900米,雪风很大,睡觉远不及英雄之城江孜,刚入眠一会便被憋醒。第三天早晨匆匆上路,翻越5230米的唐古拉山口,晚上下榻沱沱河兵站,黄昏时分,李国柱挽着丈夫的手,说我们去看看长江第一桥吧。

阴法唐与夫人步出了兵站的大门,右拐朝青藏公路的方向走过去,再往右拐,便登上了沱沱河长江第一桥,夏天的雪水有点混沌。李国柱俯首河面,水势并不大,河面上露出沙滩,一湾流水夺路而过,她不解地说:“这就是流经我们家门那条大江的源头啊。”

“怎么,与梦想中的长江有差距?”

“它经过朝天门前,可是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啊。”

“不纳溪流,何以成江河?长江大河,就

是由这点点涓流汇成,最后汹涌澎湃入海的。”

阴法唐眺望远方,沱沱河从远处的雪峰里流淌而出。他自言自语道:“也许有一天,铁路桥会从沱沱河上飞架过去。”

“老阴,你不是做梦吧?”李国柱喟然叹道:“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呵呵!”阴法唐笑了,说:“有梦就有希望,人类就是从做梦开始的。我相信有生之年,我们能够看得到铁路穿越世界屋脊。”

往事如风,弹指间就是近半个世纪匆匆而逝。

坐在高级越野车副座上的保健医生扭过头来,问:“阴书记,下边就是长江源铁路大桥了。还停车吗?”

“停!”阴法唐回答得斩钉截铁。

沿着中铁三局修筑的公路,人们朝着半山坡上铁栏围起的纪念碑缓缓而上。保健医生担心刚才在风火山隧道口照相折磨了半天,82岁的阴法唐老人受不了,车刚停稳,她便跨下车来,欲挽扶老书记。

“不用!”耄耋之年的阴法唐一跃跨下车门,轻捷的步履如同年轻人。

阴法唐伫立在江泽民同志题字的长江源纪念碑前,与夫人、女儿阴建白、阴亚农照了一张全家福后,又一一与从拉萨来接他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随后,他站立在纪念碑前,遥望前方的长江源大桥,不禁赞叹:“修得真气派啊!”

“呵呵!”阴法唐笑了,“这可有46年了,那时兰州铁一院的工程师好像刚刚开始勘测线。”

46年的青藏铁路大梦,梦了46载,阴法唐却奔走呼吁了整整20年。

1980年的春天,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的阴法唐因心脏早搏正在军区总医院住院,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肖东突然接到总政转来的中组部的电话,中央决定阴

首席作家新作

法唐进藏,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两位军区主官颇有点为难,阴法唐已在西藏干了二十年,再让人家进藏,于情于理说不过去,有点不好意思找他谈。数天后,中组部副部长赵振清的电话打进阴法唐的病房,直截了当亮出了中央的意图。阴法唐遽然一惊,说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我在住院,心脏早搏,已经住了三个月了。再说我离开西藏十年了,让“四人帮”这么一闹,西藏情况也不熟啊。

“这个情况好办。”赵振清说得很干脆,“中央领导要找你谈话,病好了,你来北京一趟。”

放下电话,阴法唐就很快请医生办出院手续,上北京。

魂牵梦萦的西藏,睽隔了12载的西藏又再度入梦来。

小轿车驶入西单中组部。

“这是耀邦同志!”在部长办公室里,宋任穷介绍说,“今天由耀邦同志与你主谈!”

个子不高的党的总书记伸出热情的大手,幽默地说:“欢迎我们的红色封疆大吏啊!”

“你在西藏呆了多少年?”胡耀邦问道。

“20年多一点!”

“不短了,真的不短啊。不过,这回又得让你进去了。”胡耀邦话锋一转说,“中央决定将任荣同志从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位置上调出来,考虑接

任人选时,一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也点了你的将。”

“西藏的领导班子,都是当年十八军的老人。”胡耀邦对班子建设提出了要求,“过去你在经武、国华同志麾下工作多年,对他们经营西藏的韬略、传统和作风都非常了解。我只送你一句话,西藏无小事,民族宗教问题如履薄冰,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团结党委一班人,大刀阔斧地搞好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

阴法唐点头承诺说:“我会按总书记的指示办。”

“听说你前段时间住了院,身体零件有问题吗?”胡耀邦关切地问道。

“有点早搏,并无大碍。”

“这就好,在西藏工作,关键是一个作风深入的问题。”胡耀邦说,“法唐同志这次进去,要做好准备,至少要干个三四年。”

宋任穷插话道:“法唐同志我了解,工作作风很深入,还可以干长一点,不局限三四年。”



■ 李国柱(左一)、阴法唐(右三)

“这可是宋部长说的啊。”胡耀邦仰天笑了：“你先参加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你先进去，会议一结束，我与万里同志马上进来。”

阴法唐第一次向中央正式谈及青藏铁路是在1981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中印两国开始要对悬而未决的麦克马洪线进行勘测，西藏上层和群众多有微辞，他在会上挺身进言，将麦克马洪线问题由来说了一个一清二楚，建议中央不能接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他掷地有声地说，解决边界问题，要照顾历史、现状及西藏人民的感情。

随后，阴法唐话锋一转，首次谈到了进藏铁路，建设进藏铁路从政治上看，对于沟通祖国内地与西藏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密切藏族人民与内地人民的感情，克服离心倾向，大有好处。从经济上看，改变大型机械运不进西藏，矿藏、水利资源无法利用，6亿立方米的森林资源不能很好开发的状况。阴法唐谈到进藏铁路建设经费时说，最多不超过四十个亿，建议列入国家“六五”规划。

那天他的发言印成了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简报，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都看过了，以后关于麦克马洪线的问题，不再被提及。

我的遐思闪回到21年前，阴法唐在中南海勤政殿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事先会不会有所犹豫，是否曾经想过此话一出，会影响他的沉浮进退，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位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普通发言，如果了解从1950年代以来周总理在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思路和策略，如果知道中国与缅甸、朝鲜划界的内幕，如果知道进藏铁路几上几下的内幕，就会理解，说这个话是需要何等的政治勇气啊！

1982年12月初来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阴法唐联合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女书记巴桑，再次给胡耀邦并叶剑英、邓小平、赵紫

阳、李先念、陈云同志写信，信中说：“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很关心把铁路修到西藏这件事。早在1950年代初，当国家还处在经济恢复时期，进藏部队的十万大军遵照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筑路的指示，花费巨大的物力、财力，于1954年把康藏、青藏两条公路同时修到拉萨，使我们得以在西藏牢牢地站稳了脚跟。陈毅副总理、周总理、毛主席还曾对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说，铁路不仅要通到拉萨，而且还要通到加德满都。最近邓小平同志同金日成同志的谈话中也提到了西藏的铁路。联想到中央领导同志1950年代以来许多关于西藏战略地位以及做好西藏工作对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扩大对外影响等重大意义的谈话，更增加了我们趁中央几位老同志健在和进藏早一些的同志没有全部撤出西藏之前，一定要把铁路修通到拉萨的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深觉如果这件事不能早日办好，解放三十多年了还没有铁路，实在无法向西藏人民的子孙后代交代，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这条铁路在经济上和国防上固然有重要意义，更主要的是在政治上有特殊的重要性。不仅对西藏有作用，对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也会产生影响（从拉萨到这三个国家的首都汽车只需跑一天多一点）。所以毛主席曾经说，这条铁路是政治铁路。青藏铁路早在1979年就通车至青海格尔木，距拉萨只剩下1200公里的路程了。过去为修筑格尔木到拉萨这段铁路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西藏曾组建过青藏铁路管理局，还训练过列车员。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这段铁路的修筑工程曾经几上几下，而终于未能付诸实施。致使西藏许多人失去了修铁路的信心。我们觉得，现在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资金除国家投资外，西藏也可挤出点钱来（即从国家援助西藏的款项中拨出一定的数字），这段铁路的工程南北两端一起动工，现驻格

首席作家新作

尔木的两个铁道兵师不解散，不外调，继续向南修，西藏组织人力从拉萨向北修，是可以在1990年或稍后一些时间修通的。”

六位中央领导人都圈阅了阴法唐的信，并作出批示，而青藏铁路的启动仍然遥遥无期。但是阴法唐仍然继续奔走呼吁。

翌年夏天，阴法唐到北戴河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再次提起了青藏铁路的问题，邓小平一锤定音，为后来中央决策留下历史性的一笔。

阴法唐一直没有放弃向中央呼吁青藏铁路。1984年初，中央将阴法唐关于上马青藏铁路的报告批给了铁道部长陈璞如。铁道部长的手与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阴法唐说，我们联手，西藏从内往外修，铁道部从外往里修。

陈璞如一笑，说：“阴书记，我有后顾之忧，一个是青藏铁路立项，一个则是冻土问题。”

“有问题解决啊！”阴法唐总是不放弃机会，“西藏可以做你们的坚强后盾，我们可以向中央进言。”

接着，是年二月召开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阴法唐又一次提出了青藏铁路上马的问题，而时任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刚从欧洲考察回来，得出了一个结论，修铁路不如修公路，修公路不如买飞机，给西藏拨了五个亿，买了两架苏制图154，并成立了西藏航空公司。但是西藏的飞机最终没有变成神鹰，冲上九霄，而最终交给了西南民航局。青藏铁路方案又一次被搁置了。

1985年，阴法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西藏。此后五年间，他一直在中国最现代化的战略导弹部队任职，西藏对于他成为了一种浓浓的化也化不开的情结。

1990年代的第一个夏天，调离西藏五年的阴法唐，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身份入藏视察，走的仍然是青藏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他又一次旧话重提，谈到了青藏铁路。在向中央写的报告中，他又一次提到了上马青藏铁路的事情。

随后，他受中央之命参加省部级班子考察，在向中央汇报西藏工作时，多次提到了他朝思暮想的青藏铁路。建议中央在修筑通往墨脱县的公路和国防急需的公路后，立即权衡大局，下决心上青藏铁路。

1994年7月15日，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将阴法唐召进中南海，专题汇报西藏问题，当他走进勤政殿时，江泽民同志当着李鹏、朱镕基的面说：“欢迎你，我们的西藏专家来了。”在那次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上，阴法唐又侧重谈了青藏铁路的问题，建议中央列入2000年前的工作计划。

奔走二十载，一片老臣心。新世纪的第一个早春，中央决定开发大西北，阴法唐觉得青藏铁路的历史性机遇来了。他又一次上书给朱镕基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并总书记和中央常委，呈上了《关于建议青藏铁路复工的情况报告》。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老西藏的陈情表，像历史的撬杠一样，撬动了青藏铁路建设工程的大门。

2000年11月10日，党的总书记在铁道部的上马青藏铁路的报告中落下了历史性的一笔。青藏铁路立项已成定局。阴法唐闻知后夙夜未眠，给当年一些进藏老同志打电话，千里报佳音。

但是这一切丝毫不减轻他对青藏铁路的牵挂。一个多月后，他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进藏铁路——勘察论证紧锣密鼓》，重提青藏线与滇藏线之争的问题，他立即给人民日报社长许中田打电话，说中央上青藏铁路已成定局，身为党的喉舌不应该再有杂音。放下电话，阴法唐仍然觉得心里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担心媒体再起争论，将青藏铁路的事情搅黄了。于是他挥笔

疾书，写信给丁关根并胡锦涛同志，呼吁在修建青藏铁路的方案已经定下来时，媒体不要再出现杂音，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影响中央的决心。

青藏铁路，一个世纪的光荣与梦想。阴法唐老人不能再等了，雪域高原不能再等了，中国不能再等了……

……

上山的车队驶过开心岭。青藏铁路铺轨架桥已经到了开心岭，82岁的阴法唐老人看了非常开心。路过铺轨现场，他喊停车，说我要看看铁轨是如何铺到拉萨的。老人跳下车，步履轻捷往铁轨道上走去，中铁一局铺架基地的施工队伍听说是呼吁青藏铁路20年的阴老将军来了，纷纷站起来向他行注目礼，挥动旗帜在一线指挥的队长向他介绍了铺轨的情况，代表普通的一线员工，邀请他通车之日，坐第一趟列车驶过青藏，阴法唐笑了，说：“我本想这是最后一次走青藏线了，两年之后，列车通车，只要马克思不给我发通行证，腿脚还灵便，我一定要来。”

邓小平说还是走青藏线好

1983年7月下旬的一天。午休起床后的邓小平坐在北戴河别墅的阳台上，远眺着秦皇岛。

邓办主任王瑞林说：“上午彭真同志处打来一个电话，说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到他那里谈过了，法唐同志想拜访您！”

“哦，是阴法唐，他从西藏而来，当然要见见喽！”邓小平同志点了点头。

当年刘邓首长带十万大军跃进大别山，阴法唐是刘邓首长领导下的20旅的一个团长。20旅作为刘帅的卫戍部队，邓政委特别叮嘱说，如果刘司令员有一点闪失，我拿你们20旅是问。

后来，果然发生了一场虚惊。1947年夏天，阴法唐与吴忠跟着刘伯承从大别山回师豫皖苏根据地，负责警卫中原局机关。在向北开进途中，又一次与胡璉的整编11师不期而遇，双方纠缠在一起，敌中有我，我中有敌。面对数倍于己之敌，杨勇司令员立即命令部队一字排开，向北、向西轻装跑步，快速前进，不惜一切代价将陷于重围中的刘伯承和中原局的领导接应出来。

消息传到大别山，邓政委说20旅的59团功不可没。而团长政委恰好是吴忠和阴法唐。

1980年初春，中央准备对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换将时，刚从广东省委书记任上调中央管民族统战工作的习仲勋，向邓小平同志推荐一个人选：周仁山。邓小平说已经有了。习仲勋说是谁。邓小平说了三个字：阴法唐。

阴法唐果真来了。小轿车在邓小平所住的北戴河住处前戛然而停。在西藏任职已三年有余的阴法唐跨出车门，在邓办秘书的引领下，往会客厅走去。刚刚落座，邓小平同志便从书房走了出来，阴法唐连忙站起身来，走了过去。依然是过去的老部下对二野刘邓首长的称呼：“邓政委好！”

“坐，坐！在西藏还适应吧？”邓小平落座后，从茶几上抽出一根熊猫牌香烟，点燃后抽了起来，有人给我讲，到西藏抽烟的人比不会抽烟的人适应。你抽烟吗？”

阴法唐摇了摇头，说：“我不抽烟，不过身体在西藏很适应。”

邓小平点了点头，问道：“18军的老人还都在西藏吗？”

“现在区地级干部大多数是当年的营团干部。”阴法唐感叹地说，“像张代表和国华同志都不在了。”

邓小平当年在西藏的几员大将张国华等相继离世，听到此，他的神色顿时变得凝



重起来！是啊，都不在了，经武、国华同志都不在了。”

“张代表、国华同志当年给西藏打下一个好基础，留下了一个好作风。”阴法唐汇报说：“最近三年多，我们认真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西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均年收入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一百多元增加到了二百多元。”

邓小平听了后称赞道：“好，这个变化不小。”

阴法唐接着说：“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上层和统战人士的心安了，气顺了，情绪稳定了。”

邓小平静静地地点着头，很少插话。但是眼神却鼓励阴法唐说下去。

又谈了许多关于西藏的话题，不知不觉中，一个小时过去了，阴法唐欲起身告辞，没有想到邓小平突然问到了青藏铁路的问题：“你是西藏的老人，你觉得进藏铁路走哪里好？”

阴法唐一怔，他知道中央和邓小平已批示走滇藏线了，但是在三年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任上，走遍西藏的经历，使他对西藏地理环境有深刻了解，说：“还是走青藏线好。”

“走青藏线，盐湖的问题怎么解决？”邓小平突然提出他关注的盐湖问题。

阴法唐笑了，说：“早已经过了盐湖，铁道兵的两个师在1978年就将青藏铁路一期西格段修到了格尔木，铁路已经抵昆仑山下。”

“哦！”邓小平突然感兴趣了，“那还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冻土的问题。”阴法唐沉吟了一下，但是专家认为可以解决。从1950年代开始，中科院冰川所就在风火山上设点实验。1974年第二次上马时，搞了许多项目，应该说我们的专家积累了许多经验。再说西伯利亚大铁路也有冻土，问题不大。”

“如果修青藏线有多少公里，大概要花多少钱？”总设计师最关心的仍然是国家口袋里的钱。

阴法唐回答道：“从格尔木到拉萨路为1200多公里，原来预计需28个亿，现在加上物价上涨的因素，可能要三四十个亿。”

邓小平扳着指头算了算，仰头考虑了一会儿，说：“用不了这么多，三十来个亿足够了。”

“西藏群众迫切希望青藏铁路能够早日上马。”阴法唐不忘最后做邓小平的工作。

邓小平点了点头说：“还是走青藏路好！”

上行列车

第七站 穿越莽苍

中间的弥卢山王，
请牢稳地站着不动。
日月旋转的方向，
并没有想要走错。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无人区里的天地男儿

万里羌塘无人区横亘在视野里，青藏铁路线路总设计师李金城面临着最艰难的一仗。

2000年9月10日，李金城组建了一个突击队，自己亲任队长，穿越唐古拉越岭地段到达土门无人区，完成定测，如果这40公里的绝地定测和物理勘探不做完，就会影响下一步图纸设计工作。

那些日子，他们住在唐古拉兵站，海拔接近5000米的地方。9月11日早晨六点，匆匆吃过早餐之后，他们便开始登车而行，顶着唐古拉飞雪的狂舞，踏雪而行，朝着无人区走近，也朝着死亡地带一步步走近。汽车艰难行进到了中午11点，整整五个小时，才走到了步行出发点。

下车伊始，几辆小车纷纷陷进雪中。李金城叫三桥车在那里救援，然后对由三队和物探组成的40人的队伍说：“我们要从这里测土门的出口，眼前有40公里的莽原，必须一个白天和晚上定测通过。现在大家对表，我们就从北往南边突击，三桥车和小车绕道在南口等我们。”

站在一片隆起的土丘上，李金城的前方

是一片沼泽无人区，茫茫无际，车不通行，亘古以来就很少有人从上边走过。

勘测队的行李和帐篷原来驮在牦牛身上，可是牦牛却不愿驮，乱颠乱跑，跑到河里打滚，将驮着的东西摔得漫山遍野。

“我们背着行李徒步而行吧。”李金城望牛兴叹：“只有一个白天和晚上穿越这40公里，土门公路入口处见。”

于是，一支孤旅像一个世纪前的清军官兵一样，朝岭南而行，每个人负重十三四公斤朝着无人区挺进，一个组一公里，在沼泽地，踩着草墩子跳跃而行，有点像青蛙的凌空一跃，稍微不慎踩塌了，就会沉入沼泽之中，有灭顶之虞。

李金城叫人打开卫星电话，仍然是一片盲区，如果出现意外，就会一筹莫展，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于是，他硬性规定，每个小组只选一段，距离不能太远，如果出现意外，也好相互照应。到了下午五点多钟才走到了测量点上，大家成纵线排开，前边丈量，中间打桩，后边紧跟着查定组和抄平组。无人区雪风很大，天气变幻无常，一会儿日出，一会儿暴雨如注，一会儿万里无云，一会儿狂雪连天，冰雹下来的时候，如玻璃珠一样大小，将头都打肿了，后来大家有了经验，一见冰雹便躬下身子，抱着头任其砸在背上，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往唐古拉以南的羌塘推进。

就这样足有一个多月，兰州分院十二队和三队在137公里的望唐到安多的无人区里，历尽千辛万苦，与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李金城清晰地记得，有一天物探队的经理梁颜忠率领38人在唐古拉越岭地带进行地质和地球物理的大面积的钻探，最深的钻孔有一公里，最浅的钻孔也在50至200米之间，用炸药激发地震波传导出来，掌握地震异常的状况。他们只带了一顶小帐篷上来，只有三四米长宽度，到了天黑，找到了一块干燥

首席作家新作

的地方搭起了帐篷，一下子挤进了38人，牧民放牧的小土墙边上，挤了8个人，一个挤一个，侧身而卧，如插筷子一般紧巴。如果有谁起身上厕所了，再回去时，原来的位置就没有了，只好换着睡觉。那天晚上，既没有吃的，也无法取暖，帐篷外边雨雪交加，棕垫积了水，只好铺上彩条布，人睡在了彩条布上，身下却是一汪汪的水。

最痛苦的莫过于吃饭，开始几天，他们带着方便面和压缩饼干，水烧到了60度就开，泡方便面时，外边已经糊了，面心却是硬的，若是等泡好了再吃，方便面面心未泡开，面汤已经结冰了。凑合吃一天两天还可以，可是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大家见了方便面就想呕吐，吃饭成了无人区里最难受的事情。直到有一天高压锅带上了来了，将面条与罐头混在一起煮了吃，大家竟有如过年一样的感觉了。

而拉通越岭地带的40公里，是李金城率队必须打的一场硬仗。

一场暴雨过后，天放晴了，突击队乘亮往前推进，进展顺利，可是到了傍晚八九点钟，天渐渐黑下来了，乌云压得很低，几簇秋夜的寒星似乎伸手可摘。风中传来了一阵阵苍狼的狂嚎，棕熊也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靠近。夜的荒原上伸手不见五指，惟见苍狼眼闪着绿光。五节电筒光射在测量仪的棱镜上，只如故乡秋夜的萤火虫，时隐时现。到了上半夜许多电筒只干了三个小时就没有电了，平时的通视距离是五百米，可是在越岭地带的夜幕中，两百米只能打一个点。天下着雨，通过步话机联系，四周一片黝黑，满山遍野就几支手电筒在晃动。最后没有电池了，只剩下李金城的干电池还有电。他便拿着手电筒前后跑，跑着跑着他的手电筒也没有电了。负责警卫的蔡建武鸣枪喊大家聚集一起，鸣了两次枪，十六个人聚集在一起。也许因为体力消耗太大，也许是因为没有带上

足够的药物，跑着跑着，李金城突然瘫软在枯黄的草地上。

“李总，你怎么了？”物探队的经理梁颜忠跑了过来。

李金城此时气喘吁吁，说：“我的缺钾症老毛病又犯了。”

“药呢？药放在什么地方？”

李金城长叹一声，说：“也许是羌塘亡我呀，早晨我从唐古拉出来的时候，好像记得带了钾片的，可是现在却没有了，是丢了，还是我忘了带了。”

“李总放心，有我们在就有你在。我们轮流背你出去。”梁颜忠说道。

“老梁，你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李金城知道梁颜忠进了无人区后血压飙升到了高压180 低压140，20天吃了一百多片去痛片，比自己的状态并不好多少。他摇了摇头，说：“那怎么成，我一百六七十斤的，谁能背得动啊，还是扶着我走吧。”

铁一院公安段的警官蔡建武过来了，说：“李院长，我来扶你！”

可是刚走几步，李金城的身体便浑身发软了。走几步一个跟头，却仍然边摔跟头边干，边摔边往前走。到了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终于走到一个人去房空的藏包跟前，他一步也迈不动了，对大伙说：“我不能拖累大家了，建武，你们先出去吧，留一支枪给我，以防苍狼，你们找到出口再来接我。”

“不！我们绝不能扔下你！”蔡建武摇头说。

所有的人都投反对票，说要死就死在一起，绝不能扔下李总不管。

李金城坦然地说：“我这个人已经死过一回，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决不会出意外的。”

那是1996年的事情了，30岁刚出头的李金城在尼日利亚960公里的线路上担任总体设计师，参与尼国铁路的恢复与改造。

一天,他在丈量的点位上迷路了,一片密不透风的非洲热带雨林里,李金城又累又渴又饿,昏倒在地。夜里醒了,他咬着牙往前爬,发现一间非洲部落茅屋的灯光,他爬过去,看见一缸水,他扑过去就喝。曙色将明时,他爬到了公路边上。

当地的警察和中国铁路的职工正对李金城进行拉网式的搜索,终于发现了躺在公路边上的李金城。

送到医院整整躺了三天,他才从极度的疲惫中平复下来。

然而,冥冥之中,他那硬朗的躯壳里已经潜伏着一个病魔。

1997年回国后,有一天兰州分院举办党员活动,组织爬玉泉山,途中,李金城忽然站不起来了,送到兰州军区陆军总院,病因很快查出来了,是缺钾导致下肢失去知觉,医生建议戒疲劳戒烟戒酒。

而恰恰这三戒,对于烟王酒鬼的李金城更是难上加难,在青藏高原上一点也行不通。酒可以御寒,而烟则增大肺活量,否则疲劳随时陪伴着他。

躺在藏民放牧土墙里的李金城被扶起来,却一步也迈不动了,刚走两步便瘫软在地,他挥了挥手说:“我不能连累大家,我就躺在这里,你们找到出口后,再来接我,这是命令。”

梁颜忠摇了摇头,说:“在这个事情上,你得听大家的,我们不能扔下你,这里方圆几百

里无人烟哪!”

“你们过来!”梁颜忠叫过两个体壮个高的职工,命令道,“就是拖也要将李总拖出无人区。”

两个职工连拉带拽,把他扶了出来,走到一处藏民放牧遗落的围栏前,找来牛粪生火取暖,这时天已经麻麻亮了。躺在荒草上的李金城问还有多少公里没有贯通。

“李院长,还有七公里。”梁颜忠说。

李金城沉思片刻说:“如果出去找出口,再返回来,又是将近十四公里,杨红卫你带着六个人打通最后七公里,把这段任务完成了。”

在场的人纷纷将干粮和食物给了杨红卫等七个人。

天一亮,杨红卫率七个人便出发了,找到了间断点,将最后7公里贯通时,却已是傍晚了。

公安段长一大早就带车停在土门公路的路口等待了,原定是早晨会合的,离约定的时间已过了几个小时,远望雨中的莽



首席作家新作

苍,始终不见一个人影。他忧心如焚地伫立在荒原上眺望,冥冥之中,预感到是出什么事情了。公安段长当机立断,派两个人离开汽车,爬到东西两侧的山峦,隔半个小时鸣一次枪,以枪声召唤李金城院长他们回来。

突击队在无人区里整整干了30个小时,终于将40公里的地段全部测通了。他们搀扶着李金城,像一群从战场上归来的勇士一样,朝着约定的地点趑趄而行。这时,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七八点钟了。

“李院长,汽车,我看到汽车了。”走到前边的铁一院的蔡建武激动地喊道。

九死一生的人们都朝前方看去,只见雨幕中一排汽车停在路边。所有的人都哭了。

“我们得救了!”李金城蓦然回首,突然发现这片隆起的山丘像一个巨大的坟墓,只是他们幸运地又逃过了一劫。

寒山黄河拴在马背院士的鞍上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吴天一从中国医科大学六年制的军医班毕业,到解放军516医院做了一名军医。

大跃进年代,政府从河南西迁了不少农民填青海,结果到了冬季老人孩子纷纷罹患感冒,最终不治而亡,剩下的壮年人集体大逃亡,仓皇逃回中原故里。

这究竟为什么?一个巨大的问号掠过年轻军医吴天一的脑际。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驻西宁的陆军第55师奉命参战,吴天一的多位大学同学也戎装出征。同学挥师凯旋后,告诉他另一个惊人的消息:有的战士在发起进攻的冲锋时突然猝死,还有的仅仅因患感冒,也死了人。

还有随后从山东来的青岛知青,最终留下来的,现在也所剩无几。

又是高原感冒,又是高原性的猝死,内

地汉人在雪域高原惊人相似的死亡,引起吴天一的关注。于是,1963年的《军事医学参考资料》上第一次出现了吴天一的姓名,他写了一篇综述高原肺水肿病的论文,并提及了高原肺炎、肺充血症。

这是他迈向高原病学的第一个台阶。

1965年,在《中华内科》杂志上,他在全中国第一个报道了“高原性心脏病”。

1970年代,他已经是一个在高原病学上颇有造诣的心脏病专家。吴天一告别了16年的军旅岁月,转业到了青海省人民医院,当了一名住院大夫。

十年动乱之后,谭启龙担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有一次心脏病,北京阜外医院下放在海西的专家和吴天一一起参与抢救,北京心脏病专家列了一大堆进口药,都被吴天一否定了,他从高原心脏病学的角度优化治疗方案,保住了省委第一书记的性命,从此成为保健医生,跟随书记左右。

吴天一向谭启龙书记建议,说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会有大批的汉族干部到青藏两省区工作,过去高山缺氧引起的疾病和死亡一直被忽略了,其实发病率很高的,应该专门成立一个高原病学机构来加以研究。而青海省更是义不容辞。

谭启龙听了后笑着说:“好啊,这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啊,省里一路绿灯,要人给人,要钱批钱。”

很快,由国家卫生部批准的“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成立,吴天一是其中的几位元老之一,1978年先任脑内科主任,1983年任副所长,后任所长,最终成为中国第一位高原病学院士,也是青海省内惟一的一名院士。

从1979年至1985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六年之久、覆盖五万人之众的急慢性高原病大调查。一匹藏马,一双铁鞋,他的足迹遍及青海省境内的所有藏区和县份,对生活

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生命禁区的藏族和汉族进行调查。1981 年的元旦钟声敲响的时候，吴天一是在昆仑山下的西大滩度过的。他先后治疗了二万多个病例，获取了大量的数据。1979 年，他又在国内率先提出了第一例红细胞增多症。

藏族为何能适应世界屋脊的环境？他们的生理特点和生存方式，引起了吴天一的极大兴趣，他特别从病理、生理和红细胞的携氧量等方面作了大量的科学的调查和研究。

1980 年的一天，吴天一根据他多年的潜心研究，写了一篇有关医学科普常识的文章《高原适应的强者》，刊在了《光明日报》上，他认为，藏族之所以能蛰居生命的禁区而不衰落，生息繁衍下来，是一个种族千万年残酷淘汰的结果，染有劣势基因的部族和群体纷纷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被淘汰出局了，一个又一个古老的部落在青藏荒原上消失，或者渐进走向了汉地，惟有这些坚韧的强者在青藏高原生存下来，可以说他们才是青藏高原真正的居民，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与其比肩。他通过分析细胞携氧量得出一个结论，藏族在青藏高原的红细胞携氧量，是汉族的数倍乃至几十倍。因此青藏高原永远只能属于藏族，而不是别的民族，援藏的汉族同胞欲在那块生命的秘境生存下来，须迈过一道道生理和病理的难关。

这篇颇具学术价值的文章在当时的中国被忽视了，然而在美国的联合国大厦，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那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里，华裔雇员吴若兰照例打开从北京邮来的《光明日报》，这是她每天的工作之一，也是借着了解故国的一扇窗口。吴若兰是六七岁时跟着父母逃到台湾的，后移居美国。战乱中失去联系的大哥，恰恰是吴天一。他们曾苦寻多年，始终无果。此刻，她的眼睛遽然一亮，《高原适应的强者》的标题下，突然出现一个 吴

天一”的名字，与哥哥名字一模一样，真的是大哥写的吗？

一封寻找亲人的信件投到了纽约中国领事馆，很快转到了中国文化部和外交部，作者的地址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那天，吴天一刚从乡下普查回来，所长告诉他，你爸爸妈妈从美国找你来了。吴天一怔住了，嘴唇都有点颤抖。他匆匆地赶到了省委大院，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等在电话机旁。海外华人寻子心切，一定要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毕竟是二十多年的分离，少年吴天一早已人到中年，是不是吴家真正的大儿子呢。吴天一说了自己童年时的记忆，住过的地方，甚至就连身上隐秘的胎记，也告诉了对方，一切都对上了，越洋电话那头传来了父亲的啜泣之声：“天一，我的儿啊，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纵使亲人已远在美国，但他仍有一颗青藏高原心，吴天一从未想过要离开这片神奇的土地。他仍旧纵马藏区，将寒山黄河拴到了自己的马鞍之上，一步一步地横穿青藏，穿越世界屋脊，走向世界高原病学的另一片山峰。

上行列车

第八站 哀兵必胜

黑字写的明誓，
雨水一湿就熄灭了。
没有写出的心中情意，
谁也擦它不掉。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血书作筹码赢得一座寒山

青藏铁路第一轮竞标时，中铁二十局拿下风火山标段这个世界第一的高原隧道工

首席作家新作

程的胜算其实并不大。可是他们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否则就无颜面对青藏工程前期躺倒在千重冷山上的先辈们。

老铁道兵出身的董事长余文忠已经三上三下青藏线了。

第一次上青藏线是1959年秋天,昆仑山上已经开始飞雪了,他们刚从酒泉到柳园的中国第一个航天城的铁道支线上撤了下来,就进入了青藏工程一期西铁山到格尔木一线的隧道群,但仅仅干了一年半,到1960年12月,天灾人祸发生,饿殍遍野,工程下马,新中国的第一次青藏铁路之梦魂断昆仑。部队移防到了河北易县,承担另外一项国防工程任务。

第二次上青藏是1963年,修的是兰青线西宁到哈尔盖的延长线,海宴到克土的211厂的铁路专线,那是中国第一朵蘑菇云横空出世的地方。

时隔十年,1973年3月,时任铁十师副师长的姜培敏率部进至青海乌兰,修建青藏铁路一期哈尔盖至格尔木862公里的路段,十师担任了最艰难的396公里路段,天进县东面的久角隧道横亘在垭口4200米的山上,此前西宁铁路局工程四队曾在进口打了一公里,出口切进了几十米,困难时期封闭隧道口下山了,47团上去了,打开封口,在那里干了四年,留下了56名战士的英魂。而铁十师在青藏工程一期线上则留下两座烈士陵园,128名官兵魂归冷山,枕着青藏风雪,永远眺望着温柔的烟雨江南和秋高气爽的北方。

但是,觊觎风火山的岂止是一个中铁二十局啊,十九个参加青藏铁路竞标的工程局都跃跃欲试,竞争激烈。因此,风火山标段最终花落谁家,能不能握在中铁二十局的手中,余文忠心里也没有一点底,不过他终究是老军人出身,深谙中国大型工程的竞标,不仅比的是硬实力,软实力也不可或缺。

于是,余文忠建议在全局一万三千多名职工中开展为投标作贡献的活动,让铁道部和竞标委员会知道中铁二十局全体职工心系青藏铁路的夙愿和感情。

建工处团委书记夏军民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表示:“我要换一种新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上青藏的决心!”

那天他到商店扯了一块二尺多的白布,到了单位的卫生所,将自己的手伸了出去,说请帮我抽两管血。

女护士不解问:“你要献血?”

夏军民摇摇头说:“我要写血书。”

女护士愕然,说:“你有什么血海冤仇要申,可找领导谈谈,何必采取这种极端方式。”

夏军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说:“我不是要申冤,而是要为上青藏铁路写血书,表决心。”

女护士茫然不解,说:“得交五角钱,是一次性针管的钱。”

夏军民交了手续费,伸出胳膊,从静脉里抽了两管血,带回办公室,展开白布,挥笔写了一首诗:“昔日高原铸辉煌,今日请战上青藏。甘洒热血写春秋,誓与青藏共存亡。”然后拍了照片,折叠起来,找了一个信封,写上北京铁道部傅志寰部长收,便骑上自己的摩托车,跑到了邮电局,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寄往首都北京。

世间的事情也就这样凑巧。就在开标前的头一天,中铁二十局局长余文忠与郝副局长一起到铁道部拜会傅志寰部长,想作最后的努力,请铁道部领导看在当年铁十师喋血关角,魂系青藏高原的历史上,将第一轮投标的标的给中铁二十局。刚在傅部长的办公室落座,秘书拿着特快专递进来了,递给了傅部长。

傅志寰摆了摆手:“拆开看看是什么名堂。”

秘书撕开了特快专递，掏出来一看，一块白布上写着一封血书，脸色陡变，说：“部长，是血书。”

傅部长、余文忠局长和郝副局长皆觉惊奇。

“呵呵！”傅志寰部长笑道：“老余啊，你们这思想工作已经做到我头上来啦。”

余文忠一头雾水，说：“傅部长，纯属偶然，我们也不知来拜访您的时候会看到中铁二十局普通职工请战的血书，真是天意啊。”

傅志寰感慨地说：“这样的单位不让他中标，还让谁中标，这样的同志不让他上青藏线，还让谁上？”他接着对秘书说：“马上将这份血书拍照，彩印几份存档，血书感人，下不为例。电告各工程局，一律不准写血书，其他局就是写了血书，也不能中标。”

2001年6月1日青藏铁路开标时，中铁二十局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风火山。

我在中铁二十局风火山指挥部宣传办公室里单独采访夏军民的时候，记下了他的故事，我问夏军民：“你写血书的真正动机是什么，真的如一些报道里说的那么崇高吗？”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那么多，纯粹就是一闪念，就是一心一意让中铁二十局拿到风火山，大河有水了，小河也才会满啊，我爱人杨洁是二十局三处的一个护士，现在下岗在家，一个月就180元，我上了青藏线，一个月能拿到五六千元，是我山下工资的五到六倍，那血书写得值啊，为局里的职工，也为自己。”

羞涩的勇士

隧道出口施工队副队长已经换了好几个了，却一直未寻找到理想的人选，况成明有点忧心忡忡。

那天，副指挥长兼总工任少强对况成明说：“况指挥，我给你推荐一个人选，罗宗帆，

你认识，过去是47团的老兵。”

2001年2月4日，罗宗帆正在西安绕城公路项目部主持产河特大桥的调装，兜中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任少强打过来的，说：“宗帆，风火山隧道，你上不上？”

罗宗帆打了一个激灵，立即答道：“行！”

罗宗帆16岁当兵，去的就是青藏工程第一期，可惜当时关角已经全线贯通，他因长相腼腆，岁数又小，被连长选去当了通信员，他是从老连长的口中听说了许多关于关角隧道的传奇，如一次遭遇大塌方，115名官兵全埋在了坑道里，师长姜培敏亲自组织指挥抢救，竟然无一人伤亡。

匆匆收拾了一下东西，他就赶回咸阳与妻子雷惠芳和两岁的女儿告别。妻子一听他此去青藏铁路，挡着不让走，说大小子刚去世不久，小女儿才两岁，青藏咸阳隔着千山万水，家里再有事怎么办啊？

罗宗帆给妻子做了一个晚上工作。筑路人的妻子从来都是深明大义的，晚上抹着泪不让丈夫走，但是到了第二天别离时，没有一个人会拖后腿。

2月24日，罗宗帆从咸阳启程，直奔格尔木，风火山迎接他的是一场狂雪飞舞的严寒，罗宗帆从队部往坑道口走了十多米，脚便飘起来了，身体也虚空了，这时风火山第一高隧，进口只掘进了一百米，出口才掘了80米，直觉告诉他，风火山之战，将是他人生中最难的一场生命之战。

任命很快下来了，罗宗帆为出口施工队的副队长，队长则为指挥部副指挥兼总工任少强，具体施工工作由罗宗帆负责。他将铺盖一卷，从队部搬到出口的工地值班室。工程部长和总工不解，问：“罗队长，队部的条件好一些啊，你不必搬到值班室去。何况队部离工地只有十几米。”

罗宗帆摇了摇头说：“我必须住到洞口去。再说这十几米的坡度，爬得气喘吁吁，半

首席作家新作

天缓不过劲来,我得将体力留到隧道里用。”

罗宗帆果然不负重望,过去架桥是他的强项,隧道干得很少,他就一天24小时盯在工地,一天至多睡四个小时。打风钻、装药、放炮,他都亲自过目。一排山炮放过,排完烟尘后,他便第一个排险,然后施工队进去。最紧张的时候,他三天三夜不睡觉。果然隧道队进出口劳动竞赛,罗宗帆的出口队得了第一名。

2002年8月的一天下午三点多钟,风火山垭口的北方踉跄走来两个青海土族汉子,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坐下去就爬不起来了。罗宗帆闻讯从值班室走了出来,问道:“你们从哪里来的?”

“青海互助县!”

“叫什么名字?”

“马进元!”

“张海涛!”

罗宗帆点点头,扭头吩咐,马上让炊事班做饭,先让两位老乡吃饭。

马进元仰起头来说:“领导,还是给我们活干吧,一家人的嘴都扛在我们肩上。你是

好人,我们沿途找了好些单位了,没有人理我们。”

罗宗帆对队里的工作人员说:“让杜医生和何护士来看看,检查一下身体有什么问题。”

罗宗帆善待的是两个素昧平生的民工,但是却温暖了站在旁边的一群民工。

对罗宗帆来说,其实,最痛苦的不是高海拔缺氧,而是折磨了他许多年的痔疮,工作一累就脱肛而出,让他坐卧不安。到医院开了无数次药,也未见好转。在风火山攻坚最紧张的日子里,罗宗帆觉得长痛不如短痛,执意要自己做手术,切除外痔,以此了断病根。

那天晚上,他找了一片剃须刀片,拿来一瓶烈酒,先将自己的外痔清洗干净,然后将剃须刀片在火上烧红消毒,用左手捏住外痔的脱落部位,牙齿咬住一块干毛巾,右手捏紧渐渐冷却的刀片,朝着外痔部分猛地一掠而过,只觉下肢一阵强烈地颤动,剧痛遍全身,冷汗簌簌流下,鲜血哗哗地流,外痔被割下来了,他迅速将一瓶烈酒往自己的肛门处浇了下去,然后抓了一把盐敷了上去,血未止住,罗宗帆就蹲在一个洗脚盆上,任鲜血泉涌般地流淌,一个晚上流了大半盆。疼痛难忍,有好几次,他的手都触摸到了电话机的听筒,他完全可以拨通卫生所杜医生的电话,让他们来帮助自己,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他觉得自己命不该绝,一定能挺过这一关。一直熬到了破晓时分,血终于止住了,三天之后,伤口竟然奇迹般地愈合了。

2002年10月19日,世界第一高隧风火山隧道的进出口贯通只剩最后七米,陈文珍副指挥长从不喝酒,那天将一瓶珍藏已久的醇酒都准备好了,况成明指挥长和任总工都上来了。最后一炮让谁来放,中铁二十局指挥部原想给进口,可是时运不济,他们的钻杆只有4.5米,一炮不能炸通。



“天助我也！”罗宗帆的钻杆是5.5米，他挥手道：“把钻杆加长到6米。”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震荡了亘古莽原，长度1338米，海拔4905米的风火山隧道全线贯通了。

那天晚上，况成明专门摆了酒宴，犒劳风火山的英雄。他举着酒杯，来到罗宗帆跟前时说：“宗帆，人都说你说话像大姑娘，可我却认为你才是风火山上真正的勇士。”

曾有一次，穿着红色羽绒服坐在荒野里遥望夕阳的罗宗帆忽然被一阵苍狼的长嚎惊醒，五只苍狼渐渐朝他靠近，相距不到40米，他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跃然而起，朝着山下就跑，五只狼穷追不舍，离他不到20米，值班室的调度恰好出门看到了，惊呼不好了，罗队长被狼围住了。

话音刚落，在帐篷里休息的40位民工全部出来了，手握着铁锹，朝着罗宗帆跑的方向追了过去，这时罗宗帆已经被苍狼追至一个深坑里边了，如果不是民工们及时赶到，拿着锹齐声撵走了野狼，那天晚上，罗宗帆便会凶多吉少。

2002年11月1日，风火山的民工全部下山回家冬休了，罗宗帆一直在风火山隧道口，呆到月底才匆匆下到了格尔木。刚走进中铁二十局指挥部的院子，马进元和张海涛就扑过来，抱着他的腿哭。罗宗帆一惊，问道：“兄弟，为什么哭，是谁欺负你们了，还是没有拿到钱？”

“拿到了，拿到了。”两人抹着欢喜的泪水说：“一个月拿到二千八，总共二万元的收入，这是我们这辈子挣得最多的，孩子念书的钱全有了。”

“那为啥还哭？”罗宗帆不解地问道。

“我们高兴啊！一直在山下等着恩人啊。”两位淳朴的土族汉子说：“等了二十多天，终于将你等到了。”

马进元、王海涛将两袋水果和一袋散装的水果糖递了过来。

罗宗帆大为感动，说带回去给你们的孩子吃吧。

“罗队长，若不收下，我们就不走。”两位土族汉子执拗地说。

“好，好！”罗宗帆真挚地回答：“你们等我二十几天的情谊，我收下。这水果，我就拿你们一个，剩余的带回家里去。”

两个汉子点头同意了，最后怯生生地说：“罗队长，能不能将你家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

罗宗帆很干脆说：“没问题，我现在就留给你们。”

与土族兄弟依依作别过后，他让司机驾着的皮卡车将他们俩送到了格尔木火车站，列车缓缓开动之时，罗宗帆送给土族兄弟一句话：“将来有工程，我还带着你们上。”

中铁十七局董事长坐镇唐古拉

瞿观鄞在中铁十七局董事长办公室里踱步。青藏铁路总指一位常务指挥长的话犹在耳边，如果2003年8月31日，十七局青藏指挥部还修不通唐古拉便道，就给我撤队伍，让别人来干。

“董献付啊，董献付，这是咋搞的！”瞿观鄞擂着桌子自叹道：“十七局的唐古拉工程来之不易，你咋给我掉链子？”

还在2000年秋天，一听到青藏铁路即将上马，瞿观鄞断然拍板，先遣组马上开赴昆仑山，租下了格尔木机务段的一栋楼，重新装修，作为攻克青藏铁路的前方基地，他们的目光早已投向了可可西里。

在中铁十七局人的眼里，他们是最有资格上青藏铁路的。他们的前身铁七师当年修青藏工程一期，干的就是德令哈到格尔木400公里路段，当年参战的许多老兵仍在筑路的队伍中，西格段铁路沿线的山冈和青青的牧场上，就埋葬着铁七师牺牲的战士，因

此局党委霍世禄书记带着先遣组到了格尔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当年在青藏一期西宁——格尔木段牺牲的108名官兵的遗骸迁到了格尔木烈士陵园,树立起一个巨大的墓碑,刻上了108名官兵的名字。

随后,他们就瞄准清水河的第六标段,摆出了志在必得的决战状。当年他们已经在这里做过桥涵实验,对于修好青藏铁路经验颇丰。尽管如此,瞿观鄞仍然不敢掉以轻心,派总工程师段东明上山探路,自己也到了昆仑山下督战。段东明带着队伍,冒着高寒缺氧,在海拔4700米的生命禁区,几乎是一步一步走过了30多公里的标段,看的时间很久,探得也非常细致,所有的技术参数都拿到手。局里把人员分成宣传鼓动、后勤保障、资料整理和卫生保障四大部分,紧锣密鼓地展开竞标准备工作;将当年所有有关青藏铁路的技术资料都调出来了;卫生保障手册人手一册;可谓万事俱备,只待标落十七局。

2001年6月1日在北京竞标,竞逐第六标段的有中铁十七局、大桥局、铁三局和中铁十二局。谁都认为中铁十七局稳操胜券,没想到最终却败给一匹“黑马”——十二局,输在报价仅比人家多了一百万元上。同住在一座太原城里,同是当年铁兵的后代,同在朝鲜雪野筑起一条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但十七局却觉得这是一场惨败。

六一儿童节,是每个孩子欢乐的日子,可是却成了中铁十七局一个黑色的忌日。每个做父母的都笑不起来,许多人还当场哭了,呜咽成一片,半年多的心血付之东流。瞿观鄞一连好几天吃不下饭。

第一期投标败北,痛失可可西里,中铁十七局惟有瞄准唐古拉越岭最后一战了。

倘若第二度投标再失败,就会愧对当年在莲湖至格尔木的铁道官兵了。瞿观鄞最终确定以青藏铁路最艰巨的唐古拉标段作为竞标目标,不管经济效益如何,政治效应却

是巨大的,以后可以凭借着唐古拉的品牌效应,承揽更多的工程。因此,十七局总工程师段东明再度率众上山,一步一步地越过唐古拉之岭,横穿无人区,很快拿出了一份适应于越岭之战的标书。这次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唐古拉越岭标段花落十七局,同时一百多公里的便道,也额外奖给了他们。

2002年3月的太原城,在出征的动员会上,中铁十七局董事长瞿观鄞将中铁十七局青藏铁路指挥部的旗子授给了副总工程师董献付,任命他为指挥长,带着一、二、三、四处的队伍登上唐古拉山顶极顶。

第一仗是全长137公里的便道施工,指挥部决定,即使是便道,也必须达到三级路的标准。大队人马在山上一字排开了,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却空守帐篷一筹莫展,因为便道的图纸姗姗来迟。等到了9月10日拿到图纸,施工的黄金季节已接近尾声。此时,唐古拉的天气骤变,一片黑云一片雨,一阵狂风一场雪,冰雹挟着冷雨嗖嗖而来,气候一天十八变。刚刚填好的便道路基,一阵狂风暴雨过后,成了一片稀泥和沼泽,只好挖掉重来,进展甚微。到了11月22日,唐古拉的气温降至零下42度,冻土比岩石还坚硬,挖掘机铲下去,只留下一个白色印痕,队伍被迫下山冬休,以期明年再战。

青铁总指曾要求2003年夏天修通137公里的便道,可是“非典”过后,便道仍然遥遥无期。紧邻十七局标段的十八局频频反映,便道不通,车进不去,影响了其施工进度。为此,青铁总指对十七局青藏指挥部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在八月底之前,还修通不了唐古拉越岭便道,那就卷铺盖走人。

“这个董献付啊!”瞿观鄞对贻误战机的麾下多少有些失望,只有另择良将了。

“东明吗?”瞿观鄞拨通了十七局总工程师段东明的电话,他知道此时段东明正在乌韶岭隧道救火,那里的施工也出了一些问

题,但唐古拉越岭之战,非这位干将去不可了。

瞿观鄞不说唐古拉,却问乌韶岭:“东明,情况怎样?”

“董事长放心,施工都理顺了。”段东明在电话中兴奋地说,“施工进度和质量都赶上去了。”

“好!”瞿观鄞喟然叹道,“东明真是一个好救火队长啊,不过现在的燃眉之火可是烧在唐古拉啊。”

“唐古拉?”段东明在电话里惊讶问道,“董副总不是干得挺好的吗?”

“董献付在唐古拉是吃了不少苦头,但干得不漂亮!”瞿观鄞在电话中感叹道,“青铁总指已经最后通牒,八月底唐古拉便道不开通,就撤队伍。”

“哦!”段东明此时才知道唐古拉不妙了。

“你马上过去组织 831 攻坚仗,这是便道通车的最后时间。”瞿观鄞在电话中命令道,“我交待完工作就赶过来,这可是十七局的背水一仗了。”

“董事长,你就在家坐镇指挥吧。”段东明急切地说,“唐古拉海拔太高,就交给我吧……”

“坐镇指挥!东明啊,我早已经坐卧不安了。”瞿观鄞显示了自己的决心,“你先去,我随后就来唐古拉督战。”

对于中铁十七局来说,绝地之战,只剩下最后 30 天了。到工地转了一圈后回到唐古拉兵站的指挥部,发现问题颇多,主要是上与青铁总指沟通不够,下与项目经理部联系不畅,四十多公里的地段没有电话,全靠汽车两头跑,出了问题,对项目经理部斥责过多,竟然不知他们后勤补给不善,有时仅靠吃方便面度日,管理渠道也比较混乱。

弄清了便道剩余的工作量,段东明开始重排工期。他从 8 月 31 日开始倒计时往后

排,每天干什么,完成多少土石方量,桥涵建到什么程度,一切责任到人,谁完不成任务,就打谁的板子,确保 831 便道按时竣工,十七局的信誉不再受损。

“先将铁路工程全面停下来,全力突击便道!”段东明到了唐古拉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一切为便道让路;再调八百人上山,充实力量,全线铺开抢一条路。”

段东明上山数天之后,中铁十七局的便道施工终于进入了一个正常有序的轨道。

8 月 15 日,中铁十七局董事长瞿观鄞上到了唐古拉兵站督战。段东明看到瞿总已经年逾五旬,住在海拔近五千公尺的唐古拉兵站,呼吸都很困难,劝他下山:“瞿总,这里有我和其他同志,你就下山吧。”

瞿观鄞摇了摇头:“东明,哪天便道开通,我哪天下山。”

“唐古拉海拔太高了,你的身体……”段东明善意地劝道。

“没事的。我哪怕就是成天躺在唐古拉兵站里,也是对全线职工一个鼓舞啊。”瞿观鄞苦涩一笑道,“何况,带着氧气瓶,我也可以上山啊。”

最悲壮之处是在唐岭上,它海拔逾 4950 米,三公里多长的便道有一天曾下了 24 场暴雨,推土机推来的泥土,全部化作了泥浆,只好重新从十八局的石料场运来石头。用钢筋笼编成路基,再覆盖上泥土,用压路机碾压。可是雨仍然在下,暴风雪也不时涌来,情急之下,一处的项目经理派人从安多县城买来了三万平方米的彩包布,铺开了有三公里长,将垫上泥土的路基全都盖上彩包布,防雨防雪往下渗透。太阳出来时,就揭开彩包布,让太阳暴晒。有一天晚上十一点多钟,突然狂风大作,一道道蓝色闪电,如金蛇狂舞般地撕开黑幕,飓风将小石头压着的彩包布吹了起来。眼看着一周心血碾压的便道路基又要泡汤,一处 100 多名筑路人全都

首席作家新作

上去，就连甘肃山丹召来的十名女民工，也都跟着爬上了路基，从200米远的地方搬石头压彩包布。天太黑，雨又大，温度已经骤然降到了零下，许多工人和民工的服装都给冷雨淋湿，冻得瑟瑟发抖。项目经理一看抬石头的人群，天黑路滑，行动太慢，彩包布仍在暴风雨中飘荡，如注的雨水在往路基上渗透，下令用人的身体压住彩包布，不让雨水下渗。

于是，唐岭黑夜浮现惊心动魄的一幕，一百多名筑路工人和民工，数米一个，一路排开，或坐，或爬，或躺，或卧，用身体压住了彩包布，不许它随风飞扬。风雨中的唐古拉，风仍然在刮，雷仍在轰鸣，雨水顺着人的衣领往下钻，却没有一个人退缩，就是那十名普通的女民工，也背靠背地坐在了彩包布上。

这时，夜幕中突然有四五只狐狸和棕熊不紧不慢地溜了过来，也许人们太关注自己身下的彩包布了，没有一人注意到狐狸和棕熊就在身边巡弋。但唐古拉山上的精灵似乎也被人类这种罕至的壮举震慑了，不敢贸然侵入工地，只有几双萤火虫一样的眼睛在悄然闪烁。

一百多人就这样一直苦苦坐到凌晨四点多钟，风才停了，雨不下了。项目部经理叫人们下撤，可有不少人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雨过天晴，公路保住了。段东明看“831”完成主体没有一点问题，便对董事长瞿观鄞说：“瞿总，我们该去下山向青铁总指汇报了。”

听说8月31日能够完成工程主体，9月6日保证铁道部刘志军部长的专车通过便道，仍然有着军人血性的卢春房对这支哀兵唐古拉之役的绝境逢生，表示满意，何况中铁十七局所在的山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地方，纵使躺着也是一种奉献啊。

当时对于十七局耽误便道施工战机的过失，青铁总指曾考虑在三条处罚措施中选择一个：一是撤队伍，二是限制半年不许铁路投标，第三是换指挥长。

青藏铁路总指挥部越宽容，中铁十七局董事长越觉得心里有愧，说我们还是选择换指挥长这条最轻的处罚吧。

“好啊！”卢春房宽宏大量地笑了，“我们尊重中铁十七局意见，原本是准备打重板子，既然你们已经考虑提出了方案，我非常赞成，我们不发通报了。按你们的安排办。”

“谢谢！”瞿观鄞紧紧地握住卢春房，“感谢卢总给了十七局最后的机会。”

“不！”卢春房摇了摇头，“是最后的时刻，十七局在唐古拉山上自己拯救了自己，证明了自己。”

驱车驶离青铁总指，瞿观鄞问段东明：“你看换下董献付去，谁能做第一指挥长？”

段东明摇了摇头：“不好说，掐着指头算算，似乎没有太合适的。”

瞿观鄞说：“我倒有一个热门的人选，就是不知人家愿不愿去。”

“是谁呀？”段东明急不可耐地询问。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董事长揶揄一笑。

“你是指我？”段东明惊讶地问道。

“对，就是你，怎么样？”瞿观鄞充满信心地对段东明说：“我已经与薛总通过电话了，将你留下来渡难关。”

“哦！”段东明没有一丝的犹豫，“在山上我倒没有什么反应，请领导定吧！”

“好，那青藏铁路中铁十七局的第一指挥长就非段东明莫属了。”瞿观鄞拍了板。

8月30日，唐古拉山上137公里的越岭便道主体全线铺通，除个别桥梁护栏未装完之外，已不影响行车。中铁十七局在唐古拉山召开了表彰大会，瞿观鄞当众宣布，十

七局总工程师段东明为第一指挥长。

9月5日，段东明陪着瞿观鄞驱车从137公里的唐古拉便道驶过，沿途检查了一遍。瞿观鄞转了一圈，八瓶氧气都耗光了。翌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中铁总公司党组书记李国瑞的陪同下，从便道穿越唐古拉山，直奔拉萨。

唐古拉作证，十七局人在最后的时刻证明了自己。

下行列车

第6岔道 绝地孤旅

白色的颂祷旗，
高插在北拉的山头。
我的情人走向那方，
祥风啊，望你也把旗儿吹向那方吧。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仰望长安冷月哭红颜

孤灯秋夜，我突然想到当年在布达拉宫上六世达赖喇嘛，万卷经书，红尘不了情，终难洗心，于是才演绎了一曲雪域悲歌，成为最具争论的达赖喇嘛，十二位达赖都在布达拉宫留下自己圆寂的肉身，惟有他身后只有百首情诗，伴随他的灵魂，在雪域，在中国飞扬了四个世纪。他诗中描述的玛吉阿米会是什么样子，在诗中我无法寻找到最完备的描述和诠释。

我翻身下床，从电脑包里找出当年湘西王陈渠珍所著的《莽野尘梦》，叙述烙印着民国初年的痕迹，薄薄的一小册，仅有七万余字，我也不止读过一遍了，每次来西藏，总会情不自禁地装入包中。在那些无眠的夜晚，西藏清军最后的管带陈渠珍带着115名湖湘子弟，还有自己的娇娘、那个叫西原的藏

族姑娘，莽野绝地随君东归，横穿万里羌塘，过唐古拉，跨通天河，迷失在可可西里八月有余，饮毛茹血，最终走下莽昆仑，穿越盐湖，趟的就是今天的青藏铁路的线路，抵达西宁时，115人只剩下了7个。

洞房花烛之夜，西原依偎在陈渠珍怀里说：“管带，你虽是汉人，但是我就知道，你是我命中的注定，今生今世注定要跟你走，不管天涯海角……”

新婚之夜的娇娘一言成谶。

陈渠珍在藏东南林莽之中的蜜月还未度完，武昌起义的消息竟然通过英国的《泰晤士报》传到拉萨，西藏清军发生哗变，哗变士兵首领推举陈渠珍做首领。陈渠珍抱拳相谢：“我与兄弟们喋血莽野数载，捐躯报国之心已尽，家有老母，该回去尽孝了，一个士兵若不战死疆场，就该回归故乡。谢谢各位的抬爱，恕我难以从命了。”

陈渠珍当晚住到了西原家中。西原对汉军瞬间瓦解茫然不解，陈渠珍告之真相，大清江山已倾，军队哗变，残局无可收拾，藏兵很快就要扑来，若自己留下，必然命丧藏刀之下，并殃及西原一家，惟一的出路便是东归故里，携西原回到汉地去。西原听后黯然饮泣，其母进来目睹此景，也抱着女儿哭成了一团。

十六岁的西原仰起头来，拭去眼角上的泪痕，说：“能追随君纵横军中，乃西原之幸，但是若失君，西原生活天空就没有阳光白云。随君走天涯，君到何处，西原就追随何处。”

踏上东归之旅时，归心似箭，每个士兵都未意识到自己踏在死亡之旅上，包括陈渠珍和西原。这是他一生中走的最长的一条路，原以为选了一条回归故里的终南捷径，可以巧妙地避开敌军，岂料却无法避绕得开荒原和宿命。人在它的面前，显得何其渺小和脆弱。

首席作家新作

再往西宁方向行了两日,6月24日到了丹噶尔厅,即今天的湟源县城。陈渠珍掐指数来,清军最后的孤旅始出江达为1911年的十一月,恰好223天,物是人非,客死大荒,青藏高原上仅七个月,人间却已改朝换代,他们效命的大清王朝寿终正寝了,一支孤旅却在莽野之上演出大清帝国的最后绝响。

徜徉在丹噶尔厅的古城,清军管带陈渠



珍和他的藏族妻子西原,还有最后七个士兵成了西部一道壮丽的风景,一群南方人,却从青藏无人区万里东归,穿着七个半月不曾洗过的藏袄,长发打成了结,引得惊叹无数,妇女纷纷拥出门观看,商贾肃然起敬,似乎当年的张骞归来,进到商铺酒家布店,主人纷纷起立致敬,酒菜管饱,扯布也白送,甚至让陈渠珍和七个士兵爬到烟床上,吸上几口阿芙蓉,西原伫立一隅掩口窃笑,突然有了一种做汉家媳妇的自尊和荣耀。可是她却不敢照镜子,不知晓在汉族妇女的眼中,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布店的铺子里有一柄铜镜,那是大唐文成公主带过来的日月宝

镜,西原凭着女人的直觉一步步往铜镜靠拢,犹豫了半天,才伸出手去拿那镂刻精美的铜镜,抚摸良久,她却不敢将磨得光亮的镜面对准自己,陈渠珍伫立一旁,微笑着鼓励自己的妻子,二百多天与世隔绝,不曾洗漱,高原漠风将一个人面桃花的西藏美女变成了山鬼。

斜阳从纸糊的窗格里泻了进来,暖暖的,照在西原的脸和手上,像似母亲那双温

柔的大手在抚摩,轻轻地触摸女儿粗糙的脸庞,西原终于举起了日月宝镜,一晃之中看清了自己的脸庞,那是一张陌生的脸,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女人,比狰狞还恐怖惨人。西原哭了,为自己的美丽痛失而锥心喋血地痛哭,那哭声犹如鹰的利爪一样撕裂了陈渠珍的心。

大清臣民的辫子没有了。陈渠珍和七个士兵的长辫早已打了结,

泡都泡不开,请剃头的师傅一刀剪去,留了一个寸发,就算归顺中华民国了。换下那件二百多天不曾脱下的赭黑的藏袄,从此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携着新媳回乡,而西宁,而兰州,而汾州,将跟随自己万里逃命出来的滕学清、赵廷芳推荐给西宁城防营管带,将兰州赵总督赠自己的五十两黄金,作为纪秉钺等五人返乡的遣资,独与自己的西藏红颜直奔长安而去,不再恋栈行伍,不再恋栈权势,也不再想青藏岁月的往事。

那天坐着马车驶入甘肃境内的汾州,恰好是八月十四日的中秋节,陈渠珍特意休息了一天,带西原走进了一个酒家,两个人点了一桌菜,一壶浊酒,半盏红烛,一个杏黄的

圆月从天庭上飘了过来，陈渠珍酒杯举了起来，说，西原，这是你到了汉地后过的第一中秋节，月圆了，家才会圆，湖南凤凰沱江边上的吊脚楼在等待着我们，能跟我走出瀚漠而不死，这是上苍赋予的奇缘啊，我们不会再分开。

陈渠珍一饮而尽。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在透支幸福，属于他们那短命的幸福。

西原却不无忧虑地说：“夫君，盘缠就要用尽了，老家又离得那么遥远，如此的破费，如何顺利返乡啊。”

“吃吃！良宵佳节，不提这些伤感的话。”陈渠珍给西原夹了一些菜，“钱算什么，你就是我的最大财富，渠珍今生有幸得你，千金散尽又何妨，到了长安城里，我就给家里写信，待款到了我们再走。”

饭后，陈渠珍携着西原回到客栈，没有想到，这是他与西原到汉地的第一个中秋节，也是最后一个。

进了长安城，陈渠珍和西原住进洪铺街一位乡党的豪宅，也许因为是乱世，家里的钱两个月之内汇不到了，陈渠珍就坐下来静等，可是却有点坐吃山空了。转眼到了冬天了，该添置御寒的冬衣了，可是兜里的碎银一点点用完了，最终没有了买米和炭的钱了。西原决定将母亲送给她的珊瑚山卖掉，陈渠珍说不行，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珍品，是一片悠悠慈母心啊，人在物在，不能随便卖。西原摇了摇头，只要夫君不挨饿受冻，母亲就是知道卖了她的珍品，也不会责怪小女的。

陈渠珍无法说动西原，只好带到集市上出卖，可是由于珊瑚山在途中多处被折断，在集市上站了二天无人问津，第三天拿到一家古董店，卖得十二两银子而归。西原接过银子，俨然一家妇，喜极而泣：“我说不会让君挨饿受冻了。”

十二两银子很快就花光了，陈渠珍手伸

进囊中，找出一个望远镜，那是沾满硝烟的望远镜，卖得六两银子，那是他们的最后的一笔钱了。

一天晚上，陈渠珍冒雪归来，只见开门的西原脸颊赤红，像点燃的篝火在燃烧。陈渠珍惊问道，西原你怎么了？西原说，自早晨我就浑身发热，头痛不止，又担心你归来，就坐在偏门这里等你啊。陈渠珍摸了摸西原的额头，果然烫的吓人。当天晚上西原躺在睡榻就起不来了。

一个郎中请来了，说无妨，无妨。此乃阴寒内伏，一剂解药便可驱之。可是一服药还未喝完，西原的浑身突然出现天花，陈渠珍一看，心中一阵骇然，当年陈渠珍在成都跟赵尔丰入藏，就听人说过，所有跟着来内地的西藏女子都难逃天花一劫，因为西藏女子生于青藏，日光和海拔使细菌无法生存，故免疫力全失，一到内地，凡得水痘者必死无疑，无一人可活……一天早晨，西原从昏睡中醒来，紧紧攥住陈渠珍的手，泪水盈盈地说：“夫君，西原的日子不多了。”陈渠珍连忙用手堵住她的口，说你昏睡多日，大概是烧昏了，不许胡说。

到了夜里，西原身上脸上的天花忽然下陷，由红变黑，陈渠珍知道爱妻无救了，将自己的脸紧贴在西原的脸上，感受她最后一缕温馨，到了凌晨时分，西原突然回光返照，精神出奇的好，将已经睡着的陈渠珍叫醒，哽咽着说：“夫君，我有话要说。我万里随君东归，指望与君回归故里，相守一生，白头偕老，谁料天不假年，病入膏肓，半路上与君永诀，西原好遗憾啊。然而我深信夫君一定会获得接济，顺利返家，这样我死亦可以瞑目了。家书和路费早晚会到的，你一人踏上归程，孤零零地，一定要珍重啊。”

说完此话，西原一声长吁，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陈渠珍顿时觉得天塌地陷，他抱着西原

首席作家新作

尚有余温的身体号啕大哭，痛彻心扉的长啸撕裂了长安城的夜空……

陈渠珍后来回到了湘西，成了一代湘西王，共和国的一位大元帅贺龙和大文学家沈从文都曾是他麾下的一名小小的军官和文书。

1934年卸下军中要职，退隐长沙做寓公的陈渠珍，写下这部半文半白的小册子《艽野尘梦》。他在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仍然肝肠寸断，泪湿稿纸。此时，西原已在大雁塔里静静地睡了22年了。

2002年的10月初，我在拉萨城宾馆里读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晚上九时一直读到凌晨四时，当读到最后一行时，一行热泪顺着我的眼眶滚下，浸湿了枕头。此时，西原已经在大雁塔下睡了整整90年了。

陈渠珍、西原，还有那103名葬身青藏高原的大清王朝官兵，注定让我经历一场精神与躯壳的炼狱和疼痛之后，才让我写他们，这是一路前尘的缘定，西藏的注定。

上行列车

第十站 走向巅峰

白色睡莲的光辉，
照亮整个世界；
格萨尔莲花，
果实却悄悄成熟。
只有我鹦鹉哥哥，
做伴来到你的身旁。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唐古拉之南空降101

卢春房在下一招险棋。

日子在一天天流逝，望着青藏铁路修通的时间即将过半，铺轨架桥的铁轨刚越过楚

玛尔荒原，向着沱沱河挺进。他以为等中铁一局铺架到了安多，再让中铁十一局的铺架队伍乘坐监管的列车上去，接着往拉萨方向铺架。但是，如此按部就班，2006年底基本铺通的计划就有点悬了。

那些日子，他住在昆仑山下，晚上总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思考着明天的工作，脑子飞速地旋转。偶然打开电视，尽是美国对伊拉克城郭的狂轰滥炸，硝烟滚滚，空投101师的场面铺天盖地，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和震撼。指挥一条铁路的建设，如同指挥一场大战，善出险招者，方能出奇制胜。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子里孕育。按青藏铁路的施工流程图，安多铺架基地要等铁路铺过唐古拉后，才能将大型铺架设备运过去。现在能不能提前进入角色，在铁路列车尚未开通之时，由陆路将中铁十一局和中铁一局一部投过去，这样中铁一局一部分从安多往唐北方向铺架，与从昆仑山方向铺架过来的队伍汇合，而中铁十一局则从安多往拉萨方向铺架。由中间朝着唐古拉山南北相向而进，加快铺架步伐。

卢春房掂量已久，觉得走的虽然是一步险棋，但胜算的几率很大。从2001年年底整合两支队伍，将青藏铁路公司和青藏铁路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总经理和总指挥部指挥长的重任一肩挑之后，就像过去在每条线路上担任指挥长一样，他最看重的就是施工组织设计。上任伊始，他对青藏铁路的工期安排、投资安排、质量措施和技术方案花的心血最多，理得清清楚楚，而技术方案更是潜心研究。千里青藏线哪些是重点，哪些是控制，早已成竹在胸。在昆仑山、三叉河、清水河大桥、风火山隧道和长江源大桥等项目上，确定了32个重点，几乎每一次汇报，每一次到工地检查，他都要亲自过问进展和落实情况。而控制的重点则是工期，如今青藏铁路的路基工程接近尾声，铺轨架桥成了重

中之重，冻土地带有 80 公里改变设计，以桥代路，这样无形之中增加了 80 多公里的桥梁，若等通过铁道运上去，再进行铺架，架一百米的桥，等于铺三公里的轨道，一天架一百米，80 公里的桥，就等于要增加 800 天的工期，而青藏铁路冬季又不能施工，对按时竣工无形中增加了巨大的压力。

启动安多铺架基地已刻不容缓，但是空降中铁十一局过去，就意味着要将架桥机和火车头大卸八块，从公路运输，翻越唐古拉山风险系数很大。青藏公路的桥梁能不能承重，会不会因为超宽影响运输，这一系列的问题，卢春房事先都考虑过了。2003 年上半年，全国仍笼罩在一片非典的阴云之中，他的空降方案便开始酝酿了，让青藏铁路总指的副指挥长那有玉和青藏公司的张克敬进行调查，咨询西藏交通厅的有关部门，拿到青藏铁路每座桥涵的承重数据，这时，中铁一局和十一局的工程师也参与计算，很快算出了数据。

卢春房摇了摇头说：“你们算的只能供参考，我要青藏公路建设管理局的数据。”

在等待的日子里，他叮嘱那有玉和张克敬：到西安、武汉和兰州咨询调研，大件运输的车体的重量、轮重、行走时速及承重，将这些综合的因素，都要考虑进去，计算道路和桥隧的承重量，看哪家运输公司能够做大件运输。”

短短的时间里，所有的数据都出来，青藏公路的桥涵可以承重超大件运输。

“好！”平时温文尔雅的卢春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我向孙副部长、刘部长报告。”

孙永福副部长听了卢春房的方案后，点头赞同。

铁道部刘志军部长赞许有加。

可是方案一出，当时在铁道部机关争论却很大，毕竟这在铁道建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铺架机可是几百吨重的庞然大物，再说让汽车背着火车头过唐古拉山，是不是风险太大了？

建设司副司长张梅与卢春房共过事，了解他的性格和能力，对有关部门说：“别再讨论可行性了，卢春房干这个事比我们内行，他早就论证好了，万无一失。”

刘志军部长力排众议，迅速作出了战略性的决策，他将卢春房叫进自己的办公室，交代道：“老卢，铺轨架桥，你是内行；运输，我是内行。我们两人分个工，我负责机车的拆装运，你负责铺架机的拆装运。至于机车的拆装运，我派一个人去，你管饭，经费就不要了。”

“谢谢部长！”卢春房心头一热，他知道刘志军部长用另一种形式在鼓舞支持自己，他当然不能让刘部长操心了。

果然，几天之后，铁道部领导派了运输局装备部长到了现场，具体进行指导。

果然，几天之后，铁道部领导派了运输局装备部长到了现场，具体进行指导。

2004 年的阳春三月，内地早已春暖花开，而青藏高原上仍然千岭披雪，一片沉寂。但是中铁一局已经将一个个机车头和铺架机从已经铺好的铁路上转运到了秀水河，大型龙门吊矗立在了千古莽原之上。

3 月 1 日，中铁一局铺架队队长王保卫和书记张树广带着队伍，上到了海拔 4580 米的秀水河工地，搭起帐篷，专门对总重 130 吨的东风四型机车头进行解体。

队伍刚在秀水河扎下营盘，卢春房就带着副指挥长那有玉赶来了。他对那有玉说：“你给我盯着，看着铺架机和机车解体，运过唐古拉，每个步骤都要考虑周全，绝不能出一点差错。”

“卢总放心！”那有玉点了点头，他知道卢总的领导风格，大事上高瞻远瞩，可是到了抓落实时，又非常注重细节。

卢春房对那有玉的表态颇为满意，转身对中铁一局指挥长马新安、十一局三处项目

首席作家新作

经理李阳叮嘱道：“架桥机分成几件解体，解体过后尤其要注意大臂弯曲变形。运输过程中，一定要及时给司机供氧，准备好干粮和水，行车的速度控制在一个小时 15 公里，跑两天时间，第一天秀水河到沱沱河，第二天沱沱河到安多，选天气好的时候翻越唐古拉山。”

张树广带着人在秀水河解体第一辆机车，当时中铁一局有 5 台机车要解体运至唐古拉，中铁十一局则有 28 个机车头待解体，经试验后，他们要以一天两台的速度，将列车机车头大卸五块，分解成车体、柴油机、油箱等五个部分，即使这样，最重的车体仍然有 78 吨之重。他们蛰伏在秀水河的荒原上对一个庞然大物动刀，白天的温度达到了零下 20 度，七级大风遮天蔽日，将楚玛尔平原吹得天昏地暗。张树广带着弟兄们早晨八点钟起来干活，中午吃过饭后也不休息，北风吹在肌肤上如刀割一样疼痛。暮色时分，狂风刚停歇下来，狼群却悄然而至，有一天司机叫他们回去吃晚饭，刚跨进车里，车灯一亮，发现有只狼离他们只有十几米远，令他们悚然一片。晚上回到帐篷里才吸点氧气，舒缓一

天的疲惫。

在狂风中整整干了十天，10 号那天装车成功，第一辆大型运输车将东风四型机车头正式运往了安多基地，一天两台机车，源源不断翻越唐古拉而去。3 月 18 日，第一台机车在安多中铁十一局铺架基地重新组装成功。

从 3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在 105 天的时间里，全部机车头和铺架机解体运到了安多铺架基地，160 节平板，也都如数运到，真正做到了人不碰皮，车不掉漆。从 2004 年 6 月份起，中铁十一局向拉萨方向铺架，中铁一局则向唐古拉山北麓挺进，到了年底，安多向拉萨方向铺了 200 公里，向唐古拉方向铺了 40 多公里。

消息传到北京，铁道部刘志军部长对卢春房说：“春房，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

然而，卢春房并没有沉醉，青藏铁路的路基建设已近尾声，铺轨架桥已逾一半，此时他考虑最多的却是青藏铁路的运营问题。

浏览卢春房的人生经历，乍一看，他给人第一印象似乎是一个铁路建设专家，其实不然，在他的经历中，曾与铁路运营生产打



了很长的交道。还在中铁十一局当副处长、处长时,他就管过宝鸡至中卫,京九线上赣州至吉安等监管线上的运输生产,因此对运营一点也不算是外行。出任青藏铁路公司筹备组组长的第一天,对运营的管理模式、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就一直在他脑海中酝酿。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吩咐西宁分局和青藏公司拿方案,但一次次研究,仍然没能跳出传统路子,对青藏线高寒缺氧的特殊性认识不足,依旧是这个点设段,那个地方派人,车(车务)机(机车)工(工务)电(电话)车(车辆)五脏俱全,站上要盖很多房。翻阅这些运营方案,卢春房摇了摇头,将有关同志找来,给了他们一个原则,说:“宁可在山下多盖房,不要在山上多设站;宁可在山下多住人,不要在山上放人;上边条件艰苦,不适合住人。”

但方案出来后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一些生产单位考虑要在沱沱河设行车公寓,卢春房坚持不干。他说:“宁愿挂着一个车厢,跟着车走,也不能将列车员中途放在沱沱河,那里海拔超过了4500米,已经是生命的禁区,车厢里有氧,这对人也是一种关怀与

爱护。”

铁道部的一位机务老专家却认为生产单位的意见是合理的。

卢春房说不行。

那位老专家坚持己见。

卢春房反问道:“你到沱沱河住过吗?”

老专家摇了摇头说:“没有。”

“好!你认为那里好,你住几天试试。”素来与人为善的卢春房针锋相对,不是为自己的尊严面子,而是为了普通乘务员的生命健康。

第一个大的运营方案出来,张克敬拿着给卢春房汇报,卢春房首先问编制多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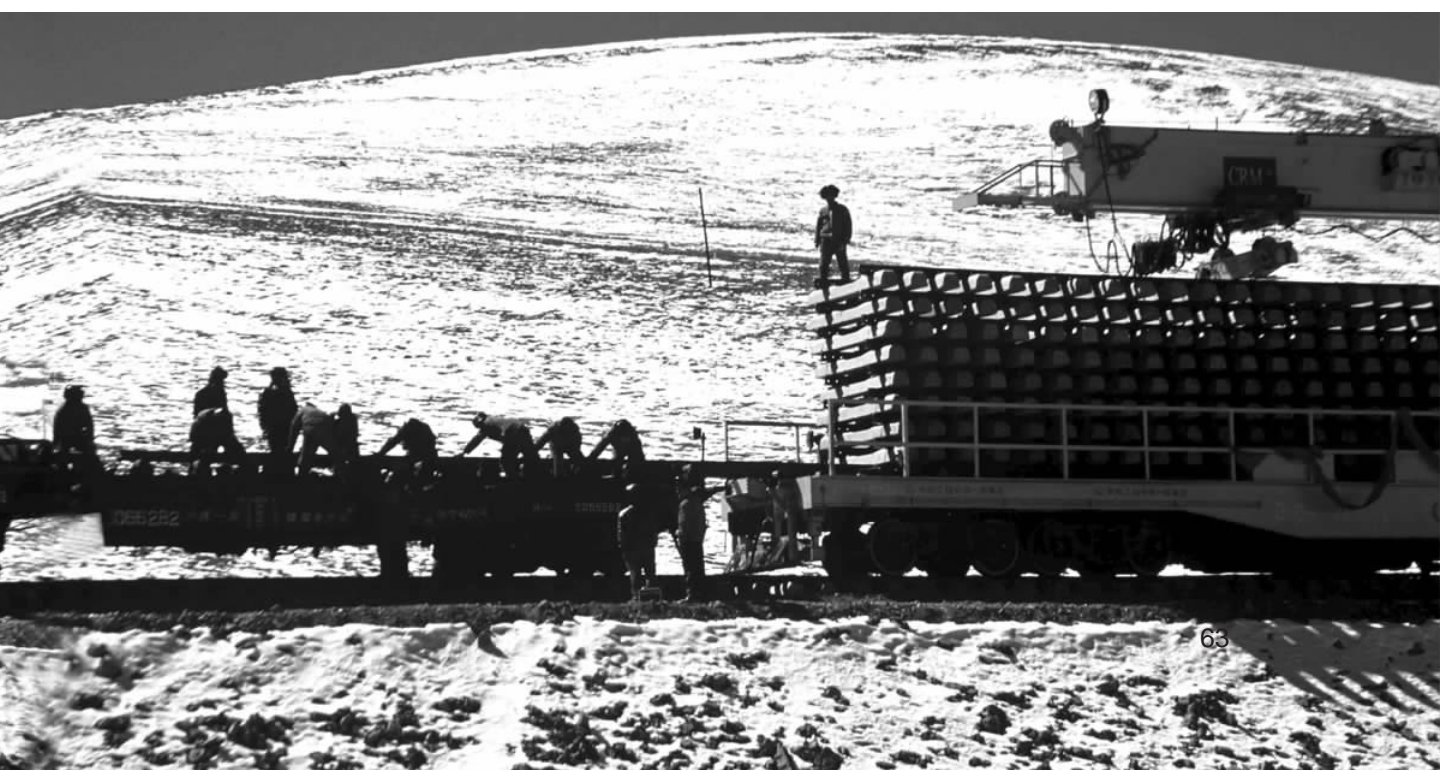
张克敬说:“按照铁一院设计编制九千人,我们根据卢总定下的原则,减到了五千人。”

“太多!”卢春房惊愕道,“这条线上,最多三千人。”

“还要压下去两千人!”张克敬愣住了。

卢春房坚定地点了点头。

但是更令卢春房惊讶的是铁道部长刘志军更开阔的思路。有一天,他将卢春房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说:“春房啊,青藏线的



首席作家新作

运营,我给你一个原则,用人要少,上边的房子要少,但是你们的设备要更先进,把盖房子的钱节省下来,用在搞先进无人看管的设备上。”

卢春房听了后点头道:“部长,我们也是按这个原则思考运营的。”

刘志军毕竟是运营专家出身,显得很有兴趣,问:“你在这条线上编制多少人?”

“青藏公司拿了一个方案,五千人,我想压到三千人。”卢春房答道。

“三千人?”刘志军部长摇了摇头,说,“太多了,450人足矣!”

卢春房惊愕地望着刘部长,说:“拉萨是首府,要考虑设客运段和机务段。”

刘志军笑了,说:“春房,设那么多机构做什么,拉萨客运段和机务段统统压掉,由格尔木和西宁管过去。实行随乘制,列车员中途不再下车。”

随乘制,这在中外铁道运营史上还是第一次。

卢春房按照刘志军部长的意图,亲自主持研究,与北方交大联袂,搞出了一本《青藏铁路运营管理模式研究》,构思出了一幅青藏铁路运营管理的新模式。

2005年4月初的一个傍晚,卢春房在青藏铁路驻北京办事处的办公室接受了我的又一次采访,向我描绘了青藏铁路运营的图景,他说:“青藏铁路将来只在几个主要的站点上派人管理。一些小站安装世界最先进的控制仪器,采取远程监控无人管理,列车路过某些站点时,专门在站台上设有观景台,让游客拍照片,中途不下人,车厢里实行弥散式的供氧,游客坐在车厢里,不再会有高山缺氧的恐惧和窒息感了。”

我被卢春房勾画的图景所陶醉,开玩笑地说:“2007年正式开通时,我能成为你们的第一批旅客吗?”

“欢迎啊!”卢春房笑着说,“你在为我们

青藏铁路写一部煌煌大书,理所当然要成为我们的第一批客人。”

年轻少帅为青藏铁路画下历史句号

2004年5月,青藏铁路的路基主体渐入尾声。

铁道部党组决定让青藏铁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青藏铁路总指挥长卢春房参加铁道部与清华大学联袂举办的硕士班,脱产学习一年,以备重用。

刘志军部长给卢春房打电话说:“老卢,这几年青藏铁路把你累坏了,下山来吧,到清华园里充充电,将来必有用武之地。”

刘志军又问:“青藏铁路总指挥部指挥长的担子卸下来,你看谁接最合适啊?”

“黄弟福!”卢春房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

“哈哈!”刘志军笑了,“看来春房早就把接班人培养好了。”

“不是我培养,而是黄弟福早已脱颖而出,论才干、魄力和人品,他完全能够胜任。”卢春房鼎力向铁道部长推荐自己的部下。

“好!我相信卢春房的眼光。”刘志军说,“党组会同意你的意见。”

5月20日,卢春房代表铁道部党组正式宣布,黄弟福正式接替自己,出任青藏铁路总指挥长。这时黄弟福年仅42岁,比自己2001年擢升为正局还年轻三岁,真可谓有志不在年高啊。

1979年,年仅17岁的黄弟福从故乡常德考入长沙铁道学院,学铁道工程专业,1983年毕业后分到了铁五局二处,正好赶上当年铁道部南攻衡广,干了两年后,参与上海市主导的黄浦江引水工程,拿了8.6公里的项目。当时年仅23岁的黄弟福是一个助理工程师,那时,十年“文革”造成高等教育断代,工程技术人才奇缺,作为“文革”后

毕业的年轻新一代大学生，在一线施工单位更是凤毛麟角，领导非常器重，放手让他干。黄弟福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精力旺盛，虽然学的是铁道工程，但是在施工队眼中，这个年轻人仿佛什么都懂，土建、机械、设备安装，遇到问题就找他请教。其实对于这个年轻学子来说，也是新问题。他只能说一句，让我考虑考虑，明天答复你，然后便跑到上海书店里去买书，当天晚上看上一夜，弄通了，第二天现炒现卖，回答问题有板有眼，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负责和钻研精神。

东开发、地铁、星火开发区、桃浦开发区立交桥、陈桥污水处理厂等五大项目，为中铁五局二处每年创利税逾千万，更重要的是他率领的队伍一流的施工质量和速度，为中铁五局在大上海打出了品牌，颇得上海市建委和公用事业局的青睐。

大上海地下工程水网纵横，地铁施工地下水水量很大，排水问题成了许多工程队的心病，面对纷纷涌上的水柱手足无措。中铁五局二处竞标拿下了地铁东段工程，两公里多长，218米涵道，跨度又大，横亘在一个水网



黄浦江引水落下帷幕，黄弟福所在的项目部因为干得出色，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专门接见中铁五局二处的代表，年轻的大学生位列其中。

进军大上海的第一个工程让中铁五局名声大噪，随后他们又轻而易举地拿下了30万吨乙烯工程、污水处理厂和星火开发区市政工程，26岁的黄弟福被提为项目负责人。翌年，他当上了分处长，做了项目指挥长，独当一面，率领四五千名职工，拿下了浦

之上。面对不断汹涌的地下水，黄弟福灵机一动，采取两级降水，中间一部分用钢板托，从四周往下挖，水都降到别的地方去了，施工的地基里穿着胶鞋可以随便走。上海建委的领导十分惊讶，让设计院的同志都到黄弟福的工地上参观见习，按照他们的标准确定施工工艺。

指挥地铁沉井施工更是黄弟福一绝活。当时上海地铁搞了十多口沉井，但是对不少施工单位来说，展开沉井施工如履薄冰，有

首席作家新作

时几个月沉不下去,令人一筹莫展,有的沉下去了却超了标,设计单位给施工队的标准是,沉井的误差不能超过十公分。黄弟福精确计算,精心指挥,结果只在3、4公分的误差之内停住了。公用事业局的领导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带着技术人员来参观,问黄弟福,你怎么控制得这么好?

黄弟福谦逊一笑,说:“我们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受领工程任务后,对于施工中的各个技术环节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早就预见了,并有一系列的处置措施。”

或许正是凭着在大上海的业绩,1992年,刚至而立之年的黄弟福被提升为二处副处长,上大京九,到湖北麻城段的中铁五局22公里的标段当指挥长,并拿下了麻城火车站和36公里联络线工程,第一次当上一条大的铁路动脉线上的指挥长。

完成大京九线上的工程,已经是1993年的秋天了。他作为优秀的年轻干部,进了铁道部在西南交通大学的第一期综合管理研究生班学习。

1995年夏天,黄弟福学成归来,仍然当副处长,分管经营。此时中铁五局二处负责的石门长沙铁路工程告急,质量和工期被甲方亮了黄牌,人家给在贵阳的五局领导发电报,要五局从石长铁路中退出去。处长对局里的领导推荐说,黄弟福很能干,就叫他去收拾石长铁路的山河去。其实,这时的黄弟福经过一线的施工磨炼和两年铁道部高级管理班的学习,早已如虎添翼。果然,1995年7月上了石长线的资水大桥,半年之内工程质量和工期就大大改观,翌年4月份搞完了主体,被评为石长线的优秀指挥长,也让中铁五局再次认识了黄弟福。这年年底工程一结束,就提他当了二处书记。

1997年提为中铁五局党委副书记,时年35岁,成为整个铁道系统最年轻的局级干部。

刚当上局党委副书记的黄弟福,甚至连办公室门还不认得,就去了内昆铁路,出任中铁五局内昆线指挥长,负责昭通地区越岭地段的40多公里的工程。那里地质异常复杂,他指挥的工程却干得漂漂亮亮,给时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内昆线指挥长的卢春房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1年8月份,内昆铁路完工,黄弟福回到了贵阳的局机关,参加部党校在职学习班。恰好铁道部工管中心主任施德良来检查内昆铁道的项目,局里派黄弟福陪同前往。此时,青藏铁道已经开工,暂时由工管中心代管。施主任到处物色人才,而像黄弟福这样的青年才俊更是他锁定的目标。

施德良说:“弟福啊,像你这样的干将,再窝在贵阳这个地无三里平的地方,水太浅了。”

黄弟福问:“施主任是不是给我物色了好地方啊。”

“青藏铁路那是一个世界级的工程,世界级的难题,工程一结束必然有一批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弟福啊,就缺你这样的人才啊。”



■ 青藏铁路第二任总指挥黄弟福

黄弟福怔然,说:“我大学毕业一直在南方施工,从未去过大西北,青藏高原高寒缺氧,怕适应不了。”

“工管中心项目多,两年一轮换。”

“这倒可以考虑,不过要征求一下家里的意见。”

“那就说定了。弟福,欢迎你加盟我们工管中心,我到北京等着你的好消息。”

黄弟福点点头。从昆明送走施德良主任,返回贵阳,他征求妻子的意见。当过人事科长、现在在中铁五局做人事工作的夫人只说了四个字:“一切随你。”

黄弟福立刻给施德良打电话说:“路上说过的话算数。”

2001年9月2日,黄弟福来到了青藏铁路总指挥部,出任副指挥长兼党工委书记,负责队伍的管理,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民工队伍的生活管理和对外宣传。当时,整个青藏铁路只有唐北开工,青藏两省的民工,后来都纷纷上来了,最多的时候达到一万多名,健康、生命安全是他思考最多的事情。“青藏无小事,事事讲政治”。黄弟福奔波于青藏两省区之间,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然而,他始终抓住不放的仍然是技术培训,先后在格尔木搞了好几期指挥长、总工学习班,专门培训冻土施工技术,一期一百多人,请铁一院的设计人员和大学教授讲课,他也结合自己当指挥长的经历,提要求,传帮带,组织到现场实地见习,为建设一条世界一流的高原铁路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工程人才。

或许因为每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事情都做得漂漂亮亮、利利索索,颇得卢春房总指挥的青睐,2003年唐古拉山以南全线开工,卢总将黄弟福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吩咐道:“弟福,现在唐南是重点,全线开花,你坐镇拉萨,担任拉萨指挥部指挥长,工程上的事情,我不担心,只嘱托你一句话,那里人烟密集,民族、宗教、环保,哪一件事情都不是

小事。”

阳春三月,黄弟福便将自己指挥重心挪到了拉萨。果如卢总所言,唐古拉山以南的地方,铁路横穿羌塘,从错那湖侧身而过,进入安多,然后直下藏北重镇那曲,再沿念青唐古拉山而下,展现出雪域上最美丽的当雄草原,人口众多,牛羊如云;眺望着清清的牧场,蓝蓝的湖水,白白的云彩,对环境、湿地的保护在他心中升腾,如何让当地的藏族同胞参与进来,把青藏铁路当成是为他们造福的吉祥路,得到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更是黄弟福亟待要做的事情。

黄弟福到拉萨不久,便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曲地区扎仁镇的一个镇长和书记,有一天中午喝了一瓶青稞酒,血涌脑门,脾气也大了,说中铁十九局就在我们地盘上修铁路,应该让他们安排活。镇长很横,在十九局车辆驶过的便道上一横,不让车过,十九局的司机很气愤,打了那个镇长,此事非同小可,一下子捅到了自治区和拉萨指挥部来了,黄弟福很重视,一方面要十九局弄清情况,一方面亲自带肇事的人向藏族同胞道歉,请西藏自治区扶贫办帮助做工作,平息了一场纠纷。随后他从扶贫的角度,从安多、那曲、日喀则、山南招来了藏族民工,每月工资保证两千元,一天补助五十元生活费。令西藏自治区领导和藏族同胞大为感动。

理顺了与地方的关系,唐南的路基工程一路朝前挺进。到了2003年初冬天,从安多到拉萨的铁路主体已尘埃落定。

然而四载寒山,每年数十次翻越唐古拉,往返于格尔木和拉萨之间,使本来身体很好的黄弟福也形销骨立,第一年下山体检,他身体的五项指数超标。第二年到南京体检,七项超标。未上青藏线时血压均在低压60高压115之间,而现在却在低压90高压130之间居高不下。刚到格尔木时,十几天睡不着觉,第一次住沱沱河时,一夜无



眠,第二天晚上至多只睡上两个小时。有一次他刚从外地回来,一位常务副指挥长没有通知他第二天上唐古拉,毫无准备。第二天早晨就说上山,而且直奔唐古拉。到了唐古拉兵站时,头痛欲裂,连车子都下不来,只好坐到车里吸氧,那天就没有干成活,晚上返到沱沱河兵站住了下来。

2004年春季开工,黄弟福飞往格尔木,下了飞机将行李带进办公室。突然之间,他天旋地转,大汗淋漓,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如打摆子一样抽搐。被一位进来请示工作的同志发现了,连忙叫来医生,扶回宿舍吸氧。

纵使如此,为青藏铁路画下一个圆满句号的重担,历史地落在黄弟福肩上。

6月19日,铁道部刘志军宣布,西宁分局正式并入青藏铁路有限公司,黄弟福任党委书记兼指挥长,负责工程,兰州铁路局局长铁春林为总经理,专事经营,采取三峡公司的经营模式,黄弟福成了法人代表,兼管运营和还贷一体化。而此时,中铁一局的铺轨工程正从雁石坪方向和安多方向,铺向唐古拉之巅,中铁十一局从安多一步步推进拉萨,黄弟福再次将自己的指挥部转向拉萨,重点组织了唐古拉山以南的铺轨决战,并于2005年年底全线铺通。在9月1日西藏自治区建立四十周年的喜庆日子时,只剩下最后40公里未通了。而当我的书稿进入二校时,10月15日拉萨方向传来佳音,1142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铺通。美国现代旅游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有昆仑山脉在,铁路永远到不了拉萨”的预言破灭了。一条代表大国尊严的铁流穿越万山之祖而过,横亘在世界屋脊之上。

黄弟福是一个行事低调的人,记得我第一次到青藏铁路采访时,他是副指挥长兼党工委书记,提出要采访他,他淡然一笑,指着总指挥卢春房和常务副指挥长王志坚,说他们才是主角,我只是一个跑龙套的,没有什

么好谈的。他接替卢春房成为青藏铁路指挥长,仍然避而不谈自己,两次采访都是谈别人的故事,很少提及自己。

青藏铁路通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黄弟福最忧心的还是550公里的冻土地带。应该说中国解决冻土的工程技术也是世界一流的,可是在他看来,90%的地段不会出问题,但是担心的仍然是那10%,到了冬天是冻胀期。在下山冬休期间,他又组织搞了一遍普查,进行补墙设计,力争将问题控制在零管试运营阶段,因为正式通车后,刘志军部长要求时速在100公里,那时冻土出了问题,想停也停不下来。

孙永福副部长一再问黄弟福,路基和隧道有没有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们的工程是按着建设一条世界一流的高原铁路来承建的,会不会有问题,只待历史和时间证明了。

2005年3月11日,趁黄弟福来京开会,我又一次抓住了他,请他谈谈今后的青藏铁路运营。他说:“青藏铁路确定的是高质量管理模式,实现无人化管理,在海拔高的地方,车站不放人,放人成本太高,生活也非常困难。我们采用设备的高可靠性和无人化管理,34个车站,只在九个站有人,而无人照看的地方,至多雇一些当地的保安看守。”

我问他:“格尔木方向驶往拉萨,哪九个车站放人啊?”

“第一站自然是格尔木。”黄弟福掐指数来,“然后是南山口、不冻泉、沱沱河、安多、那曲、当雄、拉萨西、拉萨!”

“那其他无人站台呢,如果旅客想下来看看风景?”我问道。

“像昆仑山、可可西里、唐古拉等著名景区,我们都设置了观景台,中途可以停车几分钟,旅客可以下来拍照留念。”

火车长鸣,我看到逶迤苍莽的铁流缓缓地驶过了羌塘,驶向了当雄草原,朝着拉萨开进……

首席作家新作

作者附记：我总也忘却不了当雄草原上一个叫乌马塘的地方，往下行数公里，矗立着八座经塔，它们已在岁月的雪风中伫立了千百年。我三次从它们身边匆匆掠过，三次停车下来拜谒。西方不少冒险家历尽九九八十一难，到了这八座经塔前，被噶夏政府的藏兵给堵了回去，一位荷兰传教士的妻子甚至将婴儿生在这里，埋在了这里。我曾悄然撕下一幅印有经文的最古老的祈祷旗带回北京，送给了一位以为可托灵魂的人，最终却是一场空，一场梦，我亦曾悄然地捡了一块刻成六字真言的玛尼石，迢迢万里带回云南，敬赠给妈妈，却被她送到寺庙里，祈祷今生今世的平安。

然而，等我2004年第三次路过经塔时，却意外地发现，八座经塔已坍塌了一座，这意味着什么，又昭告着什么呢？！我说不清楚。没有答案，神秘之境似乎许多事情都无解，无言亦无语。一缕雪风吹过，风吹无尘，往事随风而逝，惟有现在。

无语上天堂，却有一双慧眼注视万千众生。从九子纳的经塔再往下走，却是当雄草原上最大的一个经幡群，它背后仰躺着念青唐古拉的神峰女神，肆无忌惮地躺在那里，偶尔美丽的身段会被雪雾涌起，披上厚厚的云裳，但是如若心诚，如若与山神有缘，她们会在云雾缭绕之中偶露婆娑。仰望横卧在山巅上女神胴体的诡秘的部位，其美丽性感指数之高，让天下进藏的朝圣客激动不已。纷纷站在经幡下照相留影，这时卖经幡的妇女会一拥而上，牵着牦牛照相的男孩，也会很烦人地走近你的身边，当游客挥手将他们轰走时，他们会因为得不到小费而暴躁万分。我的忧虑也油然而生，如果有朝一日，火车开通了，朝圣的游人大量涌进，千古的肃穆和寂静，被都市的喧嚣划破了，何处再去寻这一方宁静和悠远？！

我们一路下坡地往下走，只见当雄草原一条小河蜿蜒流过，在偌大的草原上拐过九曲十八弯，犹如天上黄河飞流而下在青青的牧场上，这时一个叫央宗的牧羊少女，手执着乌朵走过来了，身边跟着一位比她大的牧童，宽大陈旧的藏袄藏尽女孩的倾城美丽，包裹的头巾仍脱不了一脸的稚气，我接过她手中羊毛织成的乌朵，可装上石头准确地抛出很远，放牧赶羊，却有一股强烈的羊膻味让人有窒息之感，站在一旁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中心副主任龙冬鼓动我买，说这乌朵儿就是当年王洛宾掀起你的盖头来，被头人的女儿狠狠抽过一鞭的乌朵啊，小小鞭子抽在身上，小小鞭子抽在心上，带回去送你一个可心的人吧。我真的如其所说，掏了20元递给牧羊少女央宗，看着她淳朴地朝我一笑，与我站在一起合影时，喜悦的歌声也随之而起，将来，她的这一份纯真会不会因为大量游人的涌来而被完全商品化了？！

我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经幡迎风飘荡，经幡如魂。过羊八井，进入堆龙德县。我正一步步往拉萨城走近。

那次在人民大学有学生问我，你已经走过三趟青藏公路了，还会再去第四趟，第五趟吗。我说穿越青藏苍茫，再上青藏公路，如果要有第四次的话，那便是四四如意了。除了陪着我的夫人和女儿来，我再也没有再上天路的理由了，也许，我是不会再来了。

一条穿越莽苍的青藏铁道搭成的天梯，将人间与天堂连接在一起，成了我前世今生的约定。

我还会再来吗，雪域天堂？！

2004年11月20日至2005年9月14日凌晨5点30分于北京南礼士路寓所

(本文照片由徐剑提供)

责任编辑：翟民